

江湖叢談

二集



MG
J809.2
10



3 2167 7611 6

江湖叢談

第二集

雲遊客著

挑漢册子的生意

在民國二三年間。敵人曾在天津東馬路。偶步閑遊。見有一人。長的很清秀。約有三十多歲。他不支棚設帳。亦不擺設浮攤。用塊大白。在地上寫字。寫的早萬事不求人。我看著很是奇怪。不知他是幹什麼的。站在他那裏。要看個水落石出。只見有十幾個人。圍着觀瞧。這個人寫完了那幾個字。他直起腰來。向觀衆說道「我寫的這萬事不求人。可不是書舖裡賣的那本。萬事不求人。我覺着天下的事。天下人辦。各人有各人的長處。各人有各人的短處。一個人的知識原有限。天下事理本無窮。任你有多大的知識。一個人亦不能事事都知道。事事都懂得。當初行醫的大夫。最有名望的。有個葉天士。他有起死回生之能。上至朝中文武。下至庶民。都知道他葉天士的。有年夏天六月中旬。天氣暑熱。葉天士正在屋中坐着。忽聽院內。有小孩啼哭之聲。他到了院中一看。見是他家小孩哭喊不止。他向小孩問是爲什麼哭啊。有個小孩說。是狗蠅鑽在他鼻孔之內。痛的他哭起來。葉天士聽說是狗蠅鑽在小孩鼻孔裏。他雖有起死回生之能。一時之間。竟無主張。甘着急想不出治法來。他熟讀古今醫書。什麼奇怪的病症。都有治法。惟有這狗蠅鑽在鼻裏。他就沒有辦法。教人用鑷子往外夾。夾亦沒夾出來。狗蠅直往裏鑽。急的他順腦袋往下流汗。正然着急。忽聽門外。嘩唧唧……有採串鈴的聲音。(在早年有些個串巷。賣藥治病的。都是提着藥包。搖着鐵串鈴。

江湖叢談 第二集

一

住各街各巷。挖掇生意。以搖串鈴叫主顧。俗呼「賣野藥的」。葉天士是個名醫。他那瞧的起賣野藥的。他教家人將賣野藥的先生叫進來。教他治治臨時的急病。家人到了外邊將賣野藥的叫進來。賣藥的先生叫進來。向天士問道。「你有什么病呢」。葉天士說。「我到沒病。我問問你吧若是狗蠅鑽在小孩鼻孔內。你有什么法子治嗎」。賣藥的先生說。「有法子治」。葉天士說。「怎麼治呢」。賣藥的說。「用熟狗毛一撮兒。塞在鼻孔之內。那狗毛見了熱氣一犯味。狗蠅就鑽進狗毛之內。然後將狗毛一揪。狗蠅亦就隨着而出。葉天士認爲有理。命家人如法而治。家人就揪下一撮狗毛。塞在小孩鼻孔之內。工夫不大。將狗毛拔出來一看。果然狗蠅隨着而出。葉天士驚喜非常。他給了賣藥的不少錢。賣藥的去了。葉天士說。「我從此不敢輕視人了。一個人知識原有限。天下事理本無窮」。他說到這裡。又向觀衆說。衆位先生偏方能治大病。草藥氣死名醫。那話是不假的。當初我老人家。在前清太醫院當差。有遺留下妙方。端治各種奇怪病症。如若小孩被開水燙了。或有牙疼的。或有長黃水瘡的。或是有耳內生膿的。或是有暴發火眼的。或是有蝎子螫着的。蝎蜂螫着的。蚰蜒鑽進耳內。或是蜈蚣咬着的。都能一治就好。這些個病。雖不要緊。當時可沒法子治的。當初我家配過這些藥。家裡施捨。分文不取。毫厘不要。如今家中的事由不好施捨不起了。我將這六十幾樣絕方印了一千本。這叫半濟陰功半濟財。捨藥捨不起。捨偏方亦捨不起。那位願意要一本。拿到家中。行個方便。結個人緣。我亦不賺錢。我花多少錢印的。你多少錢賣。說着話他從懷中取出個布包。內裡包着幾十本兒。那本樣式如同唱本大小。上邊印着那幾個字「萬事不求

人。說我這本兒。是一毛錢一本。今天我爲傳名。不要一毛錢。咱二十枚一本。都要一本。我可不賣。就賣十本。過了十本之外。我還是賣一毛錢。那位要那位伸手。接着亦不用喜歡。接不着亦不用惱。說到這裡他就讓主顧。有好些人。都搶着買。十個大銅子。買六十幾個絕方。本來不貴。誰都願意要。我亦給他二十枚。買了一本。拿回家去。吃完了飯。悶着沒事。打開了他那本萬事不求人。慢慢的觀瞧。只見那本上印的是。小兒夜啼。用鷄糞塗兒臍中。男用雌鷄糞。女用雄鷄糞。便能止兒夜啼。瘋犬吠傷。用真紋黨二錢。羌活三錢。獨活三錢。柴胡三錢。枳殼二錢。桔梗二錢。茯苓二錢。甘草三錢。川芎二錢。生地榆一兩。生薑三錢。柴竹根一大握。凡被瘋狗咬者。遇風畏縮欲知是否瘋狗咬傷。先以蒲扇向病人搨之。如病人畏懼。即是中毒。即用此方滾煎大劑服之。如牙關緊閉者。敲去門牙灌之。如欲試服藥毒氣盡否。七日後用嘴嚼生黃豆試之。如嚼黃豆欲嚼者。是毒已盡。否則毒氣未盡。仍須再服一劑。可保無虞。治癩疔流血。用龍眼肉核。剝淨光皮。將核研爲細末。糝於瘡口。即可定痛止血。忌食粥。少飲水。治箭鏃及鍼刺入肉不出方。用蜈蚣腦子搗爛如泥塗患處。換三五次即出。或用磁石亦可。即吸鐵石也。救吞鴉片烟法。用湖砂一兩。葛花三錢。青黛三錢。共爲細末。以鷄蛋清調服。即吐毒水。毒重再連灌之四次。能將毒物吐盡。乃奇方也。接骨丹方。用獨活二錢。川烏三錢。草烏二錢。共究細末。用白糖蒸極融化。另用杉木炭爲細末合蒸藥勻灑紙上。乘熱貼患處。無論骨破指斷。數日可愈。忌食生冷。治虫入耳方。用貓尿灌之即出。治腳氣方。用葶薺煎湯洗之。可愈。治黃水瘡方。用蜂窩白礬燻化。香

油調擦即愈。這幾個偏方是敝人試驗有效的。披露出來。諸君用之。積德行好。至於未經試驗。與無效者數十種。恕不披露。敝人曾以賣印偏方的行當。向江湖人討論。是否生意。江湖人說。『流行兒。調侃叫。』「挑漢冊」的。亦以圓年子。說「包口」(說完了一段故事。再售其貨。調侃叫。說包口)掙錢。敝人問何以所售之偏方。秘本。能有效驗。江湖人云。『麗加尖賽神仙。噫。欲使人相信自己。亦用麗加尖的手段。社會裡的事。亦真是如此啊。』

江湖藝人傳。老雲裡飛

說評書的藝術。分爲兩派。一爲。「袍帶」。二爲。「短打」。東西漢。明英烈。隋唐傳等書。稱爲袍帶。濟公傳。施公案。包公案等書。稱爲短打。使躑天的。(管說西遊記的調侃叫。躑天。係指孫猴而言。)非評書界的活兒。另一派也。說西遊記的藝人。最早是潘青山。他的徒弟叫安太和。學孫猴最好。聽玩藝的人們。都不叫他安太和。管他叫做。「猴安」(有人會說猴安叫。安天會的。實是忘談)至猴安時。說西遊的藝人始入評書界。評書界有各門之門長。如族長一樣。凡他的門戶中傳流下來的人。都歸門長一人管轄。門長受本門人之尊敬。較比一姓之人。尊重其族長。有過無不及。猴安在評書界內。爲說西遊之門長。其支派傳流。僅定四個字兒。係。永。有。道。義。永字輩的藝人。如恒永通。有字輩的藝人。如李有源。慶有軒。(慶有軒即老雲裡飛)道字輩的藝人。如奎道順。田道興。義字輩的藝人。如邢義如。石義舫。他們這門傳流下來的人。以恒永通。奎道順。藝術最佳。頗有抖座的魔力。其餘的俱皆平凡。皆未響名。如今這些人俱皆故去。所存在的人。只有慶有

軒。曰道與師徒而矣。曰道與係瓦匠。雖拜慶爲師。亦未久在各處獻藝。鑽天兒這碗飯。他是吃不成的。老雲裡飛。雖拜恒永通爲師。說的日子不多。就改春口啦。說西遊記的支派。原定永有道義四個字。不料傳至四字上。該門之藝人。亦至此終了。亦有預兆呢。實不可略也。慶有軒係方字傍人。（北平人。稱八旗人爲方字傍。係指旗字之方言。）自幼入松竹成科班學戲。曾冠其祖姓爲白慶林。出科之後。因好聽鑽天兒。拜恒永通爲師。接着評書的支派。賜名慶有軒。說了幾年西遊。亦未大轉（即未成大名）生齒日繁。家中人口衆多。爲解決生活與他長子白寶山。（即今在天橋獻藝之小雲裡飛。）次子白寶亭。（寶亭曾拜焦德海爲師。學習相聲。台風賣像。口白亦頭。模樣都好。惜其自誤。將能掙錢。便因嗜好喪命。良可嘆也）父子三人。在各廟會。各市場。以白土子寫字。在地上寫。平地茶園。特約超等名角。雲裡飛。雨來散。風來亂。父子三人。唱探親家。三盜九龍杯。他們父子們。每逢要唱那齣之先。先在地下寫明了。在他們寫字的時候。年子就圍上了。（即是四面圍上人了）三個人隨便柳着。（柳是唱）臨時現抓包袱。（管當場抓眼。調侃叫抓現包袱。）在民初時。雲裡飛的父子班。演唱的戲迷傳。盛行一時。不過唱的是俗鄙無聊歌曲。土地的玩藝。難登大雅之堂。如今在天橋演唱戲迷傳的。是小雲裡飛。他的竹門子最硬。（即是能往下要錢。）一家數口。頗可溫飽。老雲裡飛在前幾年獨自一人往各處擱地。說西遊記。使吧嗒棍。（管說零段書。使人愛聽。淺而易懂）的段子。調侃叫。吧嗒棍兒。）挑罕子。（即是賣那沉香佛手餅。江湖人管賣藥糖。調侃兒叫。挑罕子。）亦很掙錢。近年來小雲裡飛。因他太歲

海兒。(管年歲高邁。調侃叫。太歲海了)曾勸其父。在家享福。不料老雲裡飛子孫雖盡孝道。章年不正。(管運氣不好。調侃叫。章年不正。)得了癱瘓病。行動甚難。他雖是吃了一輩子生意。爲人忠厚。說書的時候。守本分。既不端鍋。(即是不耍人家飯碗。)又不擲槓。(即是不奪人的地兒。)是個忠陽碼子(厚道人)爲何如此。恐其故後。說西遊的就沒有。雲裡飛父子。學戲是入科班。學說西遊是拜過恒永通。改了半春半柳的相聲。乃算是海青腿兒。

江湖藝人傳。田嵐雲

說評書的藝術。合唱戲的藝術。是一樣的。唱戲的角色。分爲。生旦淨末丑。表情分爲。喜樂悲歡。文講做派。武講刀槍架兒。評書的藝人。每逢上台。亦是按書中的人物形容。生旦淨末丑。喜樂悲歡。講做派。講刀槍架兒。評書界的刀槍架兒最好爲。何茂順。高勝泉。田嵐雲三人。何茂順專說。東漢明英烈。他是。掛子行的人。並且不是腥掛。他那把式。是得過真傳。在光緒初年時。他的叫座魔力。是很大的。每逢說東漢。說到馬武岑彭打仗的時候。抬手動腳。比幾手兒刀槍架。特別精彩。有些個夜叉行的人。不在乎聽書。爲看他的把式。頗爲不少。何有三個徒弟。長爲奎勝城。次爲高勝泉。三爲劉勝常。當何病至不可救時。將徒弟三人喚至榻前。問他死後之事。這三個人。或云。他買棺材。這個開發櫃錢。那個給開發棚錢。何令高勝奎。劉勝常退出屋去。獨留奎勝城一人。在病榻授藝。以竹篾兩根。當做雙鉤。傳授他八手護手鉤。奎學會了。令其退出。又喚高勝奎人。以竹篾一根。當做

長槍。傳其八手大槍。高學會了。令其退出。又喚劉勝常入。以竹篸兩根當做雙錘。傳授八手錘法。劉學會了。令其退出。這是何茂順教徒弟。臨終時授藝的事兒。奎勝城久在花市一帶。他誦明英烈。說到伍殿章取金陵的時候。格外多上座兒。按伍殿章。與胡大海。湯鼎臣。朱洪武。鄧萬川。常遇春。郭英爲盟兄弟。胡等六人的武藝。皆伍殿章傳。伍慣使護手雙鉤。係清真教入。今牛街尙有他的後人。奎勝城學有八手鉤。故說伍殿章在小月屯。大戰康茂才時。比仿幾手鉤。極有精彩。他叫座的魔力。較比乃師有過無不及。自稱爲。淨街奎。(以該街有他說書。本街別有書館。能夠沒有聽主。該處書座。都聽奎勝城。本街的書座。俱爲他一人叫去。因他有這等特殊的力量。都稱爲淨街奎)。後因他說書的時候。不給書聽。又愛往回倒書。(說過去的句子又說。聽書的人。最厭惡此事。不曰是倒書。譏諷曰。倒糞。)故奎勝城。不叫座的時候。都呼他爲。倒糞奎。奎勝城亦因此一蹶不振。他是淨街奎而興。倒糞奎而衰。書座兒譏諷人。亦甚可畏也。高勝泉係墾園人。曾在於某處當過箱頭。後拜何茂順爲師。久在南城一帶說書。會的活兒很寬。明英烈東漢。水滸。三國志。都能拿的起來。他向不修飾外表。常講充實內容。廣覽多讀。時人稱。雙厚坪口材第一。高勝泉腹闊第一。他每逢說到盜甲贖兒。人最愛聽。他的贖兒與衆不同。能夠說完贖兒。人名歸到「駝口上」。實爲不易。說書藝人。每逢說完了一段。一拍醒木。調侃兒叫。『駝口』。他的水滸有人聽過。說到花和尚魯智深的時候。有套贖兒。他說的是。『看和尚真放樣。髡落鬚高一丈。青頭皮光又亮。大環眼怒着眶。那涎毛一指長。手使一條鐵禪杖。有人若問名合

姓。江湖人稱花和尚。末一句是花和尚。說林冲的讚兒。末句是林冲。說武松的讚兒。末句是武二郎。一百單八將共有百零八個讚兒。此外還有幾十個讚。武大郎。潘金蓮。閻婆惜。潘巧雲。潘老丈。海和尚。俱都在內。現如今評書界的讚兒。會說的很少。恐怕將來要失傳了。高勝泉的大槍。最好。說到常遇春挑期的時候。比仿幾手兒。頗有可觀。高勝泉的大槍最爲出名。劉勝常久在西北城一帶說書。爲人憨直。書裡不搵包袱。(卽是書裡不加雜相聲。不說笑話)端以評講叫座。他說明英烈。東漢。說到後半部能上座兒。明英烈的書內。有朱沐英使金錘。劉輔使銅錘。趙繼祖使鐵錘。李文忠使銀錘。他說到八大錘。會戰呂巨的時候。亮出使錘的像兒。最爲好看。比仿幾手錘。亦頗可觀。劉勝常的大錘。最爲有名。有一次他師兄弟。在一處談心。奎勝城欲將八手鉤傳與兩個師弟。高勝泉要將八手槍。傳與師兄弟。劉勝常要將八手錘。傳給二位師兄。三個人費了好幾天工夫。彼此串換活兒。白勞神費力。還是奎勝城的鉤好。高勝泉的槍好。劉勝常的錘好。何茂順的傳授之絕。其妙可知。早年的藝人。將藝業看的很重。雖是自己徒弟。亦不肯傾囊而贈。藝人的藝術。在早年是不公開呀。種種的藝術失了傳。就是這個原因。高勝泉所收的弟子有三。一是馬嵐波。二是宮嵐彩。三是田嵐雲。馬出藝便紅。惜未永壽。宮善於拉長。亦非全材。田嵐雲係官吏出身。精於武術。廣覽多讀。博聞強記。頗有乃師之風。亦出藝便紅。叫座的魔力很大。能說明英烈。東漢。水滸。能在台上跳躍。刁槍架兒。最爲美觀。雖五十有餘。老當益壯。搬個朝天凳。抬牌就來。凡是聽書的人們。都大捧特捧。有的是疙疸杵兒。(格外多給錢。調侃兒料。

趁這杵。嗜酒如命。性情過剛。頗有俠風。崑好路見不平。他向來是獨樹一幟。概不聯絡。作事光明磊落。同業人有品行不正的。都很懼他。蓋田對於彼輩。時常受其所辱。他平生最尊敬王傑魁。因王人品行誠實。道規道義。能有能守。在台上向無登臨捧賣的劣行。有一次王在東安門外。某書館。說包公案。正說在鄧家堡。北俠歐陽春寶刀喝羣賊。神彈子鄧車。用連珠彈打北俠。北俠的寶刀。刀削蛋兒。該書館的書座太監居多。有某太監挑眼。怪他不應說。刀削彈兒。一人作倡。衆人附和。王是老實人。向不罵書座。他四九城兒。都能叫座。離了該書館不說了。事爲田嵐雲所知。他托人介紹。荐在東城去。他要給王傑魁出氣。門門那羣「念灣」們。(江湖人。管太監調侃叫。念灣)他在該書館。將會武術之某念灣。大打特打。直在台上罵了兩個月念灣。方才算完。亦評書界之軾聞也。田在菜市口如意軒內說書時。有某闊少。在該書館大出風頭。爲田所惡。田探知某闊少。好養金魚。一日在台上不說書。大談魚譜。何爲。望天魚。花腮魚。絨球魚。如何收藏。如何用子。如何分盆。春夏秋冬四季養魚之法。某闊少聽得入神。田嵐雲趕在陰天。連着下雨不止。魚把式無處打魚虫。向養魚主人說。「沒有虫如何好」養魚的主人用手指其養門說。「我這裡有虫」說至此處。合屋的書座都知道田罵闊少。哄堂大笑。某闊少亦知道是繞灣罵他。因攞田之武藝。未敢發作。受窘而去。田在場上。臨時抓眼。譏諷時事。借題發揮。繞灣罵人。無日無之。後竟因此受累。無人去聽。各書館主人。多不邀請。未幾。田嵐雲因窘而亡。武說書的伎云之後。刀槍架兒。亦隨着失傳了。今之評書說聊齋的陳士和。抬手動脚發托寶像。類似

田鳳雲。評書界人。稱其爲。武聊齋。陳現在津埠獻藝。久未返平。凡有好聽陳士和。曰七郎。崔猛。武聊齋的人。每日廣播電台。播來之音。北平即可收聽。科學高館。北平人能聽天津的玩藝了。

漢門的。丁香座子

年前因事赴津。同行三友人。往遊地道。見有一個玩藝場。看熱鬧的人。圍了個不透風。擠進去一望。見場內有個高案。上鋪俄國角氈。設擺角瓶十數個。內裡裝的無非是。藥水藥面。有西醫外科刀剪像俱全。都是電鍍的。耀眼眩光。奪人二目。案後站立一人。長約中等身材。白白的面龐。眉目清秀。儒儒雅雅。約有二十多歲。頭帶美式氈帽。鼻架角金眼鏡。穿着一身西服。好像由外省新到的鍍金博士。就聽他向觀衆說道。「敝人是××省的人。自從十九歲投考美國廣博醫學院。三年畢業。得有畢業文憑。在美國醫院服務三年。今年春天歸國。要在我們天津創立個醫院。現在正進行。大約着兩個月後。可以實現。我住在旅館裡無事。要在醫院沒開幕之先。創些名譽。今天來這裡。是施醫捨藥。有病的人算來着了。可不是有病就治。若是有病就治。我就治痔瘡漏。十男九主痔。有裡痔外痔。生了管子叫。漏瘡。生這種病的原因。是抽烟喝酒。大腸乾燥。今天咱們還不治痔瘡。端治生管子的漏瘡。我這裡有麻藥。如能用藥針打上麻藥管保不疼。用不了一點鐘的工夫。就將管子治出來。這叫白治漏。當時就好。那位先生如有這種病。只管言說。你的病借給我。我將手術白饒。藥亦白捨。治好了教着熱鬧的人們。給傳個名。將來我們醫院開幕的時候。大家給挂

紅送匾。替我宣傳鼓吹名譽。話我是說完了。那位有這種病啊」。他說到這裡。就見有個入說。「先生。我有漏瘡。可有四五年啦。你能治嗎」。這位先生說。「能治。你請進來吧」。這個人穿章打扮。好像是賣力氣的人。他到了當中一站。那先生問道。「你貴姓啊。在天津做什麼事呢」。這人說。「我姓王。在腳行當夥計」。這先生又問道。「你這病治過沒有哪」。他說。竟錢花了百數多塊啦。始終亦沒治好」。先生說。我要給你治了。能夠給傳名嗎」。這人說。「我一定能夠給先生傳名」。先生叫過來兩個聽差的人來。幫着治病。教這病人往凳子上。仰面朝天一爬。將褲帶解開。往下一退褲腰。露出大屁股來。那兩個聽差的人。每人搬起病人一條腿來。那先生用手指頭。往病人肛門傍一按道。「是這裡不是」。病人說。「是這兒」。先生用藥針往那裡。打了些麻藥。然後又往漏瘡管上抹了些藥膏。先生他向圍着的人。大肆演說。什麼。裡痔。外痔。葡萄痔。蜘蛛痔。他說了足有十幾分鐘的工夫。然後才拿起刀子。鉤子。哈下腰去。往病人身上。施用手術。又有幾分鐘的工夫。他用鉤子鉤住。向這人說。「你咳嗽」。病人就咳嗽。他就隨往外鉤管子。隨嚷。「再咳嗽。再咳嗽」。喊嚷不止。嚇得傍的人們。聽他這裡直嚷。不知道是幹什麼的。都跑來觀瞧。愈圍人愈多。圍了個不透風。正在這時候。他就將管子治下來了。他舉那漏瘡管子。在場往圍着轉了一遭。教觀衆瞧看。那管子約有二寸多長。鮮血淋淋。看熱鬧的人。無不點頭咂嘴。稱讚不已。這位先生將管子放在一個玻璃盤內。用藥水浸好。他給病人擦抹乾淨。上了些藥末。用藥棉花堵住瘡口。教他站起來。問道。「你覺疼嗎」。這病人說。「不疼」。他爬地上。

給先生磕頭。說。「先生你要多少錢哪」。先生笑道。「分文不取。毫厘不要。你就記住給我傳名吧」。說到這裡他教病人。自己看那管子。先生就向觀衆說。「我今天就在這裡施藥一次。明天就不來了。衆位如有親戚朋友。得了這痔瘡漏瘡的。你們只管找我。我住在南馬路。萬人旅館。那裡設了個臨時診療所。有人找到我那裡。亦合這裏一樣。我是施醫不要錢」。說到這裏他一回手從案上拿起好幾百張傳單來。向觀衆散放。敵人亦接了張傳單。見那傳單上印的是。大西醫士。在美國醫學院畢業。得醫學博士獎章。在歐美醫院服務三年。今春歸國。欲在津埠創立醫院。在未開幕前。臨時在天津南馬路萬人旅館。設診療所。施醫外科花柳科。各界人士如有患外科花柳科病者。速來診治。管保手到病除。每日診病時間。上午八時至十一時。下午一時至四時。星期日照常診治。不收號金。不收手術費。暫定兩個月爲揚名時期。過期爲止。但出診洋五元。路遠與手術費臨時面議。痔漏科純係慈善性質。按。痔漏瘡發源。不外乎五臟六腑濕毒熱大腸乾燥烟酒滯氣。淤血流注肛門而成。初得時腫痛刺癢。或生小肉疔疔。疼痛難忍。日久生管。流膿流水。永不收口。時好時犯。本醫研究有年。善治痔瘡漏瘡。有臨時去管。靈奇藥水。生肌止痛藥膏。管保手到病除。爲造就名譽起見。施診一個月。如有患此症者。速來診治。醫學博士李達與謹啟。當時他散完了傳單。有兩個聽差的人。給他往起收拾。這位李達與大醫士的黃包車。由車夫拉到場外。他向觀衆一鞠躬。上了洋車。足登腳鈴。那車夫拉着他飛也似的。回歸萬人旅館去了。觀衆都是誇獎那一位醫士。是個大功大德的人。個個將傳單當做契紙一樣收在身上。談談論論而去。敵人歸家

之後。亦爲這位慈善醫士。逢人便道。替他傳名。有大馬路某銀號的司賬王君。生有痔瘡。經敵人勸導往醫此病。至萬人旅館。李達與臨時診療所。還是真不收掛號費。到三層樓。七號房內。敵人與王君向他說明來意。當由李醫士在病床。施以手術。不到一刻鐘。將痔瘡管子取下。用藥膏上好。藥布兜完了。李醫士向王君說。「本醫施診。不收手術費。純爲施醫。但不施藥。君之藥費爲二十四元。請當時交付」。王君與敵人詫異不止。幸王君爲人忠厚。好在病已治好。二十四元。不足爲奇。當付以鈔洋二十四元。與敵人回歸。王君亦未瞞怨於我。不料過了數日後。王君找我。說他病症未愈。管兒仍在照樣流膿流水。敵人甚爲納悶。當李達與施用手術時。曾經目覩。將管子取下。何以未愈哪。當與王君乘車。往萬人旅館。找李達與醫士。至該旅館時。不見李達與之臨時診療所招牌。訊及茶房。「李達與醫士尙在否」。茶房說。「由星期三就往上海去了」。至此始知受騙。快快而歸。後有某江湖人。與王君交厚。向其探聞此事。某江湖人說。李達與的騙局。說行話叫。「丁香座子」。做那種生意。必須四五個人。一人「掌穴」。管當醫生的。調侃叫。掌穴的。那幾個當做。「展點」。(管當聽差的。調管叫。展點。掌穴的人。必須人物漂亮。衣服闊綽。談吐大雅。才能壓的住點兒)。(管勢派鎮的了人。調侃叫。壓點。他們每至一處。就先在旅舍中。租賃房屋。「安丁香座子」。(即痔漏科。臨時診療所。)然後再往。各市場遊人最多的地方。去「票丁香」。(管臨時設場。白治漏瘡。調侃叫。票丁香。掌穴的亦得先練好了「鋼口」。(即是生意口。)原好了年子。他記上一大套話。教人聽明白了。說行話叫做

。「包口」，將包口說完了。再給人治病。他並不是真能給病人。治下漏和管子。在未給人治漏和管子之先。就合變戲法一樣。先將假管子含在嘴內。（那假管子。係羊五臟中的管子。）他向病人。施用手術時。先教病人見點「光子」。（管見點血。調侃叫。見點光子。）他用紙給病人擦血的時候。暗中將嘴裡含的管子。藏在紙內。調侃叫。「過托兒」。將假管子放在病人流血之處。然後再以假做真。往外取管子。教衆人瞧着他當時治出管子。管這種手彩。調侃叫。「出樣色」。他往外弄的時候。叫病人咳嗽。那是升點子。炸年子。（管嚷嚷出聲。調侃叫。升點兒。管大嚷大鬧。多招人來看。調侃兒叫。炸年子。）他舉着那個假痔漏管子。教衆人觀瞧。調侃叫。「叫響兒」。然後「撒幅子」。（管散傳單。調侃兒叫。撒幅子。）他們這種宣傳方法。教人都相信了。就在「座子」裡。（即是他那臨時診療所。）如同姜太公。竟等着願者上鉤兒。世上前事兒。真教奇怪。有了病就應當花錢喝苦水。偏又貪便宜。吃藥治病不花錢。到了座子裡。任憑他們「連擺帶挖」。（管敲詐調侃叫。連擺帶挖。）善財難捨。那句話是不假呀。等到他們將錢弄足了。料着要「出鼓」兒了。（管要出吵子。調侃叫出鼓兒。）就將東西收拾好了。或上火車。或上輪船。開了穴。扯活了事。受騙的主兒。「醒了攢」。做了香的生意。騙完甲地又騙乙地。純係流動性質。江湖人說他們是。走馬穴玩藝。不能竟靠長地呀。

金點兒之。竹金

在前年我又雲遊到張家口。走在大街頭兒。見大道傍邊有一羣人。圍着看熱鬧。我雲遊

容擠進去一看。見有個老頭兒。在當中立着。手中拿着兩根竹竿。那竹竿約有五尺長。挺細的。那老頭兒。向圍着的人說道。「在下這算卦。與衆不同。亦不算先天。亦不算後天。我這是南海觀音卦。管保準靈。我這根竹竿兒。每天在觀音大士佛像前供着。焚香禱拜。衆位如有。求財問喜。病人生死。出災的日期。是遠。是近。問書信何日來到。走失行人。落於何方。能否找着。丟失財物。落於何人之手。自己父母。妨與不妨。何年妨父。何年妨母。兄弟幾位。能否相依。妻宮賢愚。能否白頭到老。子女有無。送終有幾。士農工商。應在那行。一生一世。那年發達。壽數大小。大限那年。如若父母死的很早。不知個人生辰八字。我靈竹。能夠問出你是。何年。何月。何日。何時生人。算對了。禮金兩毛。算的不對。分文不取。毫厘不要。那位有意。可以占算占算。有錢難買早知道。人有三不知。是福來不知。禍來不知。死時不知。我這個靈竹就能知道。那位算。有個歪帶帽子。斜瞪眼的人。約在二十多歲。看他那樣子就是玩皮貨。他向那算卦先生說。「我今年二十六歲。是二月的生日。我五歲死的母親。八歲死的父親。我不知道是二月那天的生日。你給算算吧。算對了給你兩毛。算不對了。我可不給錢」。那算卦先生說。「算不對。不要錢」。當時那青年人。往當中一站。算卦的先生教將兩支手。放在腰間。手心冲上。然後他將兩根竹竿。放在年青人的手內。不準攪着。憑其自便。這時候就見那算卦的先生。腮幫子一凸。嘴裡嘟嘟囔囔。好像念什麼咒語似的。然後他用手指着竹竿說道。「這位是多大年歲。方才自己說出來了。二十六歲。如若他真是二十六歲。你就將兩竿的頭兒。併在一處」。說到這裏。就見那

兩根竹竿兒。往一處就併。竿頭兒對竿頭。併在了一處。(就這一來。能值二毛錢。)他又說。「這位如若二月生日。教左竿在上。右竿在下。搭在了一處」真亦奇怪。那兩根竹竿兒。立刻就悠悠的動轉。真個左竿在上。右竿往下搭在了一處。然後他指着竹竿。又說道。「這位是二月的生日。可不知道是那天的生日。我由二月初一。一天一天往下數。數到三十日為止。如若這位是那天的生日。到我數到那天。你就兩竿分開」。他說完了。就。「初一。初二。初三。」數起活來。直數到十三。那兩根竿。就自動的分開了。那個少年將兩根竹竿。顛了顛覺着很輕。我雲遊客看着那竿內。亦不像灌水銀。灌鉛的。那個年青的人。將竹竿給了他。見他從腰裡掏出兩毛錢來。給了算卦的先生。他笑着說道。「先生。我真是二月十三日的生日。我說不知道是那天的生日。那是冤你。我故意的撒謊。試試你這卦靈不靈。果然真靈。兩毛錢不多。他說完了。歡天喜地的而去。敝人看着很不相信。我亦要花兩毛錢試試。我向那算卦的先生說。「你亦給算算幾月的生日」。他問我道。「你幾月的生日都不知道嗎」。我說。「不知道」。他教我在場當中一站。兩根竹竿。往左右手一托。端在腰間。他用手指着竹竿道。「這位不知道幾月生日。我由正月往下數。數到十二月止。數到那月是這位生日。你就將兩根竿併上」。他說完了。用手指着竿道。「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亦真奇怪。到了申喊到六月的時候。那竿子的頭兒。併在了一處。我真疑六月的生日。不由的我就佩服了。乖乖的給他兩毛錢。我回到了寓所。愈想愈納悶。不知道他那竹竿卦。爲何那們靈。我向來是不迷信。絕不信他那卦有神相助。致於他那個訣竅。有什麼奧妙。

。真是幫他不淺。在令者我逃過江湖友人十君。向他討論此事。王君說。「用竹竿算卦的。說行叫作『竹金』。做那種生意學之甚易。若是算周易卦。得下一年多的工夫。才學會了。增刪卜易。卜筮正宗。六十四卦。世應相尅。變何××象。都會了。然後才能擺攤設館。若算奇門卦。亦得下一年多苦工。將奇門大全。讀透了。按着六十根籤子。擺好了局式。擺的好卦了。才能出來給人占算。要學相面。得將水鏡集。柳莊相。麻衣相。大清相。這些個相書讀透了。才能出來。給人相面。說這一行竟假的絕不能成。都得有幾年工夫。才能掙錢。就是他有點罷門。（即是前說過的十三道籤。）亦都得『攢尖兒』。（管讀熟了各種卜筮書籍。各種的相書。調侃叫攢尖兒。）你們如若猶疑不定的事。可以找算六爻卦。奇門卦。相面的先生。千萬別找那磕竹的。他們那行是。腥到底的玩藝。我還是向王君探討。那兩根竹竿。怎麼那們靈。究竟有什麼妙法。王君說。「他們磕竹。亦沒有什麼咒語。亦不是竹竿灌鉛。手裏藏着吸鐵石。他們那個法子。實是一種心理科學。說着話王君在我傍如此這般。說了幾句。我教院鄰某甲。亦用手心托着兩根竹竿。我用手指着那竹竿說道。「我用鄒算算這位是那月的生日。我由正月往下數。數到十二月爲止。他是那月的生日。我數到那月。你就併上」。說完了。我就嚷「正月。二月。三月。四月」。那竹竿到了四月就併上了。我問某甲道。「你是四月的生日嗎」。某甲點頭道。「是四月的生日」。我至此才得着了秘訣。我又找了重有十幾斤沉的竹竿。仍教某甲端在手心上。我又用手指着那竹竿道。「我要用你算算他是幾月的生日。我數到月兒。你就併上」。說完了我就嚷。「正月。二月。三月。四月

」。說到了四月。那根竹竿兒。紋絲不動。我至此方悟。心理學的力量。是用在輕質的竿上。能由心理的精神。從血脈皮肉催動了。教兩根併上。若是用上幾斤沉的竿子。托在手上。就是按着催眠術的方法。這種方法使用好了。亦能窺的住人。只是一樣。窺過一回算完。不能再上二回當。那種生意。到了如今。科學昌明。人類的知識開化時代。雖不說破。亦能有人猜破的。這種生意亦是時代落伍的行當。日見減少。就是還有做那行生意的。亦是錢花一獻。偶見於市塵的。磕竹的生意。是受了自然的淘汰了。閱者如不相信。可以實地試驗試驗。如果試驗的情形相同。便知予言之不謬也。

江湖藝人之孫寶善

余在民國十年前後。賦閒無事。羈於旅舍。每日午後。必往天橋巡禮。在魁華舞台後邊。有個玩藝場。週圍四通長凳。當中設一高案。鋪以洋氈。皮包一個。粗布手巾一塊。約有尺來見方。氈角放茶碗一個。當中放着五個紅豆。案後立着個矮胖矮胖的人。長的四方大臉的。兩支手先敲茶碗後變五個紅豆。招惹那逛天橋的人們。週圍的不透風。擠着觀瞧。我還記得他身後掛個布匾。兩傍八個小字。耑教戲法。當面學會。當中有三個小字。幻術家。三個大字。「孫寶善」。他是在天橋賣戲法的。每天遊人盛多之時。他就做那。「挑廚供」的生意。(管賣戲法的行當調侃兒叫。挑廚供的。)直到民國十八年。這孫寶善。才「開穴」。(江湖人管出外調侃說。叫開穴。)是老逛天橋的人們。都見過這個孫寶善。據。「彩立子」行的人說。要講究使「苗子」。就鬪孫寶善第一。(江湖人管鬪苗子的叫。鬪說叫

。苗子。）他變的豆兒個頭最大。可是豆兒愈大。愈是難變。兩支手十個手指。要藏那五個豆兒。愈小愈容易藏的。孫寶善的豆兒。只是他個人能用。到別人的手內。可就變不了啦。有個徒弟叫那棟亮。身量小骨體瘦。如若變仙人摘豆的時候。他不使孫寶善的苗子。另使自己的五個小豆。我因煩悶無聊。學他幾手戲法。無事消遣。日期多了。與孫寶善交爲朋友。合他三五日一見。二年有餘耳濡目染。得知廚供行內幕。與孫寶善的小史。他是北平人。自幼念書的時候。就玩皮無比。嘗嘗逃學。他的「老戲」兒。（江湖人管父親調侃叫。老戲兒。）士的最早。（士是死了）。只有他的「磨頭」在堂。（江湖人管母親調侃叫。磨頭。）他是「念排琴」。（江湖人管昆仲一人。無兄弟姐妹。調侃叫。念排琴。）成天價去逛東安市場。在清末民初。東安市場。有個賣戲法的老人。他姓楊。江湖人都叫他。「廚供楊」。那是北平賣戲法兒開荒的人。（江湖人管首創之人。調侃叫。開荒人。）孫寶善在廚供楊的攤子前邊。天天去起膩。後來他就給廚供楊叩了瓢兒。（認師父調侃叫。叩瓢兒。）學習賣戲法。他初學之時。不會做後棚的買賣。（即是不會在屋中。教人學戲法。榨大錢。）亦不會前棚的買賣。（管變仙人摘豆。圓年子。賣戲法。叫前棚）他先賣那仙人點戲。在早年廚供行的人。收了徒弟。都是先教徒弟們。做仙人點戲的買賣。那仙人點戲。是用兩個小紙本。印上些戲名。一齣齣印上。每本三十頁。每頁印三十齣戲名。每本共有百齣戲。如若有人。在前本暗中記了一齣戲。再翻第二本兒。問那頁有他的記住的戲。就能猜了出記的是那齣。在民初的時代。賣仙人點戲的。各市場全有。每天能護二三毛錢的利益。雖是沒有本錢

的生意。亦頗能養膳自身。到如今可見不着這種生意了。到了民國十年前後。孫寶善就成了廚供行的大將（江湖人們。管具有能力的人。調侃兒叫。大將。）敲人會聽江湖人傳說。孫寶善雖是個大將。他那個沒「開賺」的生意人。（沒賺過萬兒八千的。調侃兒。沒開賺。）被糊的買賣最軟。（即是不善敲詐人財的意思。）只會做前糊的買賣。若是講究。攔填子。（圓年子。做包口。使拴馬棒。挑輻子。他那天亦能掙個三兩元錢。每天出來掙錢。就指着賣鬻手小戲法。向來不會將學戲法的人。帶到屋中去敲詐。我合他交了幾年朋友。沒見他出過「鼓」兒。（江湖人。管騙了人的錢。被騙的人覺悟了。找他們打官司動兒。調侃兒。出了鼓兒。）挑廚供雖是個腥到底的生意。他騙的人們。只是不痛不癢。不料到了民國十六七年之後。國都南遷。北平的市面蕭條。在天津的漸漸稀少。因為時勢變遷。孫寶善指着賣戲法。就能賣三四毛錢。一家數口。受了經濟的恐慌。擠的他無法。亦合同行人。學會了「安瓜瓦點」。（即是敲詐秘訣。）大瓦特瓦。（即大敲特敲。）那天亦能敲到手內百八十元。收入日見增加。衣食豐足了。那被騙的人。亦隨着增加。受騙之後。醒了攢兒。（被騙人明白了。調侃兒。醒攢了。）都找他往回吃錢。不是吵鬧。就是要打官司。他的鼓兒（吵子）天天不斷。孫寶善頂了瓜。（即是駭了怕。）他就携着果食怎料子。（果食是他媳婦。怎料子是孩子）跑到天津去了。到了天津在三管兒摺地。又挖個點兒（敲詐個人）弄到手中千數多大洋。怕點頭兒倒杵。（怕被敲的人往回要錢。）又携家眷跑到奉天。在小西關做了幾天買賣。染了時疫。就土了點啦。（即是死了。）孫寶善死後。他的媳婦帶孩子。回到了北京。孤門

孤戶。又無恆產。爲經濟所困。未幾。孫寶善的媳婦亦土了點啦。拋下個七八歲小孩。孤苦無依。有多可憐。天橋的人們還有義氣。有好幾家收養其子。不料那孫寶善。生前所做的事兒。不大好啊。他那孩子還不阿斗哪。到了誰家禍害誰的東西。苦害的孫寶善之友人。無計可施。只好不要他。在年前我還瞧他一次。至到如今。這個孩子。那裡去了。恐怕飄零無所。流落他方了。我當初還想着要學些騙術。圖個眼着快樂。自從瞧見孫寶善家敗人亡了。吓的我雲遊客。他不敢妄爲了。『老合們。我說的這段故事。不可不想自己。陰鑒不遠。急速醒悟吧。』

江湖藝人之馬萬寶

在東安市場開辦的那幾年。雜技場內有個又黑又胖的和尙。每天拉塢子擇明地。耍對大鉞。成天價逛市場的人們。圍個風雨不透的。瞧他耍那飛鉞。他每逢練一陣。原好了年子。就說些「年哨條子」。『管講說各種的病源。教人聽。調侃叫。說年哨條子。』我那時候。太歲還沒堵着哪。(管歲數小調侃叫。太歲滅着哪。)不懂得雲遊四海。就知道嘗往東安市。窺兜圈子。我聽他和尙說過那年哨條子。說的是「血脉好似一長江。一處不到一處傷。寒處便成病。血熱就成瘡」又說。「真頭疼必死。真心疼必亡。世上人沒有心疼的病。想當初嘗操真頭疼而死。姜維真心疼而亡。我們人得的是肚腹疼痛。有九種肚腹疼。那九種哪。食疼打飽隔。寒疼着涼重。氣疾兩脇攻。水疼粘軋軋。虫疼胃酸水。五積疼。六聚疼。七癥疼。八癢疼。』他說的各樣年哨條子。人人愛聽。說完了。就賣大力丸。據江湖人說。「那個和尙

。姓馬雙名萬寶，還是個。尖局的化把。（江湖人管和尙調侃叫。化把。假和尙叫。裡脛化把。真和尙叫。尖局化把。）他是直隸省人。做那賣大力丸的生意。調侃叫。挑將漢子。自入民國以來。馬萬寶就竟做。走馬穴的生意。什麼奉天小河口。大連西崗子。烟台南市塢。營口的窪坑甸。哈爾濱江沿。天津三不管。保定馬號。通州萬壽宮的。關裡的鄭州廟。關外的岳州會。濟南暴突泉。都有見過馬萬寶的。後來他又改了行啦。不挑將漢。又打起脛棚。收了幾個徒弟，組織了××技術團。帶練三把飛刀。巧耍飛鏢。鴛鴦棒。傘球兒。蹀鐵繩。十幾個人塔兒頂。樣樣出奇。馬萬寶的技術團。在各碼頭。很有個萬兒。江湖頭名。活穴大轉了十數年。（到處掙錢）叫的徒弟。幹技術團的。還有兩個。一叫寶慶。一叫寶利。那寶慶是河間府的人。他父親叫王秉榮。是。光子裡最有萬的人物。（管拉洋片的調侃叫。光子。不在大金牙以下。那寶利是他拾的個孩子。家鄉住處。無法考查了。挑將漢的徒弟。還有一個。是大名府元氏縣的人。名叫。鄧書。人稱。飛刀和尙。久在天津河北北開擲生意。天津河北的人們。都知道。有個飛刀和尙鄧書。他帶三把刀。耍起來呀。較比天橋的狗熊程。有過之無不及。那馬萬寶哪。亦在奉天土了點啦。生意人的下場。說起來令人傷心。我亦不用說了。

江湖中之大粒生意

在前年冬天。約在十月底。我雲遊客有事赴津。寓於西馬路某客棧中。偶至北開閑遊。見周公祠西。有一道人。擺設卦攤。他長的又黑又胖。約有四、多歲。頭帶九條道巾。上面嵌一

塊洋布。身穿藍布道袍。圓領腰帶。腰繫水火絳鞋。白襪雲履。褲上只有一個六爻卦。帶着六十四個制錢。他見遊人漸多。往盒裝了八個制錢。搖起來。嘩唧唧直響。他自言自語的嘆道。天交交。地交交。南方丙火請來老君幫我。喫個不休。招惹的逛北開的人們。都圍着他觀瞧。合瞧怪物一樣。我亦不知道他是幹麻。擠在人羣。要觀其所矣。他正然喊曬。忽見由外面擠進兩個人來。是一男一女。男的約五十多歲。帶着青緞子棉帽頭。穿着灰布袍。青布棉馬褂子。穿兩支全勝棉鞋。看他那樣子。好像在家納福老人班的人物。那個女的約有四十多歲。品貌端莊。衣服整齊了却是個良家婦女的樣子。那個婦人。冲着老道說。「道爺。我求你給占算一卦。要多少錢哪」。老道說。「二十枚」。這婦人說。「你給算一卦吧」。他說將卦盒搖起來。搖了會兒。將盒蓋打開。八個制錢。往桌上一洒。他看着。八個制錢。酌量了會兒。他向婦人說道。「你是姓李嗎」。婦人說。「姓李」。他又說。「你這卦不是給自己算。是給別人算的。對不對呀」。這姓李的婦人說。「是給我們鄰居算的」。老道道。「這卦是給姓趙的算的」。婦人說不錯。老道說。「這姓趙的是個老太太。他現在有病啊」。婦人說。「不錯他現在有病」。老道說。「他得的這病。是氣障眼。在前兩個月還任什麼都看不見。一個月內。兩支眼。好了一支。那支左眼已然看見東西了。是與不是」。婦人說。「不錯是這門回事」。老道說。「他們求你給他占算占算。還買點眼藥。再治他那支右眼。是不是呀」。婦人說。「是這門回事。先前治那左眼時候。是花兩塊大洋買道爺的眼藥」。說着從手巾包內取出兩塊現洋來。說。「道爺。你再賣給他們兩塊錢的眼藥。教他那支右眼。

亦治好了吧」。老道道。「你不知道。我頭次下山來到天津。在八月後半月。他們來算了一卦。我算出這卦是個姓趙的太太害眼。因氣所得。長了氣火雲朦。任什麼亦看不見了。我有兩種妙藥。一種是吃藥。一種是上藥。應花四元錢藥費。他怕花四元錢好不了。買了兩元錢的藥。我告訴他們買一半藥。就好一支眼。再買那一半藥我可不賣。他們點了頭。就走了。現在我二次下了了髻山。來到天津。他們姓趙的。不好意思來了。教你替他們占卦治病。花錢買藥。我是不賣了。教他不用好那支右眼了」。這時候圍着看熱鬧的人們。都豎着耳朵。鴉雀無聲的聽他講話。就是雲遊客。亦聽着入了神啦。那個婦人無法。包起兩元錢。留下二十枚卦禮而去。跟着又有些人。算他的卦。如若是圍着看熱鬧的人們占卦。那老道就說沒有卦。不能占算。若是由人羣外邊擠進來的人。教他占卦。他就給占算。不惟有卦。算的還是真靈。一般人們都知道他的神通廣大。驚服不已。惟有我雲遊客。遊的地方太多了。千奇百怪的事。亦看過了多少。絕不相信那個老道。有那大的來歷。我要看他究竟如何。便立住不走。看到了算了八課。那老道就說衆位不要算了。我要回店啦。如若有願意占算什麼。求財問喜。謀事成空。疾病死亡。何年立子。尅妻不尅。壽命長短。可以往棧房裡找我。我是了髻山的道人。不爲發財。是爲了重修廟宇。來結善緣。他說到這裡。從道袍內。取來了百數多張傳單。散給衆人。我爲了探討社會中的黑幕材料。便拚着命似的亦接了一張傳單。那老道說完了話。散完了傳單。收拾卦攤回歸店內去了。他走後圍着看熱鬧的人。還是議論紛紛。那

說這個老道。是個高人。神通廣大。來歷不俗。我因到了吃飯的時間。亦雇輛洋車回歸旅舍。到了店內。吃完了晚飯。喝着茶。想起在北開所見的那個老道來。我要看看他那傳單。就由身上掏出那張傳單來。在電燈底下看那傳單。只見那傳單上印的是。「請看報恩傳單」六個大字。那幾百個小字印的是。「敬啟者諸君台鑒。敝人李有仁年五十九歲。在西沽得人里居住。開洋行爲生。膝下無兒。只有一女。現年二十一歲。前在女子大學讀書。勞心太過。得了乾血癆症。四肢發燒。腹內痰血成塊。咳嗽無痰。六七個月內不見經血。請名醫若干不見功效。自想等死而已。幸遇友人言說。英租界順興公寓。居住一位道人。占卦治病。有起死回生之能。決斷吉凶順逆。如占卦。便入手醫治。服藥即愈。否則絕不入手。敝人聞之。親往英租界順興公寓。求該道人占算一課。卦上斷出我女兒之病。爲乾血癆症。分毫不差。卦斷上卦。寓緣有治。服藥兩料。即能全愈。每料藥費三元九角。當時交洋。將藥一料服後取回大見功效。又急拿洋三元九角。將第二料藥服完。病症全愈。僧人之藥真乃神效之極也。甲中所言。我女兒數載之苦處。今一但消除。余紹親家十二條居住。鄧光德之妻。產後惡露不止。數月之久。醫生言及崩症。百般調治無效。令求道人配藥一料。藥費六元四角。將藥服完。病即全愈。又介紹李國才。居仁里住家。先在江南經商。受潮濕身得癱瘓之症。動轉難移。一年有餘。立求道人治好。余又介紹病症頗多。有腰腿疼的。有咳嗽出血。有夢遺滑稽的。有不種兒的。有心腹疼痛的。有染花柳的。有長疔毒惡瘡的。有害眼疾的。有些病人。俱經道人。妙手治愈。各界人人讚成。我李有仁之女兒。不遇僧人。一命休矣。諸君請想。

賻貝如糞土。一命值千金。我數家深感大恩。商議其送謝禮。道人不收。我等無恩可報。印送報恩傳單一萬張。一爲了解心願。一爲道人提倡名譽。我李有仁如說謊言。教我數家死無葬身之地。各界男女老幼如有內外各科之病症者。急往該道處求卦診治。免受長久痛苦也。如占卦者先交卦金兩角。不看轉送別人。功德無量也。

◎

道人現寓英租界順興公寓一號。李有仁鄧天德李國才同啟。我看他這張傳單。文理說不上。話語亦不通順。但是我雲遊客無病。欲要探討個中黑幕。只好學那齣劍峯山的邱成。身無病假裝有恙。到英租界順興公寓。訪訪這位道人。當日夜內睡了覺。次日早晨起來。吃完了早點。帶上十數元錢。乘坐電車前往。不到半個鐘頭。已達順興公寓。到了門內。我向該公寓的茶房。問道。「茶房。你們這公寓裡。住着一位能占卦治病的道人嗎」。茶房說。「有一位」。他說着話。沖我一招子。說。「你隨我來」。我跟着他走到一個跨院之內。他用手一指。那間北房道。「就在這屋內」。我進到屋中一看。這屋內並沒有個道人。只有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亦合茶房似的。他見我進去。向我問道。「你是來算卦嗎」。我說。「不錯」。他說。「你先在這屋裡坐會。先生那屋內。給××洋行的內老闆治病哪」。他給我斟過一碗茶來。坐在屋中等着吧。工夫不大。又來了兩女人。一個三十多歲。一個五十多歲。又來了四五個男子。都是來占卦治病的。大家坐在屋等着道人。給占卦治病。在這等的時候。大家彼此談話。這個人問那個人。「你貴姓。是占卦治病嗎」。這個人說。「我姓王。我母親害眼。生了雲朦。求道爺來算。我娘的病……得的。始終亦沒治好」。那個就說。「我

是自己得了個姓血的病。花了二百多元錢。亦沒治好。他們談談論論。我是一語不發。有個老頭問我。「你貴姓啊」。我說。「姓雲」。他說。「你在那裡做事呀」。我說。「探訪局」。他說。「你是給自己占卦治病啊。還是給人家占卦治病哪」。我將要合他說實話。忽然想起他們江湖的生意門。都有一種「敲托」的。(社會裡面半開眼的人。管敲托的。貼靴。他們是裝好人閑聊大夫。在無形之中。將人的事先探明白。然後再告訴那個老道去。江湖人管他們這種探事的人。調侃叫。敲托的。)我別教他們敲托的。將我的事探了去。我說。「我自己有病」。他又問我。「你是什麼病啊」。我說。「餓病」。老頭子聽我話不投機。他堵氣子躲開我。合別人說話去了。我等了足有一個鐘頭。就見那個伺候倒茶的人。向我說。「請你到南屋占卦吧」。我說。不忙哪。先給別人算吧」。他說。「有先來後到。你是先來的。請你算吧」。我就同他出了北屋。走到南屋。到了屋中一看。果然是那個老道在屋中坐着哪。靠南牆有兩個玻璃架。上邊擺着許多葯瓶子藥罐子。當中放着張八仙桌子。桌上擺着個六爻卦盒。還有六十四個銅錢。八仙桌兩傍。有四個凳子。那個老道見我進來。用手一指傍邊的凳子。說。「請坐」。我落了坐。他將銅錢放在桌內八個。拿起筮來搖了幾搖。搖完了八個銅錢往桌上一倒。他說。「你這卦占的不上卦。改日再來占吧」。我說。「先生。你這卦。是什麼卦。我不上卦。是根據什麼由哪」。他說。「我這卦是。太極先天卦。係太上老君所留。這種卦沒有書。是口傳心授的。若將八個銅錢。擺的不像卦。就是來人心裡不誠。占亦是不靈的」。我聽他這話。是無有辦法。只好作罷。從皮靴頁內取出兩角錢。

票。給了他。他不要。說。「不上卦。不收卦禮」。我裝起錢票。往外就走。到了他們那招待室內。再坐會兒。我進到屋內坐着。他那聽差的。兩支眼直瞧我。我裝做不知。要看他們的下同分解。只見他們如過關似的。一位一位的讓過去占卦。我又豎着耳朵聽他那屋搖動卦盒。我又隔着玻璃往外張望。見由老道那屋出來的人。都是拿着藥包。位位都歡天喜地的。往外而走。我追出去一問。他們沒有一位不上卦的。都算是給什麼人占的卦。得的什麼病。都是花錢買了藥去的。十元。八元。三元。內中有個太太。花了八十元買了一料藥去。我替他預算。那天亦有數百元的收入。我正在旅館門前發呆。有人拍我肩頭一下說。「老雲。你在這裡幹什麼」。我回頭一看是我的同學。李輔星。他問我。「你在這裡幹什麼」。我說。「沒有事」。他說。「我就在這個公寓住着。你既沒事裡邊坐會」。我便跟他走進公寓。恰巧他住那屋子。與老道占卦的屋子挨着。我進屋裏一看。這屋合那屋僅隔一層木板。我向李輔星悄悄的將來意說明。不教他說話。我要隔牆用耳。聽聽他們那屋說些什麼。只聽那屋內說道。「今天的買賣很好。就是那頭一個點頭。(即是指着我老雲說哪)不是個正點。(說我是個扎手的人)是個郎不正(說我是個磨菇)我說他不上卦。將他推出去了。還有點頭沒有了」我聽他調起江湖的侃兒。心裡就明白他們是江湖中。一種騙局。正是我老雲的材料。我得探討探討。又聽那屋內說。「既是還有個點頭。將他讓過來。做完了他們再均杆」。(即是敲詐完了這個人。大家再分錢。)我見本板有個縫兒。我往那屋偷着看一看。見合老道說話的人。是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正是招待室。向我說話。我不願意理的那個老頭子。

。就聽老道向他問道。「那個點兒。你裝出靈頭沒有」。那老頭說。「我問他來着。是下他們孫食碼頭求漢兒。（是那婦人。給他丈夫求藥。）他的孫食碼子。要念招兒。（他的丈夫害眼哪。開的要睛。）是個火碼子。你得海挖瓦」。是個火碼子。是有錢的人。得海挖瓦是得大敲。老道點了點頭。那老頭出去。工夫不大。就見由外邊進來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往凳上一坐。老道搖了一卦。向他說道。「你是給你丈夫占的卦吧」。婦人說。「正是」。老道說。「你得的火朦眼。有六個多月了。對不對」。婦人道。「正對」。老道說。「他這病我到能治。須吃兩料藥才能好哪」。婦人問道。「這兩料藥得多少錢哪」。老道說。這種藥太貴。連吃藥合上藥。得一百元。雖又說。「你可以先付五十元。買一料。先吃七天。上七天。見了好啦。你再拿五十元錢。來取那一料」。婦人就由身上取出五十元鈔票。給了老道。老道給拿了藥。告訴他怎麼吃。怎麼上。那婦人拿着藥走了。我至此方才明白。他們是在外邊。用種種宣傳之法。將受騙的人誘到公寓之內。先在招待室內坐會。有他們的「敲托」的。（敲托的是老道的夥計）。假裝亦來占卦。他們是先合來占卦的人。說閑話兒。將來的人爲了何事占卦。都套出來。說行話。叫。敲托的。向「點頭兒要錢」。然後告訴老道。那個人是爲什麼事來占卦。老道知道了。才給占算。問者諸君想老道還算不出來嗎。那個婦人走後。老道又聽他們在屋裡說話。吵吵嚷嚷的。我往那屋再看。見有四五個人。合老道分錢哪。他們分完了錢。老道說。「你們走吧。到庫果窩裡。啃個牙淋吧」。我老雲憶得這兩句侃兒。往庫果啃個牙淋。是。往媽窩打個茶園。我聽了這話。才覺悟過來。那個老道是。

裡腥治巴」。(卽是假老道。)
少時間老道帶着他的夥計們。出離公寓。逛簷子走啦。我才問李輔星。「你個人住在這公寓裡。有什麼事嗎」。李輔星說。「我在屋裡住着。是爲吃他們的膠杆」。(他是指着老道們而言。吃膠杆是吃老道們的錢)。我問李君道。「他們這種生意是怎麼回事。求你指教明白」。李君說。「他們這種騙局說行話叫。做大粒的。做這種生意很難。沒有五六個人做不了。那個老道是掌穴的。他們掙錢多寡。全仗着掌穴的一人。譬如掌穴的能力好。他能瓦點。(卽是他能敲詐。)
大家亦能多均杆。(卽是他的夥計亦能多分錢。)
如若掌穴的不能瓦點。(卽是不善於敲詐。)
他的夥計亦分不了多少杆兒。(卽是他的夥計們亦分不着油水。)
他們做大粒的掌穴之人。都願意用好敲托的。(卽是用最好的能力貼靴。)
敲托的有本領。能給他往窰跨火點兒(卽是能給帶來有錢的關入。)
到了關瓦的時候。亦能海瓦。(管要敲詐人的錢財。調侃叫。開瓦。管能多多敲詐人的錢財。調侃叫。海瓦。)
所以做大粒掌穴的。每逢成班的時候。都是拉攏有本領敲詐的。可是敲托的未曾要合那個掌穴聯穴。(卽是搭班的意思。)
事先都耳目掌穴的本領高低。(管打聽打聽誰怎麼樣。調侃叫耳目耳目。)
如若掌穴的杆門子清楚。才合他聯穴哪。(管穴的善於敲詐。敲詐技能格外的好。調侃叫。他的杆門子清楚。)
如若掌穴的杆門子不清楚。他們敲托的。給他跨着了關入。他沒有敲詐的本領。那亦是聞香不到口啊。合搭夥亦是白受累。誰合他瞎耗精神。做大粒生意。愈是掌穴的有本領。再搭的着好夥計。他們上下合手。狼狽爲好。才能大施敲詐。遇見了關入。好是足的敲詐他的銀錢。他們無論到了那個商埠碼頭。亦是多來財

。吃好的。穿好的。能夠解決種種的慾望。這裡的情形。真是教人說之不盡哪。做大粒的掌穴之人。若沒有本領。亦搭不着好敲托。無論走到那個商埠碼頭。亦是甘瞧火碼子（有錢的闊人。）杵頭海。（銀錢多）瓦不下來。（敲詐不受。錢財掙不到手。）掙不着錢。不用說吃喝嫖賭抽。穿綢緞。就是吃飯住店的時候。因為沒錢。亦常常的受店東的擠對。他們還不如秦瓊哪。連匹馬亦沒有啊。江湖人的經濟狀況。亦是頗有研究的意味呀。我聽李君說到這裡。向他問道。「他們做大粒的。幹麻到各市場去擺攤哪」。李君說。「他們做大粒的。每逢掌穴的搭着夥計。聯好了穴。（組織成了一班。）開到那裡。先找個適宜的旅店。將窰兒安好了。（即是他們先賃好了房。佈置好了騙局。）然後掌穴的得到外頭票買賣。（即是到遊人衆多的地方去算卦。）得催出響兒。才能在窰裡瓦點哪。（管傳出名去。人人都知道那裡有位活神仙。轟動了社會。調侃叫。催響兒。他們將響兒。弄成了。才能在店裡。點着受敲詐的人進店。好敲詐銀錢。）我問李君道。「我在北開見那個掌穴的老道。給人算卦。算的很靈。說什麼什麼都對。那是怎麼回事哪。李君說。「那教臨時買托。我問李君道。「什麼叫臨時買托」。李君說。「他們掌穴的。到了市場裡。將卦攤擺好了。他就竟等敲托的買點啦。那買點之法。很不容易。那敲托的人。得會把點」。管能瞧出不認識的人。是老實人。是忠厚人。是好詐人。是狡猾人。是有閱歷的人。是沒有閱歷的人。江湖人管能有這種以貌識人的本領。調侃叫。把點。）我問李君說。「買點爲什麼還得把點哪」。李君說。「他們要不會把點。給掌穴的弄個狡猾人去。那老道。不說催響兒。就是裝神仙亦裝

不好，弄糟了。就許給他們撻吧。」我問李君。「譬如他們敲托的。瞧着某人忠厚老實。是個肯受冤的。他們又施用什麼手段哪？」李君說。「他們敲托的如若把好了點。（即是受冤的人。）便向那人。迎着面過去。佯給那人作揖。說。大哥你好啊。」那人不認識他。一定冲他發怔。敲托的說。「你不認識我了。我不姓……那……那……。」那人一個猛勁就說出自己的姓氏。他將這人的姓名。朦出來了。又說。「你現如今在那裡住哪？」那人必將住址說出來。他將這人的姓名住址說出來。敲托的就接着這人說出來的住處。說。「我在那裡住過。咱們是同鄰居。」那人猛住了。辯認不清。他才向那點頭說。「我求你點事。能成否？」這人定問他。「你求我什麼事哪？」他就說。「我母親得了病。有多年了。兩條腿不能動轉。據醫生們說是下痿。我在前月走在這北開。見有一個老道擺着卦攤。我求他給占算一卦。問他我母親還能好不能。不料那個老道將卦一算。沒等我說是爲什麼事占卦。他就說。「你這卦。不是自己算的。是給你母親算的。你母親得了下痿。兩條腿不能動轉。」我聽老道的卦占算的真靈。我問他好的了好了。他說。「這病我能治。有兩料藥準能保好。每料藥吃十五天。一個月復舊如初。」我問他那兩料藥多少錢。他說。「三元一料。兩料是六元。」我那時候不好。惟恐怕花六元錢。買敲兩料藥吃不好。我花三元錢。買他一料。拿回家去。我母親吃了半月。兩條腿好了一條。還有一條腿沒好。我又拿了三塊大洋。來買這料藥。沒想這老道很是奇怪。他說。「上次你買我一料藥。怕我冤你。這回再買不賣了。」我央求他亦是不行。我沒法子可想。碰上你啦。求你去給我去假裝算一卦。就說給街坊算的。花三塊大洋買他一料藥。你行點好。這人情不

可却。就能點頭。由敲托的給這人二十枚卦禮。三塊大洋。兩個人找老道算卦。可是在這個時候。老道就在卦攤後。大曬大鬧。招的過往行人。合看怪物一樣。他把竿子圓好啦。敲托的將這人帶着擠進了人羣。敲托的不用嘴說手指。只要沖老道一遞眼神。老道就明白了。這人說。「道爺你給我算一卦」。他搖完了卦。就說。「你不是自己算的。是替人算的。這個老太太得的是下痿。兩條腿不能轉動。他如今好了一條腿。還有一條腿沒好。教你給他來占卦。花三塊錢買一料藥。是不是呀」。這人不明其中黑幕。聽着很是對。他心裡還佩服老道有點來歷。他先給二十枚卦禮。後掏出三元錢。說。「道爺你算對了。我給你三元錢。你再給我們一料吧」。老道說。「不成。上次他不相信。買我一料藥。我教他好一條腿。這條右腿不用治了。說什麼我亦不賣這料藥了」。這人央求着。那不是白費話嗎。他見老道不賣這料藥。他亦無法。擠出了人羣。向敲托的人說。「給你三塊錢吧。這個老道真靈」。敲托沖這人作揖道謝。他假裝爲難。發愁皺眉的樣子。教這人看着好像真事。這個人回到家去。見了他的朋友街房能不說嗎。要知社會裡的風氣。是端好談奇說怪。迷信太深。他向親友鄰里一傳說。只要有個有病的。他們就得上當。再往卦攤占卦。有敲托的在卦攤附近圍着轉悠。兩支丁郎似的眼晴。竟望着點兒。瞧見他買的邪托。回着人來。他就知道。他們宣傳的力量有效。這人給他們介紹買賣來了。敲托趕緊湊過去。假裝說話。探口氣。將來人的事。敲出來。壓着這人。到了卦攤旁邊一站。合老道一使暗令子。老道就明白。來人是爲何事占卦。施其引誘的手段。詎到旅館客棧之內。焉能不受其敲詐。我老雲聽明白了這買托。過竇。敲

托。催響的事兒。又問李君。「說怎麼有人在他那卦攤占卦。他說不上卦哪」。李君說。「他遇見沒教敲托要出簧的人。人家的事他全不知道。算亦不靈。說什麼亦不對。到壞了他們的生意。故而一推了之」。我問李君。「什麼叫推呀」。李君說。「他們做大粒的生意。掌穴的能爲。得會推。會送。推送清楚。那做生意敲詐人的本領。才算到家哪」。我問李君。「怎麼推」。李君說。「他們江湖人。管有買賣不做。調侃叫。推」。我問李君。「什麼叫送」。李君說。「來了點頭兒。只要將錢弄到手內。立刻幾句話。就將上當人說走了。那調侃叫。送點。一者錢到手啦。多費些話無用。二者言多語失。多說話沒好處。不如錢到手。將他送走。再來了人好掙第二個人的錢。送走了點有兩樣好處。一者來了點再施敲詐的時候。先上當的人。是傍觀之人。當局者迷。傍觀者清。那時候如傍觀者醒悟了。豈不往回要錢。這是送點的好處。可是社會裡的人。有一種人。屁股最沉。到了誰家坐着不走。亦不是那兒來的話。說起來沒完。本家主人心裡多煩他亦不走。江湖人對於這屁股沉的人。他們有一種方法。幾句話就能將他送走。這種送點的意思是免得有人在他們敲詐人的時候。亦不得眼。做大粒的江湖人。投師受業。練習好了能爲。先掙錢孝敬師父。就學的是。當掌穴的。杆門子要清楚。簧頭要利落。推送要清處。當敲托的。會把點才成。我問李君。「爲什麼到公寓來占卦。他說不上卦哪」。李君說。「他們江湖中的生意。端會把點。把着你不是點。才說不上卦」。我問。「什麼叫把點」。李君說。「江湖人管瞧事行事。瞧人行事。調侃叫。把點。如若看着某人。能受他們敲詐。便說。某人是點。如若看着某人。透出來不能受他們

敲詐。就說。不是點兒。如若看着某人像個忠厚的樣子。便說忠陽點。如若看着某人。像個當小官差的樣子。便說。是柴把點。如若看着某人。像個坐大官的樣子。便說。這是赤子點。如若看着某人。像個聽差茶房的樣子。便說。是展點。如若看着某人。像個做買賣商人的樣子。便說是貿易點。如若看着某人。像個鄉下的庄家漢。便說。是科怔點。如若看着某人。像個當兵的樣子。便說。是冷點。如若看着某人。像個人物字號的樣子。便說。是皇壯點。如若看着某人。像個又懂行。又不甚了解的樣子。便說。是個半空不撮點兒。你來占卦。不是願受敲詐。是來探討他們內幕。他們焉能看不透啊。你自說是點不是點。我說。「不是點」。李君說。「你既不是點兒。他們就不合你搗麻煩。說不上卦的意思。就是看你不是點」。我問李君。「你爲什麼住在這個公寓哪」。李君說。「爲的是合他們均杵」。我問。「你爲均杵」。李君說。「他們敲詐來的銀錢。我分着花。調侃是。合他們均杵」。我問。「你憑什麼分他們錢哪」。李君說。「江湖中的生意。有能掙錢不犯法。叫正當生意。有幾種生意雖然掙錢。暗施敲詐。他們的錢財。是犯法來的。他們做這種騙人的生意。時時刻刻駭怕。如若有人將他們告發了。一定得落個詐騙人財的罪名。如若有人能明白他們的內幕。再有幾個官面的朋友。有好幾個當官差的。我對於他們做大粒的生意人。就能施以威脅手段。合他們均杵」。我問李君。「譬若他們若不均給你杵哪。你有什麼辦法」。李君說。「他們若不分給我銀錢。我就向官界的朋友。將他們的詐騙行爲說明了。使出官面來。輕了將他們驅逐出境。重了捕到官署。搜出詐騙的証據。還能教他們去住監獄」。我問李君。「你的事我

明白了。你是坐地分贓啊。他們恨上了你。你可得留神哪」。李君說。「他們不恨我。還合我真親熱。絕不能陷害於我」。我聽了很為奇怪。不明他們江湖人。爲什麼還願意交他這個朋友。我問李君道。「他們爲什麼還願意交你哪」。李君說。「他們有我這個朋友。有三樣好處」。我問。「那三樣好處哪」。李君說。「頭樣好處。是我聯絡官面。一者不受取締。二者我遇事能夠獲庇他們。三樣的好處。是我給他們把點。本地各機關的人員。他們是不認識的。我若瞧見有各機關的人員來了。我就合他們調侃。不教他們敲詐。免的惹了螞蚱窩。第三樣是他敲詐的人。明白了。來找他們麻煩。我非本地人。眼皮兒寬。認識的朋友亦很多。也能給他們說和事。息事寧人。我不是白白的要他們錢財。我是他們的護身符」。我說。他們幾時認識你的」。李君說。「他們江湖中的生意人。自稱叫跑腿的。忽在某省市。忽在某商埠。忽在某碼頭。他們的生意人。是這裡不見那裡見。他們見了面亦是打聽。各地的事兒。他們是甲向乙說。乙向甲問。如若到了天津。只要找著李輔星。有他護庇着做生意。就任什麼亦不怕了。故此外埠的江湖人。來到這裡就找我的」。我問李君。「是他們江湖的生意人。掙了錢你就能分嗎」。李君說。「不能。是他們騙財的生意。掙了錢我能分肥。若是不騙人的生意人。掙了錢不給我花。我亦非沒有辦法。譬如那賣刀剪的說吧。他們那種生意。是講本圖利。不過用注意的方法多賣些貨物而已。人家賣了錢我憑什麼分着花呀」。我問李君。「他們這做大粒的生意。爲什麼都給算卦人。一料藥哪」。李君說。「這叫賣料漢的」。我問。「什麼叫賣料漢。賣料漢是怎麼子事」。李君說。「賣料漢。是他們做大粒生

的。最重要的訣竅。他們是欺騙人的生意。每至一處。設局騙財。亦不容易。在那裡做生意。日期少了。騙不了幾個人。所掙之錢財不足有限。他們用度。亦是不成。日期多了。被騙的人。久而自明。如若醒悟了。豈不找他們麻煩。他們每至一處。至少的日期。要做半個月的生意。多了要做一個月的生意。在這種騙人的時期。他們賣出的料漢。是每日教病人。吃一丸子藥。吃十三天爲一料服藥之期。如若服藥之人。吃完了藥不見效力。找他們來麻煩。他們在這十幾日的工夫。已然將錢財騙足了。除去吃喝花費。揮霍之外。無論是掌穴的。是敲托的。個個都囊中巨款。不待被騙之人明白了。他們就坐上火車輪船。逃往別處了。用料漢支延十數日。是他搪塞被騙之人的好辦法。故此做那種生意。都用料漢。個中的義意就是這種情形」。我問李君。「他們有到天津。三二日就走的沒有」。李君說。「他們這種生意。亦憑的是運氣。如若到了某處不走運。做個十幾日的生意。亦沒遇着有錢的闊人。騙了窮人的錢財不用說無有坐火車乘輪船的路費。連他們住店吃飯還困難哪。說行話。叫淺在某處。開不了穴啦。這種情形亦是免不了的。如若他們到了那裡。三二日之內。遇見了闊人。能敲詐個幾千元。就不用再敲詐別人十元八元的了。急早開穴。早走爲妙。倘能不走。被人家明白了。找他們麻煩掙到手的錢。教人要回去。那不是煮熟鴨子飛了嗎。他們到那遇見這種事。就來的快走的亦快」。我老雲向李君將這種做大粒的生意。內幕情形。探討明白。記錄下來。在本書江湖叢談。談論明白。供獻於社會。供獻於閱者。遇見了這種騙人的生意。免得社會人士受騙。這亦是我老雲忠心博愛社會人士的一點好意。不知閱者諸君以爲如何。

江湖藝人傳之去平留津的大金牙

最近我老雲走在各處。時常的聽見各商號。由廣播電台。播出來玩藝行。金龍寶殿修在了中間哪……唉……不用我老雲說。閱者諸君就能知道。這是。大金牙拉洋簞。唱的嘯兒。生意人最難得的。就是。「能夠響萬」。如今要提起大金牙三個字來。幾乎無人不知了。他們一家數口。都叫金牙。有老金牙。大金牙。小金牙。老金牙姓焦叫焦永順。是河間府任邱縣的人。他自幼兒。就投入江湖中。學習「柳海轟兒」。(管唱大鼓書的行當。調侃兒叫柳海轟的)他唱了些年大鼓書。各商埠碼頭。亦都到過。跑腿的人們(江湖人自稱叫他跑腿的。)都知道有他這個腿兒。(即是知道唱大鼓的。有他這一號。)他唱的是西河調兒。因為他沒有什麼。「萬子活。始終亦沒火穴大轉」。(管不會唱整本大套的書。調侃兒叫。沒有什麼萬子活。管沒大紅大紫過。調侃兒叫。管火穴大轉。)僅落個衣食不愁而已。夫妻二人。就生了一子。名叫焦金池。從小兒這焦金池就跟着他父親。在外邊跑腿。他先合人家弄「腥棚」。(管弄個布棚圈兒。裡邊有三條腿的大姑娘。六條腿的牛。調侃叫腥棚。)至今大金牙的家中。還掛着個放大像片。片上是大金牙拉着六條腿的牛。閱者若問我怎麼知道的。有回我老雲到他家裡看見的。焦永順有個親戚姓潘。住家在天津海下塘沽。都叫他潘小禿。端以畫洋片爲生。現今各洋片的畫片。都是潘小禿畫的。他畫洋片是小張的五元。大張的十元。特大的三十元。先交足了錢後畫。近期的半年後取貨。遠期的一年後取貨。他的生意是攤擠不動的。是拉洋片的。都將他當做聖人恭敬。幾十年來已然發了財了。焦永順要畫

洋片。能夠少花錢。當月取貨。有了這種便利的事兒。焦永順的兒子。就學了「光子」嘍。

(江湖人管洋片。調侃叫。光子。) 焦金池學會了拉洋片。他鑲了兩個金牙。人人不叫他焦金池。都叫他大金牙。他拉洋片能夠響了萬。是有幾樣特長。第一是他人氏長的「壓點」。

(江湖藝人如若長的有台風。有個氣派。調侃都說他。人氏壓點。) 第二是他的「碟子正」。

(江湖人管口齒伶俐。口白清處。調侃叫。碟子正。) 第三是他的「夯頭子好」。

(江湖人管好嗓子。調侃叫。夯頭好。) 第四是他的「發托賣像好」。

(江湖人管做藝的人們。到了表演的時候。臉上能夠形容喜怒哀樂。滋牙咧嘴叫。發托賣像。) 第五是他的「活頭兒寬」。

(江湖人管會的噱兒多。調侃叫活頭兒寬。) 第六是他能夠「攪弄活兒」。

(江湖人管會編各種小噱。調侃叫。會攪弄活兒。) 大金牙有這六樣特殊的技能。成了大名。電影的明星。陸克賈波林。在銀幕上。受人歡迎。能在他們面上能夠形容那滑稽態度。大金牙的洋片曲兒。每逢唱的時候。使出那「稀溜鋼」兒(江湖人管逗笑的話兒。調侃叫。稀溜鋼兒。)

聽曲的人們。都能咧瓢兒。(即是笑了) 大金牙唱的曲兒。亦是滑稽的玩藝。社會的人士。無不歡迎。我老雲嘗說。藝人若要成名。受人歡迎。必須多學滑稽的藝術。我老雲在江上湖裡調查得來。江湖的行當。最苦就是拉洋片的。要做份洋片。至少亦得四五十元。畫片子得到塘沾潘小禿去買。做洋片箱子得到山東德平縣買。除了這兩處有畫匠有木匠。能拉洋片。別處是不成的。即或有畫的。有做的。弄出來亦不能美觀。他們到了作生意敲打鑼鼓。連拉帶唱。累了一天。才掙個幾角錢。臨完了膀上還得担個幾十斤沉的洋片箱子回家。江湖人嘗說。「象

法一包兒。空子一挑兒」。(江湖人。如有真本領。天天能掙大錢。處處受人歡迎。調侃稱爲。象法。那相面的先生們。只有包內有管毛筆。銅墨盒。碎紙條。到處掙錢。掙的錢多。那份傢俱輕巧。江湖瞧着他們行。人人羨慕。稱爲。象法一包。那拉洋片的行當。本錢又大。受累又多。掙錢又難。担着全份洋片傢俱。分量又沉重。江湖瞧着他們這種笨生意。譏諷他們。是空子一挑兒(江湖管事外行的人。叫。空子。像拉洋片的。就算空子。誰要有本領。亦不幹這種笨營生)據我老雲。在我們中國雲遊了這些年。拉洋片的見多了。從來沒有發達過人。像大金牙這人。可謂。空前絕後了。他的洋片傢俱與衆不同。別人的箱子。是四個鏡頭。讓座的時候。只能坐四個人。他的箱子是八個鏡頭。要讓坐兒。能坐八個人。掙錢能比別人。多加一倍。要是收拾回去。一個人弄不動。亦得兩個人抬着。使這傢伙。非兩個人。照顧不了。他那份傢俱非用八九十元。做不出來。每天淨項。由早到晚。才能掙一元多錢。至兩元錢。大金牙的進化力量很大。他能不教人瞧洋片。在天橋兒。拉個場子。只憑敲打鑼鼓。唱洋片曲兒。掙個一兩元錢。拉洋片的不用洋片。就是他能行。別人恐怕學不到的。齊化門菱角坑。有野茶館時。徐狗子將他幾份洋片架弄到台上。亦攙在雜耍裡。算場玩藝。一些貴族式的家庭。有喜慶宴會。亦常常邀他。大金牙的洋片。亦登了大雅之堂。婦女們聽時。他還能唱些雅趣的曲兒。話匣子片兒。亦灌了許多片子。銷路很是不錯。廣播電台。嘗嘗邀他。播出來的曲兒。人人都能聽見。他的玩藝真是普遍了。大金牙。生有二女一子。大姑娘叫焦秀蘭。二姑娘叫。焦秀雲。三的小子乳名叫。小丑兒。他的月丁碼姜斗。真是

撮哨。(江湖人管兩個大姑姑。調侃叫。月了碼姜斗。管長的美貌。調侃叫。真是搗搗。) 焦家姐妹。受他們戲的戲兒。夾磨了。能柳海壽兒。在天津兩地。火穴大轉了。(焦家姐妹的祖父。調侃兒叫。戲的戲兒。傳授們會唱大鼓。調侃叫。夾磨了。能柳海壽兒。他們掙了大錢。都叫坐兒。調侃叫火穴大轉。) 在前年他們全家班。每日在天橋獻藝。高棚滿座。始終不掉坐兒。那小五七八歲就能上場。打個鼓令。抓個碎包袱。(逗笑的小玩藝。調侃叫。碎包袱。) 墊一塲活。亦能掙一兩元錢。他的發托賣像。頗有乃父之風。叫他小金牙。是名符其實了。大金牙的收入豐富。便染了不良嗜好。北平這個地方。實行戒毒的時候。因為大金牙頂了瓜。(即是駭了怕。) 全家赴津。杯弓蛇影。以訛全訛。都轟動了。要噴大金牙。(江湖人管洋鎗調侃叫。噴子。要槍斃了。調侃兒叫。要噴了。) 人人傳說不一。鬧的滿城風雨。結果算是沒有那回事。直到焦秀蘭喜期之前大金牙全家歸平。謠言始息。老金牙焦永順。是個舊禮教的人。焦秀蘭嬌夫。並非藝人。且係髮妻。是他極力主持的。絕不使其孫女生財。爲人作妾。他的主章。是值得我老雲佩服的。焦秀蘭出嫁之後。仍在焦家作藝。所掙的金錢。亦按股均分。他小夫妻生活起居亦頗安逸。快樂無憂。現今大金牙全家。因受津埠人士歡迎。在那裡獻藝。已久未回平了。天橋兒尙有大金牙的徒弟。亦叫。小金牙。係已故說評書的張福全之子。(張福全係說施公案的羣福慶師弟) 受大金牙的傳授。拉塲子揀明地。仿照其師的藝術。頗能掙錢。因爲他師徒在江湖中。是光子裡開荒的人物。我老雲在叢談的藝人傳內。寫出來供獻於閱者。

北平平民化市場。天橋。之沿革與變遷

江湖中的藝人。無論練好了那種藝術。都有百觀不厭的長處。他們在那裡做藝。遊蕩的閑散人們。就追到那裡遊逛。不怕某處是個極冷靜的地方。素日沒有人到的。只要將江湖中生意人約了去。在那個冷靜地方。敲打鑼鼓表演藝術。管保幾天的工夫。就能熱鬧起來。若如經他們繁華起來的地方。或是得罪了他們。或是由空塊地蓋房。蓋來蓋去將生意人擠了走啦。管保不多的日子。那個繁華熱鬧所在。立刻就受影響。遊人日稀。各種的買賣就沒人照顧。日久能變成個大大的拉屎堆。江湖藝人。有與隆地面的力量。有吸引遊人的力量。有繁華地方的力量。我國各大都市。各省市。各商埠。各碼頭。有許多地方。都是由他們的力量興旺起來的。江湖藝人在社會中。是有偉大之力。豈可忽視耶。閱者如不相信。我老雲例舉一事。便能知曉江湖藝人的勢力如何。在營口有個窪坑甸。算是營口最繁熱鬧的市場。較比天津的三不管。北平的天橋。不在以下。起初窪坑甸是塊低窪之處。年年夏天積存些雨水。臭氣難聞。營口的市人。都不到那裡去的。自從這裡添了雜拌地。(有各種露天雜耍兒。掙地賭錢的玩藝。江湖人稱爲。雜拌地。又叫。雜巴地。)漸漸有人去逛。在那時算是個發芽的時期。有個「棍條」的劉鳳岐。(江湖人。管鑼鼓賭錢的。調侃兒叫。棍條的。)他是河北省河間縣的人。對於江湖藝人。有以藝術吸引遊人。與隆地方的力量。他是知道的。搭了個財東。就經營那窪坑甸。幾年光景。由他開荒。邀請各處的江湖人。到那裡做藝。居然就成了功啦。劉鳳岐是窪坑甸的經理。他是個窮光蛋。數年的收獲。亦變成了資產階級中的人

品。豐衣足食了。我雲遊客是到處雲遊。隱士文人都去遊三山五嶽。古寺名觀。我是偏遊生意場兒。在民國九年。我就雲遊到了營口。大逛窪坑甸。那裡有賣梳篦的。賣刀剪的。賣估衣的。各種要貨攤兒。各樣吃食。大小飯館林立。叫賣攤兒叢雜。鑼鼓喧天。馬戲棚。走獸棚。魔術棚。拉洋片的。大鼓書場。評書場。相聲場。戲法場。賣藥的。算卦的。相面的。打把賣藝的。比大連西崗子。還格外熱鬧。我雲遊了一個星期。都沒過癮。因事回津。又過了幾年復至營口。乘車而往。及至到了窪坑甸一看。冷冷清清。遊人稀少。各舖戶的夥計。亦都怔着。那種景况。將我老雲的高興。一個張手雷似的打沒了。我下了車。向各處訪問。爲什麼那樣繁華熱鬧的所在。落到這樣冷靜。有人告訴我劉鳳岐。財產有了。漸漸的儆傲。眼空四海。目中無人。對於江湖的藝人。待遇太苛。將江湖人都得罪了。那些生意人。都挪到東街火神廟搭場子。將遊逛的人們。帶了走啦。這裡沒了玩藝。誰亦不來逛了。這個窪坑甸算沒了風水。我老雲亦滯輿而歸。沒想到劉鳳岐那個人。能夠有了覺悟。痛改前非。托朋友向江湖藝人。給他流通。居然運動成功。江湖藝人又都挪回窪坑甸。真亦奇怪。遊逛的人們。又都天天遊窪坑甸。那個地方。又成了繁華熱鬧之所。我老雲問過劉鳳岐。江湖藝人對於興隆地面如何。他鄭重的合我說是偉了的。生意的勢力。他是知道了。到如今只要往營口去過江湖人。對於劉鳳岐。是有口皆碑。無不欽佩的。他聯絡江湖中的生意人。種種手段。模樣方法。是很有門道。值得欽佩的。據我所知營口窪坑甸。因有劉鳳岐而興。有江湖藝人。能繁華起來的情形。江湖藝人。能興隆市面。不僅營口是那樣。那省那縣亦是一樣的。

從前天橋那裡的地皮。每畝地才值二三百元。自從天橋市場漸漸發達以來。那地皮的價兒。亦隨着往上增長。最近要在天橋。買一畝甲種地。必須三千元大洋。才買得到哪。天橋地方。是江湖藝人給提倡起來的。振興到了如今。成爲北平市平民化的市場。功勞是他們的。地價增漲到三千元一畝。恐怕沒有人酬謝他們吧。現在全國各地。因爲經濟的狀況不佳。連上海那個地方。都嚷不景氣。北平的天橋。各種的商業。各種的玩藝場。還能支持的住。實是不易呀。市政現在長官。對於勞動人。做小生意的人。都能減輕負擔。格外的維持。雖在不景氣的時候。居然能顯出市面有些活動氣像。掙錢撞現鐘的老哥們。無不歌里巷頌。較比年前的市面不同。使人都有了感覺。豈非是地方當局。注重平民的生計。維持力量啊。閑話休提書歸正傳。我老雲將這些年調查得來的天橋沿革。變遷。狀況。藝人。藝術。種種裡面的材料。寫出來供獻於閱者。據平市老人所談。當初的天橋。是最高無比。在橋南邊往北看不見門。在天橋北邊往南看。看不見永定門。可見那坐橋是不矮的。橋底下走水。橋東叫東溝沿。橋西叫西溝沿。那道溝最長。叫做龍鬚溝兒。永定門內東天壇。西先農壇。兩壇之北。天橋之南。地勢很低。盡是水坑。天橋附近。有些個做買賣的。清季鼎盛時期。販夫走卒。勞動的人們。在那裡求生活。無事散逛而已。未有今日之盛也。天橋的茶館。據我雲所知道的。最早是西溝沿南邊。有個大野茶館。字號福海居。主人姓王行八。他那野茶館。所去的茶坐。都不注意字號。全都呼爲「王八茶館」。每逢春去夏初之際。一些個閑散階級人。提籠架鳥。喝個野茶。都到那裡去的。在清末時候。提起王八茶館。幾乎無人不知。每日高棚滿

坐。主人王某。對於應酬茶坐。週全事兒。是能手。克勤克儉。買賣發達頗獲厚利。十數年的好買賣。很治了些產業。圍着他那茶館。有許多江湖人做生意。拉場子擗明地。遊人衆多。人能興地。地能興人。那附近的水坑隨勢隨寬。地勢愈寬闊。支棚設帳。攤販雲集。遊逛的愈多。夏季興旺。每人冬令。遊人稀少。不如夏令百分之一。野茶館最多之時。係先農壇東北部。開辦臨時市場。水心亭。雜耍館子。茶館林立。盛極一時。天橋發達第一期也。有清室某王祭壇。在壇門往北望見。棚帷杆幌。鑼鼓喧天。只向當局。問了問是何所在。當局疑其見怪。立即驅逐。天橋的玩藝。遷於金魚池。未幾。天橋仍然恢復原狀。庚子年後。前門至永定門。翻修馬路。天橋拆改爲小石橋矣。馬路東自歌舞台。樂舞台。梆子名角。崔靈芝。一平紅等與名武丑張黑。均在三台獻藝。每日三台均上滿坐。天橋以前盡是浮攤。估衣攤。銅鐵破爛攤。叫賣商販銷貨之所。城南遊藝園。前後開辦。雖爲闖入娛樂場。與天橋大有益處。蔚壯聲勢。長袍短褂。上等人亦有。天橋的各種注意。十分茂盛。爲天橋發達第二期也。是時警察廳。對於平民娛樂。極爲注意。爲繁華市面計。將天橋立爲東西市場。組織東西市場聯合會。各攤販商人集款。收買官地。爲永久事業。從那時大興土木之工。漸漸建房築屋。經十數年之久。便成今日平民模範之市場也。

天橋茶館。各有不同

評書茶館。只有福海店一家。(即王八茶館。)在該書館最發達前爲清茶館。提籠架鳥。門散階級人物。都到那喝清茶去。後爲評書館。不賣清茶。所上的茶坐。都是好聽評書的。

北平這個地方，評書茶館。共有七八十家。王八茶館。屋內寬闊。能坐三百多書坐。爲書館之冠。說書的先生們。掙錢最多。亦屬該館第一。白天上坐最多。燈晚坐客稀少。不及白天三分之一。評書界演員。有叫坐魔力的。在該館講演。能上滿堂坐兒。能力稍差者。就無人去聽。王八茶館雖能掙錢。亦要藝術高超。第一路角色。才能上的住一轉兒。（每兩個月爲一轉兒。過期改換新角。）第三四路角色。皆畏而不往。第二路角色。亦時常有磕出去。做不到一轉的。（凡是說書的演員。到某書館說書。如不上坐。演員辭了館。另尋他處時。同業人便譏諷他，在某書館磕出去了。磕出去爲評書界最恥辱的事兒。）在清末時該館能叫坐的說書演員爲。王致廉。王傑魁。田鳳雲。楊雲清。張志蘭。羣福慶。張誠斌。自民國以來。在該館能叫坐的說書演員。爲。陳士和。潘誠立。張少彰。袁傑亭。袁傑英。金傑麗。品正三。劉繼業。閻伯濤。最近評書界老人物相繼去世。後起無人。人材缺乏。在該書館能掙錢。能叫坐的。只有品正三。劉繼業。閻伯濤。劉繼雲數人。王傑魁。袁傑英。爲評書最有聲望的角色。亦因該館的生意難做。辭了轉兒。另搭別的書館了。陳士和金傑麗去津未返。張少關改行行醫。該書館每年只用六個演員。即可表演全年。至今書界演員。尙有百數餘。欲邀六個相當角兒。都感覺困難。評書界人材缺乏。爲百年來所未有。望該界同人。設法培養人材方好。倘不設法維持。評書界的事業。就要破產了。不知說書的先生們。以爲然否。今年該館的角色。大有更動。除正二月。仍爲劉繼雲說精忠傳。三四月袁傑英辭去。另換蔣坪芳說水滸。五六月運閣加辭去。另換張榮久說施公案。七八月仍爲品正三說隋唐。九

十月閻伯濤說清烈傳。冬臘月劉繼業說濟公傳外。因評書轉兒。仍然沿用舊歷。潤三月又邀王傑魁說包公案。按王傑魁在該館獻藝。有三十餘年可保能叫坐兒。至於蔣坪芳張榮久等演時。能否上坐。實難預料也。劈柴陳茶館。主人姓陳。因售劈柴得名。該館在天橋西溝沿路北六樓八底。底下茶坐。大多數是附近手藝工匠。攤販商人。樓下則分兩路的。每七早晨有十數人。在那裡喝茶。研究活兒。許榮田。陳榮啟。馬闊山。曹闊江。馬蔭良等。是天天準去的。這總算是個清茶館。如若有人邀說評書的。到那裡去邀。是絕不能空的。那是團柴的牙淋審兒。(團柴的是說評書的。牙淋審兒是茶館。)六合樓茶館在魁華舞台北邊。四樓四底。雖是個清茶館。白天賣清茶。夜裡是店。瓦木匠。拉車的老哥們。盤據之所。清茶館兒。地式寬闊。樓上樓下。設備完善。講衛生。真清雅。買賣發達。第一爲西華軒。俗稱紅樓茶館。第二爲同樂軒。在紅樓茶館以東。俗稱三起大樓。野茶館。值涼爽。爲長美軒。在電站總站以西。每逢夏季。天天高棚滿坐。其餘的野茶館。則無定所。年年改變。營業如何亦沒一定的。小小茶園。天桂茶園。小桃園萬盛軒。都是崩崩棚子。又叫奉天落子。半班戲。所唱玩藝。生旦淨末丑。等等的角色都有。我老雲聽過些回。始終他那戲裡。亦沒唱出個皇帝元帥。美其名曰評戲。稱爲半班戲。到是名符其實的。如意軒。二友軒。三友軒。都是落子館。一班不得時的鼓姬全在那裡演唱。詢局的先生們。如好耳目海轟兒。可以去耳目吧。(聽玩藝的人。江湖調侃叫。詢局的。管聽大鼓調侃叫。耳目海轟兒。)爽心園。春華園。天華園。又都是唱墜子的。唱山東大鼓的。雜耍館子了。

天橋市場。擺地的人物

我說這擺地的人物。凡是久逛天橋的人。差不多都知道的。不知道的人。亦是不少。聞者諸君如若問什麼叫擺地的。說起來亦是一種職業。幹這行的。都還是略帶粗。腦袋大。有點資爾敦的派頭。才能吃的了這碗飯哪。本錢不大。有個幾十塊錢就能成的。買些桌子凳子。竹竿杉篙。有棚兒。弄幾個生藥場。再有幾塊地兒。就有江湖藝人。找他們臨時上地。掙了錢是二八下賬。如若掙一元錢。做藝八角。擺地的兩角。上地的行當是。說相聲的。唱大鼓的。說竹書的。擗鼓的。變戲法的。打把式賣藝的。唱鑿子的。抖空竹的。種種的玩藝。此外還有賣藥。算卦。相面的。點痣的。這幾種生意。用不了許多的桌凳。只有張桌子。一個凳兒就成。可不能二八下賬。由上地的藝人。掙了錢。隨便分給他們。數目多寡。沒有一定的。天橋擺地的人物。亦各有地盤。最早是李六一。趙鳳桐。老馮。李六一所擺。場子。在天橋西北一帶。魁華舞台西北。他所佔的地皮。先是官地。後由商人購買。改為民地。在民國元年。至十年之間。他的地勢最好。凡是藝人都願上他的地兒。他每天的收內。亦有幾元錢。近年來地勢變了。遊逛的人們。都不走那一帶啦。亦由地主建築了許多的房子。李六一的場子。十落一二。他這個擺地的。以然半守舊業。半改行了。老馮。所擺的場子。在王八茶館以南。魁華舞台東北一帶。在民十年前。遊逛的人們。都在那裡盤桓。上地的玩藝亦很齊全。所分的利錢。那天亦有兩三元。至今他那些場子。全蓋子房子。老馮這個人亦不知那裡去了。趙鳳桐所擺的場子。在甯車道西邊。公平市場北半部。所有的地皮。都是公平

市場的。上他地的藝人。竟是武買賣。沒有文買賣。（江湖人管賣藝的。變戲法的。摔跤的。拉洋片的。等等生意。叫做。武買賣。因為這些玩藝。有鑼鼓敲敲打打。吵吵嚷嚷。擾亂其他生意。不得做生意。都叫他們爲武檔子。一些個算卦相面。賣藥的文生意。都怕武生意。若是上地做買賣。文生意離着武玩藝愈遠愈好。清清靜靜。得說得道。掙錢爲妙。絕不肯以肉嘴肉臊子。合鑼鼓兒反抗。有了這種原因。趙鳳桐的場子。成了武玩藝的地盤。文生意一份亦沒有了。天橋擺地的人物。能夠發達的。只有兩個人。一個叫。吳老公。一個叫。老魏。吳老公是個太監。因爲時代變遷。太監的權威沒有了。受了時代變遷的淘汰。當太監是不能維持生活。要當亦怕無處去的。他有些個錢財。治買桌凳。棚兒帳兒。估幾個場子。做擺地買賣。他擺的場子。在公平市場西邊。魁華舞台以南。在民國十年已後。他那一帶的地勢。爲遊逛人們。必經之路。上他那地的藝人。都是有本領的。每日亦取入幾元錢。克勤克儉。積蓄款項。蓋了兩三所房子。由擺理改吃瓦片兒。是個有眼光的人。所以生活無憂。很爲得意。只是他人緣有限。因爲他沒有兒子。天橋的人們。都說他苦奔而已。看起來爲人窮富是小。沒有人緣。亦是不好啊。老魏是河間的人氏。與名伶魏蓮芳是同宗弟兄。先在天橋魏華舞台後邊。擺茶攤兒。他在天橋。瞧着擺地的營生可幹。就治買桌凳棚帳。招攬生意。我老雲還記上他地是兩檔子生藝。一文一武。文生意是。做「八岔」的連仲三（江湖人管算奇門的調侃叫。八岔。）武生意是。「挑廚供」的孫寶善。（挑廚供是賣戲法的。）他由給這兩個擺地。幹着得意。又在先農壇東面。舊壇坡下邊。弄了一個場子。在他這三個場子

初立之時。邀了三檔硬生意。(江湖人管能掙錢的玩藝調侃叫。硬生意。)頭個場子是。撻鼓的寶善林(寶三)二個場子是。張壽臣劉德治相聲。三個場子是關順鵬的竹板書。這三檔玩藝掙了錢。合他二八分錢。那天他亦能收兩元至三元。又在三個場子後邊。弄了個野茶館。字號爽心園。高搭天棚。每年夏季的茶坐很多。買賣很是發達。由野茶館又改爲雜耍館子。爽心園分爲南北賣坐。北邊是賣清茶。南邊唱大鼓。山東的坤角李雪芳。在他那館子。唱了二年半。天天上滿堂坐兒。一者是李雪芳的藝術好。有叫坐的魔力。二者是地勢寬闊處於流水年子。遊人容易入步。(江湖人。管遊逛人必由之路。調侃叫。流水地。管一要錢遊逛的一散的玩藝。叫。流水年子。別的生意。能在他們要錢的時候。吸收遊人。調侃叫。借的了年子。)爽心園茶館。爲天橋借年子第一好地方。凡是做藝的人們。都願上他的館子。老魏近些年。積蓄了不少錢。將爽心園前邊的官地。買到手中。改爲六個生意場。蓋了些房子。由擺地起手。勤苦耐勞。事業發達。十年有餘。變爲資產階級中的人物。亦是福祿加於勒儉人也。天橋的人們。對於他是貶多褒少。或者是。一家飽燬千家怨。亦未可定。現在爽心園的台柱子李雪芳。已回歸濟南。另邀李艷芬。李艷樓。演唱山東大鼓。上的坐兒亦還不錯。場子的生意。能夠掙錢久站的。是寶三撻鼓。于俊波。郭起四尹麻子相聲。其餘的場子。都是隨來隨走。流水的生意。擺地人物。最近有豆汁舒家。天華園王家較比以上的幾個人。差的多。他們的場子只有一兩塊。亦不見發展。僅落扎掙勁兒。因爲這些年天橋市場。蓋的房子很多。將半意場擠的剩了一半。擺地的行當。亦要排擠沒了。天橋市場。地勢寬闊面

積之大。在北平算是第一。各省市的市場。亦沒有比他大的。東至金魚池西至城南遊藝園。南至先農壇天壇兩門。北至東西海沿這些個地方。糊裡糊塗的都叫天橋市場。在這裡面又分出多少個市場。天橋東邊叫東市場。又分爲第一第二。第三巷子。天橋西邊最爲複雜。馬路以西。叫。西市場。由吉祥舞台往南。壇門往北。叫公平市場。由電車總站往西。爲公平市場南北之界限。南爲南公平市場。北爲北公平市場。在魁華舞台西邊內市場。叫先農市場。往南叫華安市場。現在都蓋成民房。這個市場。名稱雖在。玩藝是沒了。西邊有遍紅樓。叫城南商場。遊園東邊。叫天農市場。天橋東市場。沒有雜技場。玩藝場。完全是做買賣的。可稱爲商業區。最多的買賣。是賣估衣的。估衣行雖有估衣舖。估衣攤的分別。可是舖子亦不在屋內做買賣。門前支棚設帳。合估衣攤子是一樣的。我老雲是個窮光蛋。有了錢不懂得做做衣裳。向來是買估衣穿。我合估衣行。是常交買賣。他們估衣行的內幕情形。我曾調查過幾次。他們這行兒的買賣。情形最複雜。規矩亦與普通的商業不同。我有個估衣行的朋友張君。我問過他。「你們估衣行。爲什麼舖面的。將屋子弄的挺黑呀」。張君說。「我們賣的衣裳。都是由當舖裡蘆來的。無論是皮棉單挾紗。難免衣裳上有殘壞的地方。什麼。大襟上有塊油啦。袖子上有個洋烟捲燒的小窟窿啦。胳膊窩虫子咬啦。我們來了買主。挑選了半天。好容易挑合式了一件衣服。要叫他瞧出點小毛病。他能要嗎。如若屋子黑。不亮堂。教他在屋子裡瞧着。稍微大意。就能看不見。講好了假錢。將衣服買回家去。再看出有毛病來。呀。向來估衣行的規矩。是出門不管換。最膩「抖德」。德應讀去聲。」我問張君。「什

麼叫抖德」。張君說。「我們估衣行管買走的東西。又拿回來換錢。調侃兒叫抖德」。我問道。「各商家的買賣貨物。除了藥品。是出門不換。別的東西都可以換的。怎麼估衣不能換貨哪」。張君說。「七十二行手藝買賣。行行不同。就以我們估衣說吧。雖是講本圖利。與各行買賣全都不同。我們這行用夥計。是分爲。掙工錢。與不掙工錢。掙工錢每月至多不過六元。少者三元。櫃上管頓飯。到了三節算賬有零錢。零錢亦小。如若不掙工錢的夥計。櫃上不給工錢。並且是不管飯。他分的零錢可是大股兒。我們估衣行的夥計掙錢多少。全由零錢多寡而定」。我問道。你們這行的零錢。是怎麼掙法。如何分錢」。張君說。「我們的貨物上都暗碼。譬如。來位客人要買大氅。夥計一看大氅上畫的號碼。是應賣十三元大洋。他敢向買主要二十四元。如若買主給了十五元他應當賣了吧。他不惟不賣。還向買主花說柳說。教買主添錢。如若買主多添錢。他們夥計就多分錢。買主一定不添了。他亦得賣給人家。賣下這十五元錢來。是大賬寫十三元。小賬寫兩元。大賬的十三元錢算掌櫃的本利。小賬兩元。就是夥計的零錢。到了晚上。收攢算賬這兩元小賬是掌櫃的分一元。夥計分一元。每天夥計們誰分多少零錢。由他們個人賣貨時候能力而定。愈是有能爲夥計。愈能在碼的價外。多多的賣錢」。我問張君。「如若掙工錢的夥計。分零錢如何分法」。張君說。「那要將十三元的貨物。他們賣了十五元。大賬上收十三元。小賬上收兩元。當天這兩元不能分。得了零錢。天天往小賬上記數。到五月節。八月節。年關。才按着小賬的數目。按股兒分錢」。我問張君。「我常聽貴行人說。大賬好小賬好。大賬不好小賬不好。那是怎麼回事」。張君說。「

譬如。今天來的買貨之人。件件東西。都多給錢。貨項亦好。大賬上能落筆在百數多元。有人要問今天買賣怎樣。就說。大賬很好。如若賣出去的東西。件件有夥計的零錢。小賬上一筆一筆寫不少。有人若問今天買賣怎樣。就說。小賬不錯。如若買東西的。恰巧嘍。都不出大價。件件東西都按碼賣出去的。大賬上落了好幾筆。小賬不落筆。有人若問今天買賣怎樣。就說。大賬不錯。小賬不好。還沒落筆哪。如若今天一個買主都沒有。有人若問今天買賣怎麼。就說。大小賬都沒落筆。張君說到這裡。向我老雲說道。「你想我估衣行。好容易來個買主。費了九牛二虎的力量。將貨賣出去了。大小賬都落了筆啦。買東西的人又回來。說東西不要了。將錢退給他。我們夥計掌櫃的能願意嗎。故此我們估衣行。無論是夥計掌櫃的。都怕有「抖德的事兒。遇見這路事都是膩的」。我問張君。「你們估衣行兒。是講本圖利。與江湖的生意不同。爲什麼亦講究調侃哪」。張君說。「譬如我們估衣攤上。掛着一件綢子大褂。尺碼才三尺二長。來到個買主。掌櫃的看着他奔了這件大褂。瞧他身高夠四尺多。那大褂往他身上穿。一定是尺寸短。夥計沒料開這個情形。掌櫃的料開了。無論如何亦是白費話多勞神。這號買賣做不好。有其多費說款會好不好。掌櫃的冲夥計調侃說。喜。(讀上聲。)夥計聽見了。就向買主說。你不用看。亦不用買。這件大褂你穿着小。那買主亦就走了。這是調侃兒最小的用處。往大了說。能夠一句侃兒。多淨兩塊洋。譬如來個買主。正赶上買賣忙。夥計掌櫃的。都伺候買主兒。瞧貨講價錢之際。又來了個買主。掌櫃的過去張羅。人家買的馬褂。上號的碼子是三元五角。學徒弟向人家要七元錢。人家給了三元五角。

那學徒的能力有限。就要賣給人家。大夥計有本領。看出這買主兒。是還能多添錢的樣子。不能看着錢不掙。將買賣做屈了。冲學徒的說。外庫外。學徒的懂的侃兒。是要賣五元五角。他向買主說。我們這馬褂。少了五元五角不賣。那個賣主愛上了這件東西。真給了五元五角錢。老雲你想這不是多來兩元嗎。記在小賬上。又是筆零錢吧。調侃是有用的。不是瞎糊塗的。我問張君。我走在估衣攤傍邊。有時候。聽你們行人。調侃兒說。砸砸漿。那什麼侃兒。張君說。「譬如行對行。要買件大褂。賣不能多要錢。要了三元五角。買主的意思。是還要少給錢。他不說再少給幾角。合賣主調侃兒說。砸砸漿吧。如能賣主說。砸漿可不成。即是少了不賣。如若賣主說。砸砸漿還成。即是再少給個幾角錢還成哪。買主又可以便宜些錢。我問張君。「都說你們估衣行。所賣的貨物。應賣多少錢。衣裳上有暗碼兒。碼上多寫錢數。教買主看不明白。好向買主提高賣價。有些人說。那碼是虛五對折二八扣。是不是哪」。張君說。「我們估衣行的暗碼不是那樣。你想虛五對折二八扣。那是太麻煩了嗎。譬如。一百元吧。虛五就剩五十元。對折又去二十五元。還剩二十五元。去八扣哪。又去五元。還剩二十元。若是值二十元的東西。一百元的碼子。那不是離着太遠啦。我們的暗碼。是不教買主懂得。亦不能像那們麻煩哪」。我問張君。「究竟貴行的碼子。是怎們折扣哪」。張君說。「我們估衣行的碼子。是有。大一。小下一。三三碼。共有這三樣碼子」。我問張君。「什麼叫大下一哪」。張君說。「譬如。衣服上寫着十二元。大對折下一。是對折剩六元。再下去一元哪。應剩五元。這就是對折大下一。若是無賣五元的東西。按大下一的

碼子。寫十二元」。我問張君。「什麼叫小下一哪」。張君說。「譬如。衣服上寫十元。對折五元。還剩五元。再下去一角。是落成四元九角。凡是賣四元的東西。都號十元錢」。我問張君。「什麼叫三三碼哪」。張君說。「譬如。衣服上寫三十九元。按三折計算。應落十三元。凡是賣十三元的東西。若按三三碼子。就號三十九元」。我問張君。「貴行的碼子。使外行人看了。能夠明白不能哪」。張君說。「這寫暗碼。是我們自己人。做買賣手續上便利。易於記載錢數。外行看了。亦是不懂的。並且一家一個規矩。這家使大下一的碼子。那家就許用三三碼子。除了本櫃的人。知道本櫃使的是什麼碼子。別家的夥計亦是不明白」。我問張君。「貴行的侃兒。與江湖的侃兒。是否一樣」。張君說。「不是一樣。江湖人管小孩調侃叫。怎科子。我們估衣行叫。喜合子。江湖人管大調侃叫。海。我們叫德。「德應藏入聲。」江湖人管吃。調侃叫。上啗。我們叫。抄。江湖人的錢數。一叫柳。二叫月。三叫注。四叫載。五叫中。六叫申。七叫行。八叫掌。九叫愛。十叫句。我們估衣行是。一叫搖。二叫柳。三叫搜。四叫燥。五叫外。六叫擗。七叫擺。八叫奔。九叫巧。十叫杓。江湖人管一元錢叫。柳丁拘迷把。我們叫。搖個其。江湖人管五元五角。叫。中丁拘迷中。我們叫。分外庫。江湖人管好叫。撮嘴。我們叫。賀。江湖人管喝茶叫。嗜牙淋。我們叫。悍遲。江湖的侃兒。與我們估衣行。是不一樣的」。我問張君。「外行人若是懂的你們侃兒。能有好處沒有哪」。張君說。「有好處。如若外行人。懂得估衣行的侃兒。買東西時候。合我們行人。只要一調侃兒。就知道買主是本行人。不能要大謊。買東西多少亦有點便宜」。我問

張君。」「貴行的貨物來源。是由什麼地方買來呢」。張君說。「我們行裡的貨物。大多數都是當舖裡買來的。各家當舖有過了期限。贖不了的貨物。按着他的本利。湊成大堆兒。賣給我們。我們估衣行營業狀況如何。須由當行的買賣興衰而定。現在社會裡人人傭窮。當舖的買賣都賠錢。我們估衣行亦是一樣的受影響啊」。我問張君。「都說你們估衣行。賣騙人的貨物。究竟有無其事哪」。張君。「我們賣中國的衣服。是不冤人的。有些個賣西服估衣的。都用舊大衣翻個兒。呢子的東西難分裡面。賣翻個貨的。只算以舊當新。還不算冤人。惟有賣拚貨的。是真冤人的」。我問。「什麼叫賣拚貨的」。張君說「用小塊的碎呢子。拚湊着做個大塊。做得了。教人瞧不出縫兒來。合好東西一樣。如若買了去。穿到幾個月。那縫兒全都露出來。若是露了縫那就不能穿了。有些個買東西人。眼力不好。買着這樣說東西。便是上當。估衣攤子上買東西。不是都上當。只要有眼力。一樣能買着便宜東西。若是成年價盡冤人。誰還照顧我們。買估衣上了當的人。買別的東西亦是一樣上當的。最好是別貪大便宜。管保幹什麼。都少吃虧。少上當的」。我老雲聽了他的話。不拘走在那裡。亦不愛便宜。到是不能上當。不能受冤。天橋東市場。也有些個桌椅舖。桌椅舖是分爲。新舊粗細。如若買硬木桌椅。得到東市場的東北。金魚池以北。那賣細活的舖子。不大冤人。買的價錢有高有低。就是不宜宜。亦不過是價錢大些。東西全是地道的。天橋東市的桌椅木器。都是舊桌椅。燙臘上色。說北平話。瞧就瞧着有一眼。亦是刀尺貨兒。買那個東西的人。都是我們那裡的老鄉。花錢不在乎多少。買到家去。擺不上幾天。用手一摸。管保弄一手顏色。他們

是成天價崩騰老鄉。閱者如不相信。只管前去調查。我老雲是。絕不糊云的。那賣碎銅爛鐵。五金電料的攤子。所有他們賣的零碎東西。亦是合估衣行的貨物一樣。有限力的人。就真買着便宜東西。沒有眼力的人。亦是一樣的上當。最近天橋的風水。搬了家啦。天橋東歌舞台。樂舞台。燕舞台。已然拆去。改爲估衣棚子。那棚子底下天天有些個。賣綢片估衣的。做買賣。他們那一帶買賣不同。都是山東萊州府的人。買賣誠實。我曾考查幾次。他們賣東西是不大賺人的。最奇怪的是這山東老哥們。賣估衣吆喝。將貨物掛起來。等主道候客。做的是實在勁。可惜就是天橋東邊沒有風水。去的人們很少。社會的經濟恐慌。都透不景氣。個個攤子不賣錢。都到扎淨着的狀況。莫不叫苦連天。噯。

天橋的雜技場

有相聲場。摔跤場。把式場。戲法場。扛子場。大鼓書場。竹板書場。評書場。戲場。河南墜子場。空竹場。賣藥場。賣糖場。高蹺場。中幡場。砸石場。雙石頭場。電影場。這些場子。都不是華麗壯觀。有屋子的場子。冬天是一塊平地。擺些桌椅。露天地兒。夏天才有席布棚帳。可稱得起是平民化。相聲場在爽心園前邊。這個場子的最早。是張壽臣劉德志尹麻子郭起茹于俊波幾個人。自從滑稽大王萬人迷。死在了奉天之後。說相聲的第一路人材缺乏。張壽臣夠頭路角色。經天津雜耍館邀了去。充各館子的台柱。張到津埠。大紅特紅。頗受各界人士歡迎。不惟不能返平。亦不能再擇明地了。張去後該場。只有劉德志于俊波。每日上地。劉德志與焦德海爲正副手。每天夜內。在青雲閣玉壺春上館子。有時還往各公館做

堂會。廣播電台給各商家作營業的廣告宣傳員。劉德志的相聲。亦是不到天橋了。即或有到天橋的時候。亦是恰巧筍子扣鍋。沒有堂會的日子。恐亦不能常見。天天進在那場子獻藝的。還是尹麻子。于俊波。郭起茹等靠長兒。在民國十年至十六年之間。他們這相聲場。每逢到了「柁門子」的時候。總有邊年子。（江湖人管說完一段相聲。要錢了。調侃兒叫。柁門。要錢時候。場子外邊站立的人不走。還等着再聽下同。調侃兒叫。邊年子不動。）那幾年社會裡還不像如今這們窮。聽相聲的人們。雖不像如今這們窮。他們。雖然不進場子裏坐着聽。站着聽亦是照樣兒「掉柁」。（給他們往場內扔錢。調侃兒。掉柁。又叫拋柁）。每逢他們說完了一段相聲。先由聽主往場內扔錢。他們說。那是。「頭道柁」。然後將錢都拾起來。數數是多少錢。再湊個整數兒。還要錢。他們說。叫「二道柁」。如若再向圍着場子立着的人要錢。叫做。「托邊柁」。再不能要錢了。才從新另說相聲。抓嘴逗嘴。哄人大笑。他們要錢的情形。就是這樣。在近兩年。大不如從前。每逢說相聲的時候。凳上坐着的人。坐着聽。圍着場站着的人。立着聽。及至說完要錢哪。立着的人。唵喇一散。各奔東西。坐着的人。往場內扔完了錢就走絕不接着再聽下同。他們錢亦要完了。人亦都走沒了。說他們的行話。管這種情形調侃說。起棚兒。「每逢到了柁門子。就起棚兒。這個年月怎們好啊」。早年一天他們這場玩藝。若掙六七元錢。每人能分一元多至兩元。現在他們這場玩藝。才掙兩三元錢。一個人才分幾角錢。時常不夠塊兒。別看他們。買賣不如從前。還算是天橋兒。最掙錢的玩藝場哪。別處亦常有相聲場子。說相聲的人亦不齊全。玩藝亦少。活潑兒亦罕。

，掙錢亦是有限。都是上個三天五天就散。從未見別處能有立長了的相聲場子。凡是好聽相聲的人。到了天橋。都奔爽心園前頭。去聽他們的相聲。這個場子。在那裡有十數年的歷史。算是個久長的玩藝場兒。在相聲場的北邊。便是摔跤場。摔跤不算生意。在早年生意場裡。亦沒有這種玩藝。秦漢時代。管這宗技術。叫。相撲。宋代叫。角力。宋岳飛。善拳棒。其拜弟牛皋。欲學拳脚。因其蠢笨。難學擊技。岳飛將拳術中。刁拿鎖扣。速小綿軟巧。鈎掛運環。挨碰擠靠。閃展騰挪。分筋斷骨。點穴離位。貓竄狗閃。冤流鷹翻等招術。傳於牛皋。各種動作。各種性質。卽今之摔跤也。到了清朝時代。始稱。躑躅。設有善撲營。左翼在東城大佛寺。右翼在西城當街廟。稱爲官踭場。相傳官踭場打死人勿用償命。私踭場不能如是。善撲營中撲庫。場希密。皆八旗子弟。場希密亦不易當。必須在私踭場用工。數年苦工。在私踭場摔成了頭路啦。才能由各旗保送。往善撲營試藝挑缺。挑上缺才算當上場希密。凡場希密壓入前五軍。叫。候等兒。等出了挑庫出缺時。再由堂官監視。試藝挑缺。挑中者爲二等撲庫。再陞始爲頭二等。其升等挑缺時。弊幕層層。摔的好。不如沒有門路。金錢運動。有官有私有弊。昔時官場的黑幕。俱是如此。豈止善撲營呢。善撲營。亦不昝都練摔跤。有練跳駝的工夫。名曰。編產。有拉硬弓的。三大技藝。摔跤的工夫。講究。欺拿象橫。通天貫日。踢抽盤肘臥。軸轍閃撐空。躡拱排滑套。把拿裡倒勾。二十八種秘訣。將這些法子都得練成了。才能使絆絆人。俱我所知道的絆子。有。枕頭手花。手別子。拱別子。切別子。大得合落。小得合落。掛踢。穿橋靠。穿膜摸。手脚別子。挑勾子。圈腿。莊頂。裡手人。三倒

腰。夾頭手花。繡棉子。坡脚。裡手鉤。外手鉤。提髯。倒別子。反把。正把。反別子。溫別子。嵩別子。繡脚。挑莊。飛梯子。裡手摟。外手摟。架樑脚。最厲害爲。三倒腰。得台落。在早年的跨場。若有使這樣的。都是兩個人。捧出仇來。拚了命啦。才能使那兩個厲害招。平常日子。不易見之。凡是弄鼓的人。有賂膊上工夫的。有練腰上工夫的。有練腿上工夫。有練脚上工夫的。練這幾處的工夫。天天得用傢伙。早晚練習。所練的傢伙。大棒子。小棒子。大推子。小推子。繡麻子。鎖練子。地撐兒。滑車兒。棗木椿兒。善撲營的長官。有。都統。副都統。左右翼印務等職。這些官都由親王郡王貝子貝勒兼領。每年最重要勤務。爲正月初九日演禮。名曰。執差。或曰。拿等。較勝者可以陞賞。正月十九日皇上在紫光閣御覽觀藝。是日爲。善撲營撲庫。與蒙古人。在毡子上摔跤。臘月二十三日祭灶王。皇上在御苑摔跤。俗稱。灶王隊。善撲營撲庫的最有名的。大祥子。身體魁梧。人樣子亦威武。臂力過人。個大的龐他。個小的有。搬腿祿兒。瘦小之軀。每逢取勝。皆以搬腿勝之。牠有這種拿手。人稱爲。搬腿祿兒。其餘的黑虎二爺等。至清末時宛八爺。摔跤人比試時。所穿衣服。注重上身衣服。不注重下身。上身之衣係數層布所製。名曰。搭鏈。下身褲子不論好歹。所穿的靴子。前面的臉兒凸出來。名叫螳螂肚兒。清室設此機會。用其技藝。威鎮內外。至今時代變遷。善撲營之人。十存一二。亦都老邁蒼蒼了。自人民國以來。摔跤這種技術。幾乎失傳。幸有一班人。在各雜技場撐地。雖是掉在地下掙錢。還不算江湖玩藝。有人譏謂彼輩爲。捧活鼓的。太不原諒人了。如能真捧實鼓。摔壞了就不用幹啦。凡是撐地摔

設的人。都是好習這種工夫。經濟壓迫。子弟下海。我老雲常說。擲錢的玩藝。在生意場內。算是最實在玩藝。不過他們爲了掙錢。亦都合江湖人學的。每逢上地先鬧年子。這幾回墊場子。將年子鬧好啦。然後亦接着把式賣藝的一樣。全都站在場子當中。向四外說。「我們這回叫×××和×××擲一設。擲完了合衆位要幾個錢。有走的沒有」。說到這裡。往四面一看。圍着觀衆。全都不走。接着又說。「夥計你擲吧。沒有走的。這場力氣沒白練。我們四面作個搵托付托付。南邊財神爺。西邊的福神爺。北邊的貴神爺。東邊的亦是財神爺。四面都作到了揖啦。擲完了衆位帶錢。給我們往場內扔幾個。幾個大小夥子。擲衆位擲飯錢。沒帶着的白瞧白看。如若要走可早走。別等我們弄完了。要扔錢的時候。你再走。這可是我們小哥幾個。煮熟了一鍋飯。給我們往鍋裡扔沙子。我們憑力氣掙錢。亦沒有刮鋼纏脖子。話是交待完了。四面再作個揖。說拜就拜。插手就練。他們練了這套江湖口。亦是無法。擲錢養家。如今我國各省運動會。全國運動會。世界運動會。都有擲錢的人參加。擲錢的這種工夫。是我國國粹的一種武術。至今沒有失傳。亦是擲錢擲地的人們。能夠保存國粹的一種功勞。使各界人士知道還有這類武術。實是他們的好處。如若沒有他們這些人。幹這行兒。不用說保存這種技能。提倡這種武術。亦恐無人道及了。擲錢的人物。在天橋久站的。沈友三，寶三。李永福。魏老。張狗子饅子。十數人而已。沈三在紅樓開設成藥舖。改賣大力丸。較比擲錢。收入豐富多了。他的設是不常擲啦。天橋的擲錢場。估長久了的。就是寶三設場。他的四五個夥伴。團體性很堅固。這些年亦沒散夥兒。擲的火爐。是他與魏老李永福等

。裡子都硬。才受人歡迎。寶三的品行端正。並無嗜好。保養身體。能務本分。值得我老實佩服。並且他比別人多齣戲。還要中旛。每逢年節的時候。就不擇路。耍幾天中旛。他那種玩藝。在天橋可稱。蝸子屎。獨一份兒。張狗子的跨場。在公平市場。萬盛軒東邊。他們這班人。頗爲不弱。不過比寶三那夥夥伴。稍爲遜色。故此我老雲還說。寶三的跨場。在天橋算是第一。張狗子身大力大。膽小公正。亦是守本分不妄爲的。無有劣行。值得人佩服。

天橋內把式場

天橋是個五方雜處之地。藏龍臥虎之所。那裡的人物。最爲繁雜。什麼樣的都有。掛子行的人。是。好歹賢愚都有。在早年有花槍劉。帶着兩個姑娘。在天橋賣藝。說。江湖的行話。他們父女是。活穴大轉。很有個萬兒。如今可不知道他父女。都那裡去了。在天橋久佔的把式場。是彈弓子張。他叫玉山。在前清當過官差。後入江湖。據江湖人傳語。他雖是做掛子行買賣。可是。柳枝的門戶。與柳枝大將袁桂林是師兄弟。他在中年的時候。身體靈。精神很大。口齒伶俐。長於言談。不止對會打彈弓子。會武藝。拳腳好。他得過正骨科的真傳。凡是閃腰岔氣。錯了骨縫。經他手一捏就好。管保手到病除。江湖人都是。他有幾把尖托。(管會接骨的妙法。調侃叫。托門。瞎捏不見效。叫。裡擺托。管手到病除。叫。有幾把尖托。)他在天橋年代最久。我老雲每逢到他那場子。必站住了把合把合。他的場內。立杆竹竿。上邊懸着個小繩。能手持彈弓。扣上彈兒。橫打豎打正打反打。蹲着打。臥着打。仰面朝天躺着打。打出去的彈兒。都能打在小銅繩上。在早年他做的時候。每逢上托闖竿子引

人。都是。用彈兒打小銅鑊。逛天橋的人們。聽見了小銅鑊兒。嚦嚦的響。先調瓢兒。招路把合。後過去觀瞧。他瞧着場子人。圍嚴啦。就練好工夫。往案子上。放把茶壺。嘴上放個銅錢。在上放個泥彈。用彈弓子打出去的彈兒。講究能打落茶壺嘴上的彈兒。銅錢不掉。茶壺嘴不傷。每逢要歸買賣錢啦。他就向觀衆說。「我今天練回彈打彈。什麼叫。彈打彈哪。衆位瞧着。我用弓兒。往天空上打出個彈兒。那彈往起去。我不等他落下來。跟着再用弓兒。打出個彈去。後打出去的彈兒。追上先出去的彈兒。兩個彈碰在一處。拍的一聲。能教後出的彈。將先出的彈打碎了。我要打好啦。值好大家給我喊個好兒。說練就練。竟練這手不算工夫。我還練……」。他說到這裡。可不練彈打彈。教圍着的人們聽着。都不走。竟等着瞧他練彈打彈。他用這個方法。將人吸住了不走。做他掙錢的買賣。等着將錢掙到手啦。然後再練彈打彈。我老雲還瞧過幾次。他那彈打彈的工夫。還是真準。百發百中。久逛天橋的人們。雖然知道他用這彈打彈吸住了人。使拴馬椿兒。因爲這類工夫頗有可觀。都傾心願意的不走。等很大的工夫。瞧他的彈打彈兒。他早晚準打。向不謊人。故此能夠吸的住人。有些個練武藝的人。常向觀衆誇能。他要練什麼特別的工夫。招惹的觀衆不走。將腿亦站酸了。錢他亦掙足了。所說的工夫沒練。那種情形。江湖人調侃叫。扣脛。可是他們天天扣脛。教久逛的人們。都明白了。再扣脛兒不成啦。失去了信用。每到要錢的時候。觀衆就嚦喇一激兒。受了會子累。亦掙不了錢。豈不是冤人自冤呢。我對於張玉山的彈打彈。臨完了打一回。教人看看。不是竟說不練。那才是地道的。拴馬椿兒。我的這話對不對。老合們閉目

自思。自然明白。張玉山生有二子。大的叫張寶慶。二的叫張寶忠。哥兩個從小練的把式。在民初的那幾年。他父子上地撈錢子。兩個人打對子。單刀破花槍。花槍破三節棍。空手奪刀。工夫爛熟。打的火熾。那場玩藝。亦不少下錢。最美是他哥兩個。練的大刀。爲最高。聽說那種大刀。是東城某有名武術家所傳。若練大刀。比練別的玩藝。格多掙錢。他們爺三個的柞門子很硬。是檔子地道玩藝。自從民國十年後。張玉山一個人在天橋作買賣。張寶忠弟兄就開了外穴。往各處跑腿。到了張家口。他們響了萬（卽是有了名望）活穴大轉。（買賣茂盛。）至今張寶忠的哥哥。還在張家口安坐了哪。（管開藥舖。說行話叫。安坐子。）他的媳婦學唱竹板書關順鵬的胞姐。夫妻和美。治家有道。在口上生活很是不錯。我前年雲到張家口。還瞧見那買賣十分興旺哪。張寶忠在民國十五年後。才由張回平。他在早年是掛子行。如今是器門賣大力丸。他的場子。在公平市場丹桂茶園後邊。每天他在場內。打拳練鞭。彈弓。摔跤。足練一氣。靠着他場兒南邊就是他的藥舖。字號是金鑑堂。彈弓爲記。據天橋的人們所說。他們賣的那藥。能有回頭點兒。（卽是買過東西。再來買。）實在不易。張寶忠練的不是腕掛子（假把式調兒叫。腕掛子。）他還是比人多樣本領。會摔跤。還拜的不弱。從前他有些傲氣。近幾年來。有了閱歷。謙恭和藹。侍父能盡孝道。江湖人能夠如此。實是不多呀。孟鸞永。是掛子行的人物。久在天橋撈地。他把式場。從前在天橋公平市場。自從前年。遷到紅樓南邊。他是河北省武邑縣的人。六十多歲。身體強壯。性情直爽。人稱爲。孟傻子。他圓年的法子。用大白在地上畫個人頭。有耳目口鼻。在這耳目口鼻上。各

一個大校。他往場內一站。手裡拿着甩頭一子。(丈多長的繩兒。一頭繫個鏢。武術家管這宗東西。叫甩頭一子。扯開了嗓子。喊鏢趨子。『合……吾……』逛天橋的人們。圍上了他說。我是鏢行的人。在前清時候。保過鏢如今有了火車輪船郵政局。我們的鏢行的買賣沒了。鏢行的人。不是立塲子教徒弟。便是給有錢的富戶看家護院。我是拉塲子賣鏢。我拿的這個東西叫。甩頭一子。康熙年間。浙江紹興府。有個保鏢的。叫黃三太。人稱叫金鏢黃。他是神鏢勝英的徒弟。因為湊銀子。要給清官彭大人。運動三河的縣官。指鏢借銀。鐵羅漢竇二墩。不借金銀。反到與他結了冤仇。在山東德州李家店。定下約會。兩個人比武。黃三太用三支金鏢。甩頭一子。贏了竇二墩。三支金鏢壓綠林甩頭一子定乾坤。一口單刀縱橫天下。今天我孟傻子練這甩頭一子。這個東西不用的時候。往上一纏。用的時候一抖就開。遠打一丈多。近打二三尺。用足登着繩兒打。叫。獅子滾绣球。在腿底下轉着打。叫。張飛騙馬。在胳膊肘上盤着打。叫。盤肘。在脖子繞着打。叫。纏頭裹腦。他上邊就着底下練着。一招一式。練的頗有可觀。他練着向觀衆說。我今天用甩頭一子。要打地上畫着人頭。說打左眼。不能打右眼。說打右眼。不能打左眼。我打一回叫衆位瞧瞧。他說到這裡。可不練。把人吸住了。亦是用拴馬樁子。說到要打人頭啦。他說到這裡可就岔下去了。他說。你使的這甩頭一子。是什麼人遺流的。這個東西是漢朝才有的。想當初王莽篡位之時。有奸臣羽黨蘇獻。奉王莽之命。追拿劉秀。追到滄關外頭。劉秀與他動手。未走三合。蘇獻將大刀一擺。劉秀的刀就撒了手啦。沒有軍刃不能動手。撥馬逃走。蘇獻在後苦苦的追趕。急的劉秀

。都叫他金麻子。二爺叫金萬順。現在東安市場撿地。金麻子是久佔天橋。他是彩立子。(變戲法不練武術。說行話叫。彩立子)亦不翻筋斗。亦不拿大頂。不練三把刀。不練大纜鉸。崑講變戲法。所變的玩藝。空壺取酒。玻璃變雞蛋。杯中生蓮。紙變蛤蟆。破扇還原。仙人摘豆。三仙歸洞等等的小戲法。亦不過變這些個東西。墊墊場子。引引人。圓年子而已。掙錢的戲法。是先使「揪子」。(管變大海碗。碗內有金魚的戲法。調侃兒叫。揪子。)(「照子」。(管變羅圈當當的戲法。調侃兒叫。照子。)(每逢要錢費勁的時候。用「抿青子。逼杵兒」。(管吞寶劍調侃叫。抿青子。沒結沒完的要錢。調侃叫。逼杵兒。)(劍。丹。豆。環。不算戲法。那算是真工夫。仙人摘豆。非童子工不能學。月下傳丹。變大琉璃球兒。沒個一年半年的工夫。亦變不好。吞寶劍受幾個月之苦處。才能學好。九連環比這三樣還難練。除了吞寶劍能掙錢。逼的下杵來。其餘的三樣。費那大的勁。只能圓年子使用。要錢是沒人給的。每逢夏天他們圓年子不使戲法。用「土條子」。就能吸的住人。(管長虫調侃叫。土條子。)(變戲法的。都是大人掌買賣。(變戲法掙錢。全靠大人。不能靠小孩。調侃叫。大人掌買賣。)(有小孩變戲法。不過是。「多抖漏包袱」。管當場抓眼逗笑。調侃叫。抖漏包袱。)(有是自己的孩子。有是收的徒弟。可是他們離開了小孩掙錢費勁。差不多都有個小孩。變戲法的掙錢能力如何。得看他們包袱多少。別看看天天變這樣兒。你看膩了。還有才看的人哪。他們常說。「你們衆位當舊玩藝看。我們當新鮮的變。金麻子生有二子。亦是變戲法。他收的徒弟很多。有郭進才等十數個。金家的戲法。是彩門中戶最盛的。雖然是土

地玩藝，發財不易。養家糊口。是館成的。我老雲說。「他們這種生意。是平民化的。狗法程家。原籍是吳橋人。在北平落戶。久居朝陽門外。他們老哥們是五個人。小哥們是十幾個人。都以變戲法兒爲生。他們久佔的不是天橋。就是東安市場。在我老雲讀書的時候。程福先就在東安市場東院耍狗熊。凡是逛市場的人們。不叫他們戲法程。叫他們狗熊程。至到如今提起狗熊程來。幾乎無人不知了。自從東安市場的東院。連三併四的蓋房。將雜場兒都擠沒啦。他程家的玩才遷於天橋兒。他們每天上地。是打鑼敲鼓。踢腿窩腰。圓年子。圓上年子。就練三把飛刀。耍大鏢鏢。最驚人的玩藝。是扮木球。那木球兒比鴨蛋還大。從扔的時候。腦袋上帶個皮兜兒。能將球扔個十來丈高。不用手接。用腦袋去接。那球兒不偏不歪。正落在皮兜之內。這還不算樣。他能將皮兜轉在腦後。木球亦扔幾丈高。不用眼瞧着。低着頭看地。那木球能落在兜內。買發百中。從沒掉在地下過。我老雲是欽佩這一手兒。他們粹鏡的玩藝。是用個五六歲的小孩。在地上給他放三個小茶碗。口兒沖下。上邊又放三個木球兒。用個四條腿的長板凳。往木球上一放。只有兩條腿兒在球上。一條腿兒閃着。教小孩往凳子上一站。再往上放個茶碗。碗內滿滿的涼水。都安放好了。教小孩彎腰。用嘴夠在地上。將茶碗咬住。伸開了兩支手。在手上放兩個茶杯。亦是滿滿的涼水。憑小孩直腰的工夫。三碗水不洒。合看玩藝的這粹兒。實在不易。他們所變的戲法。到視爲二。練種種武功。視爲第一。他們這行不叫。「彩立子」說行話叫。「千子」。狗熊程到了天橋。竟練武功。不要狗熊了。我問過他們。爲什麼這幾年。不要狗熊。他們說。買個狗熊得幾十大洋。教會他練

玩藝。沒幾個月工夫。不能用他掙錢。這得花錢喂。處處小心。稍一大意。就能土嘍。(管死了調侃叫。土嘍。)糟踐一個牲口好幾十元。這個年頭。買賣平常。弄不起來。狗熊程。是因爲耍狗熊得的這個名兒。雖不要狗熊。人們還是叫他們狗熊程。程家父子都是安分守己。養家漢兒。我說。逛市場的人們。給他們往場內掙錢。不是。「拋空杆兒」。(管花窠錢。調侃叫。拋空杆兒。)在公平市場。萬盛軒的前邊。有個戲法場子。所變的戲法。沒有仙人摘豆。三仙洞。盆中生蓮。破扇還原等等的玩藝。大活沒有籬圍當當。小活沒有茶杯中的戲法。劍丹豆環的工夫。更沒有啦。場內用幾根竹根。支個三面架子。用布棚擋上三面。棚內放支箱子。弄來個小孩裝在箱裡。掀開小孩就沒。蓋上孩子就有啦。這個箱法叫。大變活人。是掙錢的玩藝。他圓年子的玩藝。在天橋說。與衆不同。在地上埋個幾個小罈子。罈內裝布人。他管罈內裝的布人或叫歪毛。或叫。淘氣。叫歪毛兒。歪毛就在罈內連躡帶跳。他叫淘氣。淘氣就在罈內連躡帶跳。看的人們都很納悶。不知他使的什麼方法。能夠教小布人。在罈子裡自動。許多的人。猜不透他的。變這戲法的人。有三十多歲。細條身材。瘦瘦的面龐。此人姓紀。他從前是做腥棚的。近幾年來。社會裡人士。知識開化了。弄腥棚是不成啦。三條腿的大姑娘。六條腿的牛。誰都知道是假的。要錢沒有人看。這種生意。漸漸的消滅了。可是他頗有靈機。弄這戲法。佔個場子。亦能養家糊口。其餘的吃腥棚的人哪。受了淘汰。都不知那裡去了。有一次天橋的朋友請我吃晚飯。正在冬天。吃完了晚飯天光黑啦。我從朋友家中出來。聽見有人吵吵嚷嚷。鬧的挺兇。我老雲順聲音尋了去。見十數個

小孩子。圍着姓紀的。彼此笑罵。我還覺着他那大的人。合一羣孩子罵什麼。我聽了才明白是因爲什麼。原來他在那場內。掘了一道幾十丈長的深溝。溝內埋着竹筒子。筒內有繩兒。繩頭兒有鈎子。那鈎子勾住潭底的鐵絲細簧。竹筒子通在一個戲園子裡。在戲園子裡坐個人。如若他變戲法的時候。那人用手扯那兩根繩。一根通着小歪毛。一根通着小淘氣。他在場子叫歪毛動顫動顫。戲園子的人。就將歪毛的繩子。繩子一動。鐵絲細簧就顫。布人綁簧起來。看的人們就是小布人跳跳蹦蹦。像小人鑽罈子一樣。天橋的小孩子。真是淘氣。聚了十幾個。都到他場子。每人撒一泡尿。往那地澆。灌在地裡。將繩子竹筒子。全都凍上。到了白日。他上場子變戲法呀。就不用變了。他因爲小孩子淘氣。將他的「彩門子」給毀了。（戲法鬧鬼的機關。調侃叫。彩門子。）害的他夜內不敢睡覺。無論天氣多冷。他得看着他的彩門子。怪不得那些孩子爭吵。弄個門子。得費一夜工夫。要是給他毀了。焉能不急。他也不算藝中人。能有攪弄活的材幹人。可惜這個時代不景氣。僅能糊口。衣食不缺罷了。我老雲無意之中。得着地的彩門子。寫在叢談之中。免得人們瞧歪毛。淘氣。心中發悶。

天橋的。大鼓書場

唱大鼓的這行兒。江湖人調侃叫。「柳海蘿」的。他們這行所唱的有。奉天調。樂亭調。西河調。梅花調。梨花調。奉子調兒的大鼓。別處不論。天橋是沒見過的。即或有了。亦是沒人聽。樂亭調的大鼓在北平這個地方。是不興的。只有每天夜間。在烟花柳巷。串下處的唱大鼓的。唱大鼓的。唱這樂亭調兒。梅花調兒的大鼓。是最難學的。天橋兒簡直的就沒

有這玩藝。唱這調兒的男角以金萬昌最佳。坤角以郭小霞最好。他們向來是上落子館兒。露天地是見不着。在民國十年以前。香廠開辦新世界。山東的坤角謝大王。唱梨花調大鼓。頗受平市顧曲的人們歡迎。近幾年來。梨花調的大鼓。天橋兒來了有許多的坤角。李雪芳。段大桂。于寶林。劉大貴等。在各場內演唱。亦是曇花一獻。不能持久。在天橋久佔的大鼓。還是以唱西河調的。能夠久佔。在清末民初的時候。史振麟唱的最叫坐兒。(史係大鼓名角白雲鵬之師。)史故去之後。以田玉福稱爲第一。他所唱的書。有。楊家將。呼家將。春秋戰國。反唐傳。跨海征東。馬潛龍走國。那些書都是萬子活兒。江湖人常說。上明地的海轟兒。非得說整本大套的萬子活。才能唱的久長。田玉福在天橋。唱大鼓書。使長長的萬活。可稱爲第一。他亦是鼓界名人史振麟門徒。他很紅了二十多年。如今年歲大了。氣力小。不能整天的唱了。其聲望漸漸退化。收入亦是日日見少了。爽性離開了天橋。開了外穴。往各碼頭去跑腿了。藝人的藝術。不養小。不養老。亦甚可歎也。在天橋能夠久佔的。西河調大鼓。是。王雲起父子。王係河北定興縣城西陶小村人。昆仲二人。其兄王雲峰。亦是。柳海轟的。曾到過天橋。因爲人們不大歡迎。他不在北平。常在保定獻藝。其藝術亦不如王雲起。故不能在天橋兒立足。王雲起所唱的大鼓書。只有。楊家將。呼家將。按說活兒不寬。萬子不長。他爲什麼能在天橋久佔哪。我老雲調查過他能久佔的情形。他的藝術毫無特長。只有能迎合天橋兒。好聽大鼓書的坐兒心理。能夠天天滿坐。王雲起的書。是沒有知識份子聽的。凡是有知識的人。都愛聽他的大鼓書。他唱的書詞。亦是俗不可耐。一張嘴兒就是。

「大衆的佛台。穩坐壓言。貴耳留神聽。前一回說了半本呼家將。還有半本沒有說清。那裡步那裡找。那裡接着說。書中單表那一位。表的是。人前獻貴。鰲裡奪尊。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呼延慶。費了十幾句唱兒。才唱出個呼延慶來。知識階級的人聽着。是膩煩的。一般沒有知識最低級的人們。却是愛聽。據江湖人說。他唱的書詞是開門見山。有皮薄」的好處。能夠叫座兒。我老雲問過江湖人。「什麼叫。開門見山。什麼叫。皮薄。」江湖人說。「他們唱前書。書中的人物。各有不同。如若張嘴就唱班超。是沒人懂的。想班超是漢朝的名將。當初他是個讀書的人。因爲未能得志。將筆桿兒扔掉。棄文就武。投筆從戎。以十數八平西去。十數國。功馬勞苦。受封爲定遠侯。那實是中國的偉人吧。可是一樣。唱出這個人。低級的人們。沒念過書。沒讀過歷史。更不知道班超是何等的人物。我們管唱出來的書詞。聽主不懂。調侃兒叫做。皮厚。生意人做藝的地方。都是露天市場。逛露天市場的。那有闊人。那有有知識份子。即或有些個闊人。有些個知識份子。較比普通的數。比較起來。不及十分之一。故此江湖藝人。學習藝術的時候。是不學皮厚的玩藝。不學下層社會人士不懂的書曲。譬如。唱大鼓的藝人。一張嘴就唱李逵宋江。不讀書不識字的人。聽到耳內立刻就能知道。這兩個人是。水滸傳。梁山的人物。宋江坐樓還殺過閻婆惜。李逵鬧江州。還奪過張順的魚。他們江湖人。管唱出來的書詞。唱出來的書中人物。聽主立刻就懂。立刻就明白。調侃兒叫。皮薄。調侃兒叫。開門見山。如若張嘴就說。孫猴八戒。吳大郎來。無論是什麼人。都能知道。都能懂。那還叫。真正皮薄。真正開門見山。」我聽他們江湖人的。皮薄。

皮厚。開門見山的議論。才知道大鼓書的詞兒。是深入低級的社會。不能登大雅之堂。可是他們不迎合下層社會人的心理。不迎合沒知識的人們。是不掙錢的。柳海轟的藝人。第一要人樣長的好。說行話叫。人式順流。第二要。口白清處。說行話叫。碟子正。第三要。嗓音洪亮。說行話叫。夯頭正。第四要。身段表情。形容出來有喜樂悲歡的態度。要學的像。生旦淨末丑的樣子。說行話叫。發托賣像藝人。有這四種特長。才能學好了書詞。上塲子去唱玩藝。此外還得會看地勢。如若地勢不好。上的坐兒定受影響。若是地勢好。本人的技能再好。一定多上坐兒。江湖人嘗說。「生意人不得地。當時就受氣」。這話誠然不假的。唱大鼓藝人。最好要懂圓年子。將年圓好了。還得有好「駁口」。我問過江湖人。什麼叫。「駁口」。江湖人說。「他們唱大鼓的。每逢唱到要錢的時候。那末一句的詞兒。說行話叫。「駁口」。我問什麼叫。「好駁口哪」。江湖人說。「譬如。地唱的是楊家將。唱到楊七郎天齊廟打擂。打死了潘豹。楊繼業知道了。將楊七郎被綁上了。拔出寶劍要殺楊七郎。唱到拔劍就殺。當做。駁口。那聽書的人們。都怕楊繼業。真殺了楊七郎。很不放心。坐在凳上不走。往外掏錢再聽下回。能夠全塲的坐兒一個不走。那才算。好駁口。有些個唱大鼓書的。不會使駁口。他唱。楊繼業要殺楊七郎。列位若問怎麼樣。下一回綁子上了殿……要幾個銅子。再往下聽。他這駁口就壞了。聽書的人們。聽他唱出來。下回書綁子上殿。就知道楊繼業不殺他兒子。還綁着七郎往金鑾殿。見皇上哪。不用聽了。楊七郎不能死了。若是使這樣的駁口。管保一要錢。滿塲的坐兒。能走一半。像這樣。就叫。駁口不好。使用的不治。不能

掙錢。他們掙錢的能力高低。全由會使駁口。與不會使駁口而定。王雲起就是。人式好。碟子正。夯頭好。發托賣像好。會圓年。會賺地勢。會使駁口。他還能放大大的回頭。長長的段兒。饃子的豇豆多給。他能有這幾種迎合人心理的技能。才能在天橋兒久佔。據江湖中的名人說。王雲起的大鼓。不算頭路角。只算二路角。可是他在天橋能夠佔。有些個二路角兒。到了天橋。都不能持久。故此我以他能久佔天橋而論。算是天橋兒。第一個柳海轟的。至於鼓界的頭二路角色。來到天橋站不住。亦有個原因。據江湖人說。唱大鼓書的藝人。以趙玉峰。黃福才。二狗熊等為頭路角。在各省市做藝。每天能有十數元的掙項。郝英吉。馬連登。王慶和等為二路角。在各省市做藝。每天都有五六七八元的掙項。天橋這個地方。唱西河調大鼓的藝人。最有本領的。能掙三元錢亦有掙兩元的。甚至於本領不濟的。還有不得溫飽的。就是將他們的頭路角遜了來。憑天橋這個地方。要每天掙上幾錢哪。簡直的辦不到。就是二路角來了。亦掙不出七八元塊大洋來。故此頭二路角兒。都願到在天津大連濟南去做藝。誰亦不願到北平來的。他們在天津上地。一個書場。能上二百多坐。因為天津那個地方。是個碼頭。賣苦力氣的人。在社會上撞現鐘的人。下層社會無知識的人。是最多的。這些人要忙裡偷閑。聽會玩藝。是適合聽大鼓書的。江湖人調侃說。『天津的人式旺的很哪』。(江湖人管人多。調侃叫。人式很旺)故此頭二路角在三不管一帶上地。能上三二百坐。掙個十元八元的。很容易。能夠養的住頭路角。就養的住二路角。北平乃故去之都城。雖然沒有階級制度。數百年之都城。歷史年代本深。知識份子。高尚的人。是很多的。與天

津的勞動社會。大不相同。故此有些個沒知識的人。勞動的人。亦沒有天津多。唱大鼓的藝人。唱的多好。亦上不了二百坐兒。至多了上個七八十人。就算了好極了。七八十個坐兒。較比二三百坐的捧迎。自然不同。柳海轟的頭三路角。都說。北平這個地方。人式太滅」。——（江湖人管歡迎他們的人少。調侃兒說。人式太滅。）。都不願來了。年前有二路角馬連登。曾在天橋上地。他唱的是。盜馬金槍楊家將。與王雲起對抗。來了兩個多月就走啦。並不是他敵不住王雲起。誰放着有能多掙錢的地方不去。在這裡少掙啊。有些不知其中細情的人。都說。「馬連登敵不住王雲起」。那實是不明白江湖事了。王雲起有這種種的原因。能在天橋豎頭桿大旗。亦不願往別處去的。就在北平做藝。他父子克勤克儉。並無嗜好。十數年的光景。聽說很落下幾個錢。在他們定興縣。治了些地。就是不說書。歸家種地。亦能維持生活。都說。「藝人不富」。我是不信的。梨園行的名角。有幾十萬財產的。北平很有幾位。那不是藝人嗎。

天橋數來寶的場子

數來寶的這種人。不能算江湖藝人。他們是。窮家的乞丐。在早年他們都是串百家。沿戶乞討。向來沒有到市場。上地挖場子的。江湖人調侃兒。管他們叫。「逼柳（應讀成溜音）琴」的。（見人要一文錢。與要一大枚。調侃兒叫。逼柳琴）又叫。化鍋的。有幾個老江湖人。常合老雲我聊大天。說。「如今這個年月。簡直的是江湖亂道。化鍋。逼柳琴的。亦都上了地啦」。據他們這話考証。數來寶的在早年是不能上地的。在天橋久站數來寶的。是

。小海。約在三十多歲。他向來沒有準場子。因為他們掙的錢少。擺地的人。有場子都不願意租賃他們。那塊場子閉着。他就上那塊場子。他每逢上地的時候。是拿着兩塊牛骨頭。牛骨頭上有銅鈴鐺。敲打起來是。瓜的瓜。他們這行人。所唱的玩藝。都是淺而易懂的詞兒。可是全按着十三道大轍編出來的。每到唱時還能帶點滑稽詞兒。能招的人們聽着笑了。小海他一張嘴就唱。「天怕無時地怕荒。賣沙鍋的就怕狗打架。害眼的就怕瞧太陽。羅鍋子就怕仰着面來睡。洋車怕走泥塘。賣豆汗的就怕杵鍋底。長禿怕癢癢。開店的就怕沒有客。鑿姐就怕長瘡」。這些個詞兒。粗俗下賤。上等的人。有知識的人。絕不愛聽。偏有些販夫走卒沒知識的人。最愛聽他們這種玩藝。別的數來賣的。都是兩三個。湊成一檔子。逗起眼來。才有人圍着聽。惟小海。曹麻子。兩個人。是常能一個唱。有人圍着聽。他兩個人會的玩藝。較比別人。亦多的很。故此能比別人多掙錢。小海是久佔天橋。至遠到隆福寺。護國寺。土地廟。趕個廟會。從不出北平的。曹麻子是常走外穴。北平要不掙錢。就往各村鎮。去趕集場廟會的。天橋雖然還有些個數來賣的。但是藝術不強。比不上小海曹麻子。亦沒人注意。我老雲云別的。不願云他們的。

天橋的鑿子場子

天橋的玩藝。亦是時常的變遷。前幾年來。唱河南鑿子的。又盛行一時了。我老雲在河南的時候。唱鑿子人們。深討過他們源流。其那時有這宗玩藝。走闖江湖的藝人。差不多的都知道掙錢吃飯。那管這些個。我問了許多的人。一無所得。年前在津埠。遇一藝人×××

係唱腔子的老手。我向他們作最末次的探討。如彼不知。我老雲就打倒車。再不向他們探討了。不料這位唱腔子的。源源本本。侃侃而談。說的很有趣味。可是其中亦有些個荒誕無憑的語語。我將他所說的一古腦子寫出來。供獻於閱者。至於說的對與不對。敝人不敢下斷語。好在是他說的。寫出來是我替他嚥舌。人云亦云罷了。以下係唱腔子老人所說。我們唱腔子的。是先高後低。高的時候。是。道情歌兒。低的時候是。串百家門兒。逗柳琴兒。我們這宗玩藝。都說是在唐朝有的。當初唐明皇在位之時。在山西省晉汾之間。有個修行的老人。年歲高邁。面似三冬雪。鬚髮九秋霜。神清氣爽。仙風道骨。嘗在恒山一帶。敲打魚鼓籥板。唱道歌勸化世人。他能數日不食。精神不衰。人多奇之。有人問他姓名。自稱姓張名果。生在堯舜時代。鄉人無不尊敬。稱他。張果老。相州刺史韋濟。聞張果老之名。探驗屬實。欲討好於玄宗皇帝。上表奏聞。那唐明皇乃風流皇帝。內信李林甫。外倚安祿山。寵愛楊貴妃。因色身虧。精神衰弱。欲學長生術。益壽延年。恰見韋濟奏聞。恒山有張果老。立命通事舍人。裴晤。往恒山去召張果老人。裴晤奉旨前往。至恒山尋着果老。並無敬意。迫其入都。果老行至途中。忽然倒地身死。裴晤疑其有詐。在屍傍守候數日。屍身僵臥。實是無詐。裴晤命人葬埋。果老忽然站起。談笑自若。不飢不渴。裴晤驚訝不已。覺其非凡。不敢強迫。命人入都。奏聞玄宗。唐明皇又遣中書舍人徐疇。賚奉醴書。優禮往迎。果老始隨入都。唐明皇賜乘肩輿。請入宮中。問出神仙術。果老只說。息心養氣。便可長生。唐明皇留他居於集賢院。數日不準人等進地酒食。老果累自辟穀。毫無倦態。玄宗奇之。命人賜以美酒。酣醉之

後。長睡數日不醒。弄的唐明皇。不知他是仙哪。是鬼呀。莫明其妙。時有術士邢和璞師夜光二人。邢能算生死。師能查看鬼神。素爲玄宗所信。將他二人召至宮中。命算果老生死。查他是鬼是神。邢和璞占算半日。竟不能算出果老。生在何年。死在何日。師夜光查看兩晝夜。不敢斷他是鬼是神。唐明皇密語高力士。說。飲薑酒無苦。方爲奇士。乃召果老。命其飲薑酒。果老飲之三大杯。忽然倒地。仰面朝天。張開大嘴。帝與高力士。見其口中。齒皆齟齬。果老伸手拔齒收入囊中。眨眼間齒竟重生。君臣歎服。仍命果老宿於集賢院。時有唐睿宗之女崇昌公主。在玉真觀爲尼。明皇欲將公主嫁與果老。命密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寺少卿蕭莘。往集賢院商於果老。果老說「取女婦得公主。平地升公府。人以可喜。我以可畏」。言罷大笑不止。向蕭王二人道。「皇上以果爲仙。果實非仙若視果爲塵俗人。亦可不必。果從此辭將歸山了」。二人回奏。玄宗尙欲挽留。果老再懇求歸山。玄宗乃命人畫其圖形。縣挂集賢院。授爲。銀青光祿大夫。賜號。通玄先生。賜帛三百匹。命人護送歸於恒山蒲吾縣。張果老歸山之後。仍在山中。敲打漁鼓簡板。唱道歌。勸化世人。人多仿學。漁鼓簡板之歌。流在民間。漁家都敲鼓擊板。學唱道歌。由山西流傳至河南。傳至宋元時代。道人化緣。乞丐討飯。俱用漁鼓簡板。沿戶唱歌。化緣討要。至清末時。道情歌曲。竟歸了窮家門。是由高而低也。自從民國。時代變遷。打破專制思想。階級平等。男女社交公開。藝人準其男女合演。有許多的婦女演唱河南墜子。並將漁鼓撤掉。改換大鼓一面。左手執桴。右手持簡板。唱起活來。所唱亦非道情。穢詞污語。引人人邪。雖然有碍民俗。聽主却多歡迎。

唱山東大鼓坤角。見大鼓衰落。墜子活穴。紛紛的改唱墜子。近來平津滬寧。各雜耍館中。都得約搖墜子。才算齊全。喬清秀馳名平津津濟。海報上亦大書。墜子大王。有糖業大王。汽車大王。煤油大王。滑稽大王。梨園大王。電影大王。評書大王。鼓界大王。梅花大王。如今墜子大王。又應運而生。不久我老雲。亦要成爲。雲遊大王。神聊大王了。唱墜子的除喬清秀之外。董桂枝。宗玉蘭。盧永愛。亦都不弱。天橋的墜子。開荒的不是坤角。還是個男角。滿臉的麻子。一個人自拉自唱。很有滋味。社會的人士。喜見奇怪。瞧着他又拉又唱。都聽他唱會。亦聽不出什麼意思。看的樂了。扔錢就走。那時正在民國十二三年。社會裡還沒喫窮哪。做藝的人們。掙錢亦容易。當怪物瞧的唱墜子的。每天能掙兩三元。說江湖的行話。梅花盤兒。在天橋活穴大轉了（管麻臉蛋的人。調侃叫。梅花盤。管能夥掙錢。調侃叫。活穴大轉。）江湖藝人。耳朵最長。聽見那裡興旺就往那奔。憑梅花盤兒。都能掙錢。色藝兩全的坤角來了。豈不更佳。於是唱墜子的男女班兒紛紛來平。爽心園。天華園。都約了墜子。各露天塲子。亦都邀了墜子。最近我到天橋。雲遊了幾天。見天橋墜子。較比從前還多。魁華舞台後邊。有個墜子塲兒。爽心園北邊有個墜子塲兒。馬塲道北邊。有個墜子塲兒。到是水深流去慢。貨高價出頭。我聽了幾回。露天塲兒唱墜子的坤角。盤兒念作。（管長的面貌不好。調侃叫。盤兒念作。）柳的亦是念作。（管唱的不好。調侃叫。柳的念作。）無怪乎他們不能進館子。只在露天塲兒演唱。色藝兩念作掙不了大錢。館子那能約請啊。盧永愛大老黑。兩口子對唱。江湖人說行話。叫。鴛鴦橋子。盧永愛唱做俱佳。身段好看。表情細膩。大老黑。（他名叫。任

永泰。一崙會抓賤。行容態度。使人解頤。在天橋上叨地。唱大棚。那天亦能掙十元以外。到了天華園內。每逢壓軸兒。都壓不住。他們兩口兒上塲。聽玩藝的人們。就能起了掌兒。走了個乾淨。姚俊英。柳的念作。長的身材窈窕。黑漆似的大辮子。唱的時候。透着風騷浪漫。論藝不及盧永愛。在天橋受人歡迎。看起來聽玩藝的人們。還是。重藝的少。重色的多。大老黑盧永愛憤而離平。在南京唱了未久。夫妻來了齣離婚後會。如今在天津破鏡重圓。據我老雲所料。天橋兒是不來了。大老黑夫婦走後。小桃園後玉明軒掌櫃的。由天津約來一班墜子。台柱子是坤角趙金蘭。每天演唱時。亦是鴛鴦擋子。男角趙勤堂。不是趙金蘭的丈夫。係其養父。父女演唱。雖然能叫滿堂坐兒。並沒有十元八元花錢的闊主。不料演唱未久。趙金蘭就鳴了警啦。告他養父趙勤堂。強姦虐待。打了官司。過了幾堂。趙金蘭就與趙勤堂脫離父女關係。趙勤堂失掉了搖錢樹。又往別處種搖錢樹去了。趙金蘭沒有趙勤堂棒活。藝術似見退化。在平津演唱。連個怪聲叫好的。都沒有了。他又擰了潑啦。(江湖人管更名改姓調侃叫。擰了潑啦。)在天華園演唱。又貼報叫。李玉芳了。最近董桂枝。宗玉蘭姑娘來平。在玉明軒演唱。雖然姚俊英李玉芳。段大桂大鼓墜子男女兩色十數人。在天華園演唱。兩下裡打對台。燈晚亦打對台。董桂枝宗玉蘭在觀音寺垂樓寶樂軒演唱。姚俊英李玉芳在青雲閣玉壺春演唱。還是董宗姑娘的色藝雙佳。能唱能捧。江湖人曰。「藝不錯轉」。(這個轉字。是能掙錢的侃兒。藝不錯轉。就是藝術定有高超的意思。)好聽墜子快快聽罷。我老雲瞧着他們這種玩藝。有一興必有一衰。將來這種玩藝唱不長。若不相信。咱們就慢慢的瞧着。

天橋的評書場子

在清室時代。北平沒有評書茶館。說評書的都在馬路邊上。拉場子露天講演。西單牌樓。東單牌樓。東四西四。後門外。交道口。都是評書場子。自從庚子年後禁烟。北平的評書館子。才漸漸興旺。直到民國二十年前。說評書的藝人。鄒子館子。露天場兒。是見不着的。到如今評書藝人。在露天場兒。說書。真不會說的了。天橋的評書。始終亦沒興旺起來。在早年天橋說評書的。有尙××只說黃楊傳。書中的意思。是以。黃三太鏢打猛虎。楊香武盜九龍杯。爲叫坐兒的段子。據評書界的人說。那位先生是外江派。不是北平評書界支派中的人物。他的書說不了兩個月。幾天就完。說完了。從頭再說。甯有些人愛聽。但是沒有大轉。自從民國二十年。評書界的連闊如。陳榮啟。苗闊泉。在天橋擇明地。演說評書。能佔個場子。叫滿堂坐兒。才算興開了這宗玩藝。郭品莊。高闊軒。高豫祝。丁豫良等。接連不斷的上地。評書才能在天橋久佔。可是夏天最美。天棚底下聽評書。來壺釀茶。又解悶。又涼爽。却是有趣兒。過了夏天，可就差多了。連闊如說的東漢。純粹是。「道活」。不是。「墨刻」。閱者若問什麼叫做。道活。什麼叫做。墨刻。關於這兩個義意。我得向閱者述明。說評書的人。所說的書。雖有。施公案。濟公傳。彭公案。精忠傳。包公案。明英烈。隋唐。東漢。可是大有分別。就以三國志說吧。從前評書界。很有幾個人說的。可是所說的書中。人物。段子。都與各書局所售的書本中物樣。不過加上身段表情。刀槍架兒。用白話評講而已。評書界的人。管他們說的書。與書局所售的本兒一樣。叫。「使墨刻」兒。（書局裡所

售的書。都是筆墨寫出原稿。刻板印行的。故叫那些書。爲。墨刻兒。可是評書界的人。都不願意使墨刻兒。話又說回來了。他們說的書。合本兒上要是一樣。聽書的主兒。如若心急。就不用天天到書館去聽。花幾角錢。在書局裡買一部書。幾天能夠看完。又解氣又不用着急。誰能去天天聽書。去聽兩個月呀。（評書界的演員。每至一個書館。要說一部書。向例是說六十天。兩個月才能將書聽完。好聽評書的人。只要愛聽。不論那套書。亦得聽兩個月。管兩個月的書。說行侃叫。一轉兒。）評書界的演員。所說的評書。最貴重的書。叫做「道活」。據我所調查的。評書界純粹道活的書。有施公安。大宋八義。（濟公傳。永慶昇平。彭公案。包公案。原是評書界的道活秘本。已在早年有人售與書局。書局得了板權。印行售賣。已非道活。由道活（母）又變爲。墨刻化了。故不算道活。）精忠傳。隋唐傳。東漢。明英烈。盜馬金槍傳。五代殘唐。善惡圖。于公案。等等的說部。這些個道活書。都是古今名人。與評書界的老前輩「攪弄」的。（江湖人管編書。編戲。編曲。調侃叫。攪弄活兒。）先以東漢說吧。各書局所售賣的東漢。都是。東西漢。兩部書合在一處賣。西漢如何。不必論他。只說東漢。共是兩本。由王莽篡位。立孺子嬰爲帝。王莽攝政。至永平皇帝。遂雲台止。書中的穿插不嚴。段段的岔頭兒。都接不上。亦不緊湊。看着當然是無味。不能引起興趣。那墨刻的東漢。是不能看的。道活東漢是由。王莽篡位。劉秀定國。馬武大鬧武考場說起直到上天台。馬武打金磚。二十八宿歸位止。其中的節目。有劉秀趕考。箭射王莽。寶融救駕。岑彭出世。馬武大鬧武考場。會英樓題反詩。劉秀道演關。路遇姚期。凡百餘段。

與書紳的墨刻兒。不惟不同。並且穿插緊湊。枝葉搭的最嚴。毫不懈鬆。使人聽了。能夠「入扣」。(江湖人。管如習聽書的人。如若聽書。聽的入了癮。非接聯不斷。往下聽。說行話。叫。入扣。)江湖藝人常說。「唱戲的要想叫坐。得有好軸。說書的要想叫坐。得有好扣」。什麼叫。好軸哪。譬如。某戲園子。要唱一台。貼出海報兒。頭齣。大賜福。二齣。善寶莊。三齣。四杰村。四齣。硃砂痣。五齣。坐宮盜令。六齣大軸兒。是楊小樓梅蘭芳。霸王別姬。這幾齣戲。合在一處。能賣一元多錢一個坐。能共賣一千多元。上的這些個坐兒。能賣這些個錢。力量都在那齣霸王別姬哪。如若將霸王別姬取消。就剩那幾齣戲。賣三毛錢一個坐兒。真許沒人聽。那霸王別姬便算好軸兒。就能叫坐。就能掙錢。說評書的演員。要想叫坐。要想掙錢。都得有好扣兒。演書扣兒。又與戲大的軸兒不同。有小扣。有碎扣兒。有連環扣兒。有大扣兒。最大的扣兒。叫大花子。他們說評書的。每天到了書場。或是書館。等着書坐來了。到了開書的時間。張嘴說書。先用小扣。次用碎扣。再用大扣。才能吸的住坐兒。掙大錢。譬如說東漢吧。一開書先說。劉秀拜馬援爲帥。姚期不服。與馬援賭頭爭帥印。如若姚期用三千兵打破潼關。馬援將帥印。輸給姚期。如若姚期打不開潼關敗了仗。姚期將人頭輸給馬援。聽書的人。最喜愛忠臣。都替姚期耽心。怕他打不破潼關。將人頭輸了。都坐在凳上不動。要聽姚期輸不輸。這樣便算書坐入了扣。這樣就是說書的演員使小扣兒。聽書的人不動了。說書的往下說。姚期還沒到潼關。離城三十里。就被王莽的兵將打敗了。岑彭給姚期打接應。掉到陷馬坑內。岑彭被王莽兵將生擒活捉押入潼關。聽書的坐兒

。聽到這裡。又替姚期駭怕。怕回去腦袋沒了。又怕岑彭死在灌關。這樣就不走了。非聽個水落石出不可。這就叫碎扣。將書坐扣住了。這樣說就是說書的演員。用步步連環緊的法子。將坐兒吸住了。直聽到臨散書的時候。聽出兩個岑彭來。書坐兒更納悶了。怎麼會多出一個岑彭哪。真教人納悶。離了書館。回到家中。吃飯。睡覺。還是納悶。無法解決。只好明天早早的去到書場。接着再聽去。這樣便是。說評書的演員。使用大扣。使用大扣兒。爲的是吸住聽書的坐兒。明天好來再聽。聽到明天散書的時候。又聽到馬援巧使連環計。書座又納悶。不知馬援使的是。什麼計。能得灌關。明天再去接着往下聽。即是幾天的光景。才將灌關的事說完。四五天才說完灌關。灌關這段書。就是四五天的大花子。說評書的。沒有小扣。吸不住座。沒有碎扣。拉不住座。沒有大扣。不能吸住回頭再聽的座。沒有大花子。不能吸住聽五六天的座兒。看起來說書的扣兒。花子。較比戲場的大軸兒。還有吸力。這評書的道活。是。藝人藝術化說。如若藝人學會了。就能叫座。評書界的人常說。『書說險地。才能掙錢』。我問過他們。怎麼叫。『書說險地』。據他們向我解釋說。不論是袍帶書。公案書。凡是聽書的人。都是一樣的心理。喜愛者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俠義英雄。都恨奸臣佞黨。貪官污吏。土豪惡霸。緣林的採花淫賊。就以施公案說吧。施清官往蘇州上任。就有一枝蘭萬永。攔轎行刺。府衙行刺。錯殺舅老爺。這三段書教聽主兒聽着。竟替清官施大人就驚受怕。坐着不走。要聽到清官沒了危險才肯走。這樣事便算書說險地。爲着教聽書的主兒。知道施大人沒了危險。那就不聽了。評書裡的情節。段段都是這樣的。連關如在民間：

二三年。是個倣。「八岔子的金點」。(江湖人管算卦的。調侃叫。八岔子。算卦的總稱曰。金點。)自從民國十六七年時。改入評書界。拜李傑恩爲師。講演西漢。在各書館亦頗有叫座的魔力。但未大轉。未幾。又學說東漢。我老雲問過他。爲什麼改說東漢哪。據連闊如說。「西漢那部書。是墨刻兒。與各書局所售者相同。聽這部書的座兒很少。不懂歷史的人。不能聽。懂得歷史的人。花兩角買部西漢。幾天就能看完。較比聽書。又短少時間。又少花錢。好在他們說書的。所說的段子。與買的書內一樣。何必去聽評書。評書界藝人。說墨刻書的。都不能夠掙大錢。就是那書拉不住坐兒。他有了這種覺悟便棄了西漢不說。改學東漢。犧牲了半年的光陰。耗費了許多的金錢。才學會了一部地道的道活。自從會說東漢。北平的大書館兒。才紛紛的約請。聽書的坐兒。都知道評書界。有個說東漢的連闊如。有年夏天連闊如因書館都不涼爽。在天橋賃了個塲兒。高高的天棚。寬寬的板凳。又涼爽。又說書。說的又好。天天高棚滿坐。連闊如叫坐的力量。就仗着那道活的東漢。陳榮啟爲憨直。係評書界說施公案。陳福慶之子。拜羣福慶爲師。先說施公案。後說精忠傳。在民國十年前後。評書界人材濟濟。本領弱者受擠。無法掙錢。紛紛出外。另謀出路。後起之人。有老前輩。揸着。不易發展。亦都出外。另謀出路。陳榮啟乃評書界後起之秀。能說袍帶書。精忠傳。短打書的施公案。實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民國十年前後。往大連烟台。營口天津。東三省等處獻藝。到處受人歡迎。北平雖沒立住脚兒。在外穴大轉了。自民國十八九年。始歸北平。願侍高堂。不願遠行。又赶上評書界的前輩名角。潘誠立張智蘭田嵐雲等都去了世。後起

無缺乏人才之際。在平獻藝。四九城各書館。都能叫滿堂坐兒。足見北平人士歡迎他了。他爲人怪癖。不願在各書館說書。崑喜愛在天橋。前幾天我老雲。往天橋雲了一趟。見他在爽心園前。佔了個場兒。與他師兄許榮田。說前後場書哪。前場許榮田說「醜官」。後場陳榮啟說。「丘山」。還是真叫坐兒。有愛聽評書的。快去聽吧。（評書界的人。管說。施公案那部書調侃。叫醜官。相傳施公案。是個殘廢人。指他坐官而言。醜官。丘山是。精忠傳。書中的人物。第一是岳飛。評書界的人。將岳飛的岳字上下分開。叫。丘山。丘山成爲精忠傳的侃語。在天橋城南商場南邊。有個評書場兒。說書的藝人。叫。郭品堯。他是一年四季不挪地方。長期的上那場兒。無論春夏秋冬。總上滿堂坐兒。他所說的書有。粉粧樓。五代殘唐。五龍傳。施公案等書。我老雲聽過他多少次玩藝。聽他說的那幾部書。都不是北平評書界的道活。亦不是書局裡賣的墨刻兒。我向評書界的人。探討過幾次。才知道他說的那些書。是竹板書改的。據某江湖人說。郭品堯是北平人。曾在清末。拜馮崑治爲師。學說相聲。起名郭伯全。又在外省改唱竹板書。改名郭鑫德。又在天津拜福坪安爲師。改說評書。更名郭鶴鳴。接着北平評書界傳流的支派。與說滑的蔣坪芳。徐坪鈺。劉鶴雲等。是一門人。不料郭到北平時。評書界南北兩派。正起內鬨爭持不決之時。他投南未入北。幾與本門人決裂。亦未能得志。在天橋上地。概不聯絡。獨樹一幟。不進書館。所說的雖不是道活。竹板改造。亦有些人歡迎。外江派的評書演員。能夠在北平久佔的。只有郭品堯一人。老雲曰。郭亦人傑矣哉。苗蘭泉是梨園行人。自少年。嗜好評書。崑喜愛聽。「大小黑臉兒」。（評

書界的人們。管。三候五義。包公案那部書。調侃叫。大黑臉兒。管。小五義那部書。調侃叫。小黑臉兒。大小黑臉乃指包文正的黑面也。一拜金傑華爲師。摩訶大小黑臉。進了評書界。雖沒登峯造極。亦成了二路角色。久在彰儀門報國寺山澗口。西安市場上館子。能叫七八成坐兒。頗爲不弱。他除了這幾處之外。受同業們排擠。就沒館子可上。苗關泉亦有志氣。除了這幾處館他上。別處約他還不去。沒有館子。便上天橋打個場兒。露天講演。別看是上明地。較比在書館兒。還多掙錢。故此我老雲常說。有真本領的人。是不怕排擠的。近幾年來。閑散階級的人。日日見少。聽評書必須有閑功夫。閑人少了。說書的坐兒。亦受影響。那位說北平的閑人有的是。我說那不是閑人。是失業的人。他們雖閑着。吃飯還困難哪。那裡有錢去聽評書。聽評書的閑人。是有資格的閑散人物。不是沒有錢的閑人。如今我調查了幾處。各評書館的坐兒。全都減少。開館子的維持不住的。已有數家。其餘的都是扎掙勁兒。勉強支持。評書演員。有許多的都往天橋找地。今年夏天天橋的評書場兒。據我預料是比往年多的很哪。有些個說書的藝人。還想不開。認爲在天橋上地。是慙慙。還不肯去上明地。其實早年的評書演員。都是在大街的階傍。拉場子露天講演。在天橋上明地何足爲辱。掙錢養家便算好手。何分彼此。我很希望說書的藝人。迎合聽主。往天橋上地。來個說書的大比賽。到是熱鬧。好聽書的人們。乘此機會。又逛天橋。又聽評書。不可錯過這個好機會。

天橋的竹板書場

天橋的雜技場。樣樣都很多的。惟有竹板書。是不多的。只有兩三個場子。唱竹板書。

在天橋能夠久佔唱竹板書的藝人。就是關順貴關順鵬昆仲。江湖人管他們唱竹板書的。調侃叫。使扁傢伙的。(管唱大鼓書的。調侃叫。使長傢伙的。是指他們使的絃子而言。唱竹板書的。叫。使扁傢伙的是指他們使的竹板而言。管說評書的叫。使短傢伙的。是指他們使的扇子而言。)我老雲。雲了幾省。唱好竹板書。我亦見過多了。第一路的角兒。有。余來榮。王來友。趙華軒。邱玉堂。張德貴。這些人在各省市。各碼頭。無論上館子。上場子。那個人每天。多了能掙十數元。少了亦能掙五六元。可是這些人都不往北京來。只有東安市場初立之時。余來榮在雜技場內。唱過竹板書。叫坐的魔力。甚有可觀。凡是唱竹板書的藝人。都佩服他的。認為他是使扁傢伙的特殊人才了。不料他掙錢的能力好。受了金錢之害。早早斷送了他的性命。甚為可惜。藝人不能理財。財多傷身。實可歎也。在清末的時代。唱竹板書的角色。最有名的是。賈寶山。他們傳流的支派。是。寶。順。呈。祥。賈寶山是。寶字輩的。他的大徒弟叫。張順明。曾在民初的時候。獻藝於天橋。叫坐魔力亦頗不弱。關順貴順鵬雖是賈寶山的徒弟。拜師未久。賈寶山就去世了。他弟兄兩個。唱竹板書沒得着得着師父的傳授。是由他們的師兄。張順明代傳的。關氏昆仲。只學會了。「吧嗒棍。(江湖人管能叫坐兒小段子曲兒。調侃叫。吧嗒棍。管整本大套的書。調侃叫。萬子活。)」還沒學好了萬子活哪。不幸張順明死在奉天。他們哥兩個。竟唱吧嗒棍。儘能糊口。實是不易發達。在民國十年前後。先就能幾角錢。始終沒有活穴。在民國十六七年。又向大鼓石角田玉福。學習萬子活。學會了。跨海征東。戰國春秋。薛家將等書。業大有進步。那部書都唱幾

個月。天天叫滿堂坐。在民國二十年前。漸漸發達。如今活穴大轉了。凡是久逛天橋的人。都知道關順貴關順鵬的竹板書。唱的不錯。是可聽。在這一二年關順貴忽然棄了扇伙。改使長傢伙。又柳海轟兒。唱了大鼓書啦。在樓外樓的南邊佔了個場子。較比唱竹板書上的坐兒。格外見多。總算他有心向上。世上無難事。就怕有心人。前兩天到東安市場雲了一趟。走在東跨院。見關順貴在院內的東南角上。弄了個場子。正唱薛家將。他又挪到東安市場去了。天橋的竹板書。只剩關順鵬一人。他佔的場子。在沈三的場子南邊。有好聽竹板書的。到那裡聽吧。

天橋挑水滾子的

凡是到過天橋的。都聽見過。「蹭……蹭油的。……：蹭油的。油了衣裳不壞的。」這是個賣胰子的。他在天橋的南邊。亦不支棚設帳。亦不租賃棹凳。就在地上。舖一張二尺見方的白紙。上邊放個小鐵盒。一個玻璃瓶。有幾十塊綠顏色的胰子。他用那個胰子。沾點凉水。往衣裳上抹。如果衣裳上有油泥。立刻就蹭下來。有長了癬的人。他亦給蹭。當面試驗。白蹭不要錢。賣這個東西的人。是個又矮又瘦的人物。只要他往那裡一站。他就扯開了嗓子。喊蹭。蹭……：這樣的蹭油啊。油了衣裳不壞的。無論男女老少。走在他那裡。聽他這樣喊蹭。都抵不住嘴的笑。他賣那胰子。蹭衣裳上的油呢。還真有效力。起初我老雲很納悶。不知他那東西。是用什麼做的。能夠當時有效。後來有個江湖人。告訴我。他挑的是。「程腥哨」。(管賣假東西。調侃叫。程腥哨)他那東西蹭油。當時有效。是他那玻璃盤的涼

水有毛病。不知者都以是凉水。其實是汽油。汽油這東西。就能將衣裳上的油泥蹭掉。還是真有效力。賣胰子的。使的門子就仗着汽油的力量。「挑水滾子」的。雖是個小生意。亦有門子。合前門一帶擺攤賣化妝品一樣。東西不好。每天往東西上抹點香水精。就能賺的住人。社會的人們。還真有認他們那種東西的。總而言之。貪便宜而已。「江湖人管賣胰子的調侃。叫。挑水滾子的」行行有門。門門有道。世上的事兒。都是這樣啊。

天橋的空竹場子

在天橋的雜技場。練空竹的藝人。最有名是王雨田王葵英父女。王雨田係久住南橫街。父爲商人。他自幼就好練。隨黑窯廠的開路。走過些鞦韆。「三股子」練的最爲出色。「管叉調侃叫。三股子」在清末的時候。在步營當差。入民國改當商團。又入警界。在糧食店站崗。因汽車夫不服指揮。「鞭過開色糖輪子」的。「管汽車夫調侃叫。開色糖輪子的。」後爲車主勢力所屈。憤而走闖江湖。他初入老合的行當。是給馬班子（跑馬低戲的。）練叉。走西北穴。大同府。綏遠。張家口。與馬班子「劈了穴」之後。「管散了夥調侃叫。劈了穴。」在東安市場。與常立全「聯穴」。（管合夥。組班。調侃叫。聯穴）賃個場子上地。二人做藝。王雨田練叉。常立全耍空竹。每日的掙項。足可養家護口。常立全是旗人。會說評書。可是沒人過評書的門戶。沒有老師。（江湖人管老師調侃叫。帥。）算是個海青。（海青如粟友下海一樣）他多才多藝。能抖空竹。單雙都打。罐子蓋。醋肚轆。練的花樣很多。王瓜架。猴爬竿。跳樑。回頭望月。枯樹盤根。反插腿。正插腿。倒爬繩。足有幾十樣兒。腰

極靈活。非常精巧。地兩個人。一個人練。練的出奇。一個抖空竹。抖的嫻熟。很會當子玩藝。王雨田是個有志氣的人。他在那時。學會了抖空竹。後來才活穴大轉。常立全染不良嗜好。性極懶惰。每天上地。所掙的錢。只要夠一天花的。立刻不練。孤身一口。小店一住。別人看他沒有意味。他個人却是快活。王雨田一家數口。家無恆產。與他聯穴。很受影響。直到劈了穴。他自己上地。還是一樣。掙的夠花得。就歸店過癮。明天再見。王雨田帶着他的姑娘王葵英。在天橋公平市場。巧耍飛叉。抖空竹。幾歲的姑娘。抖起空竹。乾淨俐落。身體靈便。逛天橋的人們。看完了誰都給錢。他父女在天橋就活了穴啦。(即是。大紅大紫)後來王葵英的藝術。日日進走。竟能響萬。(即是享名。)白雲鵬的雜耍班子。約伴父女加入。往京滬津漢等地獻藝。到處受人歡迎。各處的館子。爭相延聘。收入亦甚豐富。他們父女。能以抖空竹起家。十幾年的光景。治了幾處房子。亦小有資產。誰說藝人富不富啊。世上的事。無論學會什麼。藝業在身。小則養家糊口。大則發達致富。江湖藝人。只要沒有嗜好。理財有法。也是一樣的發達。近年以來。王雨田父女。只在北平獻藝。並不遠行。有時候在天橋上地。有時候上各雜耍館子。葵英的人緣最好。無論是誰。亦是批評他好。別看他是個女孩。通達人情。謙恭和藹。技能驚人還是善於言談。知禮義。孝敬父母。在這世道衰微的時代。他能這樣。很值得人佩服。如今他已然二十有餘了。他父母因為他「太歲見海」。(管年歲見大。調侃說。太歲見海。)不教他往天橋做藝。只作堂會。上雜耍館子。天橋的雜技場。是看不見他的玩藝了。王桂英年方八九。抖空竹。不弱於葵英。可算後起之秀。

每逢王雨田往天橋做藝。就帶着她去。不過他們不能天天去的。到了天橋亦是合人聯穴上地。十天只有二三。據王雨田合我老寒聊天兒的時候。表示他在少年愛情開路。衆親友都輕視他。不做生產的事業。就學走會。不料如今一家數口。竟賴以糊口。生活無憂。真是意想不到。聽他的口吻。是很知足。知足者常樂。能忍者自安。學會藝防身寶。這話不假。如今這半年月。只要一技之長。就能維持生活。抖空竹。踢毬子。在清季時。是一種消遣的玩藝。現在能在社會裡掙錢養家。不怪他說是想不到。

天橋的大兵黃

我老寒前幾天。到天橋巡禮。巡到公平市場南。見有百數十人。圍了個大圓圈兒。裡邊有個人直嚷。聲音宏亮。他隨說隨嚷。圍着的人們。亦都隨着他笑。我老寒不知道是什麼生意。擠進人羣一看。見場內站着一人。身軀魁梧。大腦袋。鬍鬚眉俱都蒼白了。大眼睛。高顴骨。大鼻子。大耳朵。大嘴。這人面上竟是皺紋。看他的年紀。足有七十多歲的樣子。頭帶緞子小帽。迎門嵌塊寶石。藍緞子夾袍。又肥又大。黃緞子夾坎肩。身傍跨着個大布袋。手裡拿着根棍。又說又罵。圍着的人們。聽他罵的慷慨淋漓了。痛快的笑起來沒完。我平心靜氣。聽他個水落石出。到要瞧瞧他是個幹麻的。及至聽了一個多鐘頭。我才聽明白他是幹麻的。原來他就是。嵩以說笑話圓年子。賣葯糖的大兵黃。我向江湖人們探討。他是那們的玩藝。據位老江湖人說。他是個當兵的。退伍之後。不願當差。賣糖糊口。對於江湖的事。他全都懂的。他有個胞兄。叫。大黃。嵩打走馬穴。往各處去頂神湊子（即是趕香會。）柳海

轟兒。(卽是唱大鼓書。)長的身量高大。入式壓點。(卽是有台風兒。)崑唱黃楊轉。以黃三太鏢打猛虎。指鏢借銀。楊香武盜九龍盃。等等的段子掙錢。沒有整本大套的萬子活。憑幾段小巴答根兒。就能成名。每逢唱時。抓眼取笑。能使人捧腹笑倒。抖瀉包袱。(抓眼逗笑。調侃兒叫。抖瀉包袱。)是他拿手的玩藝。大兵黃是以海冷打腕兒。(管當大兵的。調侃海冷。管以當過大兵爲名調侃叫。打腕兒。)他所說的笑話。是隨宋塵打過旅順。隨張勳打過白狼。隨張岳挖過河工。不知道的人。都說他能罵人。其實他是借着鑽鋼兒。抓眼。抖瀉包袱。(管罵人調侃叫。鑽鋼兒。)能迎合社會人士的心裡。隨時代的變遷。團鑽鋼兒。一些個心直口快的人們。成天價到天橋。圍着他聽笑話。覺着他那些話。像水滸的李逵。快人快語。給人打不平。發牢騷。比吃付開胸順氣丸還痛快。他的笑話雖然不少。使人聽了不厭。是他的包袱抓的眼。一天一換樣。改良的單春。那能不受歡迎。(改良的單春。是一個人的相聲。)大兵黃身體魁梧。江湖人說。他壓點。嗓音宏亮。江湖人說。他夯頭子真正。有多少人亦能教人聽清了。他說的是什麼。江湖人說。他有噴口。面上能夠形容。滑稽態度。江湖人說。有發托賣像。他能在沒有人的地方。招一圈子人。說他的笑話。江湖人說。他端能做掉地。是生意場。雜技場的藝人。都不敢挨着他做藝。江湖人說。他的本領能扯車子。他竟躲着雜技場兒做買賣。江湖人說。他有義氣。他說完了一段笑話。賣回藥糖。江湖人說。他是挑罕子。他那糖賣兩大枚一包。總有人買。江湖人說。柁門墻了。買賣孝順。這就是我老雲回江湖人探討來的。大兵黃的內幕。是與不是。我不負責。好在是他們江湖人

說的。電影的滑稽大王。陸克。賈波林。在銀幕上。能受各國人士歡迎。就是能使人解頤。捧腹笑倒。滑稽藝術。不止於北平人們歡迎。全中國的人士俱都歡迎。不到百段的相聲。幾十年來。有幾百個藝人。學會了。都能以他捧錢養家。不止於中國。全世界人士。亦是歡迎滑稽玩藝。我老雲希望江湖中的人們。不拘什麼玩藝。亦要加些滑稽藝術。管保能夠活穴大轉。這話是與不是。老合們的攢兒是亮的。一定能夠明白。

天橋的舊人物。常傻子

在前幾年天橋有擋子生意。砸石頭賣壯藥的是親哥兩個。人都叫他們。常傻子。他們每天帶着一小鐵盒丸藥。弄些塊石頭。到了天橋。亦不找場子。只用一條凳子。將鐵盒往凳上一放。常老大。左手拿石頭。用右手去砸。別看石匠砸石頭是用鐵錘。他砸石頭。只用手指一戳。就能戳碎了。他們用砸石頭圓年子。只要人圍滿了。隨砸石頭。隨着講說病原。什麼叫。閃腰岔氣。錯了骨縫。傷筋動骨。跌打損傷。風寒麻木。只要吃了他那百補增力丸。就能保好。說完了。真有人買。那天亦能賣個三元兩元。我老雲在前些年。常去看他們這擋子生意。近幾年來。他們這哥兩個。忽然不見了。我向江湖人。打聽這常傻子弟兄。是開了外穴。（管去外遠行。調侃叫。開穴。）還是土了點。（管死了調侃叫。土了點。）據某江湖人說。常傻子。那擋子。生意。說行話叫。挑將漢的。哥兩個都是方字榜人。（北平的人。管從前的漢滿蒙的旗人。叫做。方字榜人。按旗字。是個方字榜兒。就管旗人。叫方字榜。亦成了北平的風語。旗人的風語了。）都嗜海草。（管抽鴉片烟調侃叫。嗜海草。）幾十

年掙的錢。都送到烟斗裡。分文沒有剩下。當僂子到了五十多歲的時候。把招兒念了。（管眼睛瞎了。調侃叫。招兒念了。）做生意的時候。都是常老二拉着他上地。幸而他那石頭是砸熟了。賣藥的法子。是說慣了。不然招兒一念。就跟念暗了。（管挨餓調侃叫。念了暗了。）他受了眼睛的影響。賣項一日不如一日。就連痛帶餓。活活的癱死在小店了。常老二向來是給哥哥。當做助手。沒充過正角。常僂子死後。他沒能爲掙錢。又有口手癱。不多的日子。亦找僂常去了。我向江湖人問。「他們砸的石頭。有些人說。不是真工夫。那石頭是用醋泡了的。才能砸開。這話是與不是。」某江湖人說。「不是這樣。這都是妄談。他們砸石頭的生意。是有一種托門。成天價練習。將托門練成了。拿過來石頭。一砸便開。三種托門。合賣針的。扎透銅錢的手法。是一樣的。常家弟兄。就憑托門。吃了一輩子。但是那種訣竅。外人不見得着。自從常僂子故去之後。北平各市場。就見不着。砸石頭挑將漢的生意了。最近天橋雖有檔子。砸石頭的。竟練開石頭的工夫。不會賣藥。江湖人說。他們不是挑將漢的。并且嫻練。不會圓年子。不懂的使拴馬椿。受累不小。掙錢有限。算是檔子控買賣。（江湖人。管不會使生意門的手段人。調侃叫控買賣。）看起來半地摳餅。控了亦是摳不成啊。

天橋的臭春場子

在前幾年。我老雲逛天橋。嘗見有個六十多歲的老人。長得細條身材。滿臉的皺紋。嘴裡的牙掉的剩了一半。說話是京東的口音。在天橋上地。他那場內。有個九根細竹桿的小蘆布帳子。裨上放着大小竹管笛兒。到了時候。他能吹各樣小曲。圓上年子。使臭春。一般人

都叫。管兒張。使臭春之法。他是將竹桿帳子。在塢兒當中立起。他鑽到內。使活兒。塢子圍着的人們。隔藍布帳。往帳裡頭聽。他在帳內一個人。能學兩個人說話。變出來的聲音。教人聽着還真像一男一女。不過他學的是。大奶奶住娘家。大爺拉着駝。去接大奶奶。走在高糧地。大爺要鑽進高糧地裡拔高糧。使人聽了雖然可笑。亦覺有性趣。臨完了。還學回駝叫。抖起銅鈴鐺。嘩嘩的響起來真像駝叫。叫完了鑽出來要錢。所說他在二十年前。學完了大爺大奶奶圍高糧地。還有人給錢。這些年可不成了。他在帳內的時候。還有人圍着。等到學完駝叫。鑽出帳來。再要錢哪。塢子就光了。亦掙不了幾個銅子。據江湖人說。管張的玩藝。調侃叫。臭春。在庚子年前。做那種生意的。到有幾檔子。自從庚子年後。做這種生意太缺德。各市場全都取締。這種玩藝。到了管張的晚年。亦就淘汰盡了。這幾個月我老雲。天津北平張家口。各處都雲了。始終沒看見管張。同江湖人打聽他的動靜。有幾位說。大概是。土了點啦。雙春（兩個人的相聲）是。大興其道。臭春是。斷了摸啦。

天橋的平地書場

評書場。大鼓書場。竹板書場。都是上有天棚。下有板凳。沒有在平地上說的。在前幾年。我逛天橋。見有個說書的。衣服破爛不堪。他蹲在地上。左手拿着一把條帚。右手用白沙子。往地上寫字。他就憑用手撒白子。寫幾十個字。圓年子。人圍他站着。上無棚帳。下無板凳。立着聽他說書。他會說。捉拿康小八。康熙私訪。乾隆下江南。張廣太回家。雖不說大本大套的書。能在這小段的玩藝裡。加入幾句相聲。亦能教聽主兒。裂瓢兒一笑。說完

了。真有些人給錢。只是他那樣子。合叫街的乞丐一樣。有些人不愛聽的。他向來是蹲在地上。低着頭連寫帶說。到了要錢的時候。猛抬頭。能把胆小的人。給嚇跑了。那臉上的顏色。合地皮一樣。只有那白眼珠是白的。他是方字傍的人。姓玉。因為他抬起頭來。使人駭怕。江湖人都叫他。瞪眼玉子。他的本領亦還不弱。染有不良的嗜好。亦合常傻子一樣。在大前年的冬天。連癩帶餓凍死街上。江湖藝人。十有五。六。都有嗜好。被嗜好所累的。實在不少。只是他們都不覺悟。全往那條路上去走。嗜海草的老合。常傻子。瞪眼玉子。就是你們前車之鑒。若不猛醒。亦難免追他二人。再陷覆轍呀。我老雲亦是黑籍同胞。一蹶脚又改白籍了。（可不是又弄上高射炮。）望江湖的朋友。快快脫離黑籍。

天橋的卦攤

東安市場問心處卦館。主人姓趙天津人。在天橋擺卦攤。算卦的人。是擁擠不動。買賣發達了。遷至東安市場。有順水萬著（管姓劉的調侃叫。順水萬。亦擺八卦子。）江湖人管奇門卦的調侃叫。八卦子。是指其。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休生傷杜景死驚開而言。）見問心處營業發達。他仿着人家的名兒。叫做。問心處。有欲占課之人。到了天橋。找不着問心處。亦能撞到他。問心處。如同鄉下人。進城買刀剪一樣。王麻子。汪麻子。真正王麻子。老王麻子。不論那家一樣買。買的是王麻子的東西。何分。王汪老真正啊。問心處仿問心處。如賣刀剪。仿王麻子一樣。問心處的生意。還真發達。他擺卦攤的地點。在天橋永利居後身。支棚設帳每天只算百卦。多了不算。夠了百卦的度數立刻收攤。我老雲在民國十二年。嘗到

他那攤上助威。天天到了十二點鐘。他本人沒到。就有人將攤擺上。占卦的人們。就圍着攤子來回亂轉。等他等的。如同盼星星盼月亮似的。他來了往攤後邊一站。問卜的人們。就爭先恐後的抽籤子。將籤抽出來。搶着往他手裡遞。看那樣子。好像搶頭彩似的。他將卦籤接過去。攥在左手右手就擺起卦來。將卦擺好了。向問卜人。問。「這卦是你的。本人占替人占」。如若問卜之人說。「自己占的」。他就問。「多大年歲」。問卜之人。將歲數說明。他就往卦盤上一看。說。「你這卦是。因爲心裏猶疑不定。不知道奔東好。奔西好。是不是呢」。這人說。「是的」。他說。「還是奔新路走好」。問卜的人。就給他二十枚卦禮而去。這樣一卦一卦的算去。每天他能掙二百吊錢。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如此。他的收入大有可觀。聽說他做了十年好生意。很落下不少錢。我向江湖人們。探討問心處的生意。怎麼會那樣發達。他占的卦。是否真靈。據某江湖人說。開心處劉某。所擺的奇門是。「脛盤」。我問。「怎麼叫。脛盤」。某江湖人說。「奇門的盤。不是說那銅盤鐵盤木頭盤。是以那局式。而分。脛尖。(脛是假的。尖是真的。)真的叫。尖盤。假的叫。脛盤」。我問。「什麼叫。局式」。某江湖人說。「他那卦攤上。正當中。擺着九個卦子。子上。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九個字。那是以戊爲頭。按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中五。乾六。兌七。艮八。離九。八卦九宮擺成。如戊字。在坎一。就叫。一局。戊字在乾六。就叫。六局。陽局順行。例如。陽一局是戊在一。巳在二。庚在三。辛在四。壬在五。癸在六。丁在七。丙在八。乙在九。佈成了。就是。順行一局。陽有九局。皆是順行。陰局逆行。例如。陰九局

。戊在九。巳在八。庚在七。辛在六。壬在五。癸在四。丁在三。丙在二。乙在一。佈成了。就是。陰九局。陰有九個局式。都是。逆行。這局式到了冬至節已後。陽氣上升。就擺順行九局。到了夏至節已後。陰氣下降。就擺逆行九局。至於戊字應落在幾宮。雖按照漢張良所定的。陰陽十八局。凡是學奇門卦的人。初步就應當學。擺局式。若買本奇門遁甲。奇門大全。奇門五總龜。任有多好學問。亦是看不會的。學擺局式。必有對於數學經驗宏富的人。詳爲指點。才能學成。若真接着書理去學。至少亦得費一年半載的工夫。才能使好了。賣卜的人。都是。窮極無聊。擺個卦攤。掙錢就吃飯。如若學擺局式。費一年半載的光陰。得有多大的掙辦。如若有錢。不是失業的份子。誰肯爲奇門。費幾年的光陰。市井中賣卜的。都是使腥盤。只要有人占卦。抽出根籤來。賣卜的先生。拿着卦籤。拍……將四九三十六個卦子在一處。教外行人看着好像工夫很熟。賺住了外行人。就能成了。行家能有多少。百年不遇。真遇上行家亦不怕。那懂行人知道學奇門的難處。雖看出使腥盤來。亦不肯破壞他們的生意。亦不能合他們辯論真僞。聞心處的老劉。便是。使腥盤。擺八卦的老合。我問。「有使尖盤的沒有」。某江湖人說。「擺奇門卦。使尖盤的。實在是少。百裡挑一。即或使的是尖盤。亦未必能夠掙錢」。我問。「怎麼使尖盤。到不能掙錢哪」。某江湖人說。「世上的人。都是認假不認真。江湖人嘗說。一天能賣十石假。十天賣不了一石真。由這兩句話考查。還『賣假的掙錢』。我問。「用過真工夫的人。使尖盤怎麼不掙錢哪」。某江湖人說。「凡是會使尖盤的人。都是書香門弟。當初家道儲裕。生活無憂。讀些年書。閑着沒事

。研究。醫卜星相。買些個醫卜星相的書。找幾個高明人指教。消磨歲月。學成了數學。給人算壽玩。消遣解悶。玩票成啦。凡是這種人。都不懂得賣卜掙錢。除至他們要擺卦攤掙錢的時候。必是家業衰弱。衣食兩難。受了經濟的壓迫。才到街頭賣卜。他們這種人。是文學豐富。數理精通。對於社會裡的。人情事故。是不通的。即是將擺攤上。亦是沒有人占的。偶耳有占卦的又能掙多少錢。他只知學理。不知掙錢的訣竅。江湖管他們叫。控八岔。我問。「賣卜的有什麼掙錢的秘訣」。某江湖人說。「當初有個算奇門卦的先生叫。也非仙。他也是個控八岔。在天津衛西城根擺卦攤。成天價怔着沒人問卜。在他傍邊有個擺卦攤。亦是擺奇門卦的。每逢人家那攤子擺上。問卦的人們。立刻就將他圍上。抽籤問卦。恐後爭先。買賣很是發達。也非仙看着人家那樣掙錢。生了羨慕之心。他的靈機很好。有天那位先生。將來到。還沒擺攤哪。天就下起雨來。也非仙收了攤要回店。偏巧雨又住了。他不願再擺攤兒。站在那先生背後。瞧他給人占卦。人家這位先生。卦卦占的靈驗。每逢斷一卦。問卜的人。就點頭嘔嘴。說。「先生算的真對」。也非仙瞧到末一卦。就聽那位先生。向問卜的人說。「你這人姓張」。問卦的人說。「對了」。又說。你這卦是給你媳婦算的。問他有病。好的了。好不了。對不對」。問卜的說。太對了」。又說。「你媳婦這病還很厲害。須往北求醫才好」。問卜的人說。「我北在我們北邊求的醫」。那位先生說。「趕緊抓藥吧。吃下去就好了」。那問卜的人。給了卦禮錢。歡天喜地的去了。也非仙等着問卜的人走了。他向那位先生問說。「你這卦怎麼算的這們靈哪」。那位先生說。「你這人真是個控子。」江湖

人管不憚江湖事的人。調侃。控子。我那能算的黃靈。我是會批簧」。也非仙問道。「什麼叫。會批簧哪」。那位先生說。「將才問的那個人。我怎麼知道他姓張哪。是我看見他那錢口袋上有三個字。是百忍堂。我才知道他姓張」。也非仙聽着觸動靈機。有些覺悟。忙問道。「你怎麼知道他媳婦有病呢」。那位先生說。「我見他帽沿內。掖着個藥方。只見那藥方上有紅花附子。兩味藥。我才說。他媳婦有病」。也非仙問道。「看見他身上帶着藥方。就猜着他家有病人。這意思我明白。你說他媳婦有病。是從那裡看出來呢」。那位先生說。「世上的人。對於親族骨肉。情義最厚。莫過於妻子兒女。若是他父母有病。下這大的雨。他就不出門了。我料他上邊淋着。底下踏着泥水。必是給他媳婦抓的藥」。也非仙說。「對。對。是這樣的。你怎麼知道他是往北來醫治哪」。那位先生說。「時才下雨的時候。刮的是南風。這人前身沒有雨點。後身肩膀上。盡是雨點。他不是從南往北來嗎。我才斷他往北求醫」。也非仙點頭道。「是的。是的」。那位先生說。「我瞧他這幾樣破綻來。說行話。調侃兒料。把出簧來了」。也非仙說。「你這把簧的本領。能教給我否」。那位先生說。「傳授你亦成。你得拜我爲師兄。揀了錢都給我。白給我效一年力。那才成哪。也非仙說。「我願意了」。於是他二人就議商成了。擇了個吉日。請出位中保人。弄了桌酒席。也非仙就寫字拜師兄。他師兄將。圓年子。把簧兒。迫響兒。推送點兒。等等之法。全都傳授也非仙。也非仙兩個月的光陰。將江湖秘訣學成了。再到各處擺卦攤。可不像前。坐在攤子後邊。等主顧候主顧了。他站在卦攤後邊。幾句話就見招一圈子人。將年子圓好了。使諸葛亂點兵的法

子。白送相法。小花腔使的最好（江湖人。管八面兒。調侃叫。小花腔）給誰相面。誰佩服他。他用好馬磨兒。攔住了二十多個人。又說着說着枯到。奇門卦上了。他說卦算的最靈。那二十多人。便這個算一卦那個算一卦。算起來沒結沒完。也非仙是接着他師兄的傳授。兩支眼清會把簧。兩個耳朵。會聽飛簧。心頭靈敏。會便簧。給誰算卦誰說好。愈有人算。算主愈多。那天亦能掙幾塊大洋。也非仙的卦攤。比他師兄還多掙錢。還有些問卜的人。在地攤上占完了卦。事後能夠應驗。接連不斷的找他。能有回頭主顧。我老雲向某江湖人問過。『你說的這江湖秘訣。我是相信了。怎麼也非仙的卦會有靈驗哪。比他師兄還多掙錢哪』。某江湖人說。『他師兄是。一脛到底玩藝。也非仙是。脛加尖的玩藝。故此比他師兄多掙錢』。我問。『什麼叫。一脛到底哪』。某江湖人說。『他們算卦的。若是竟會使手段。使脛盤。使簧頭。不明白數學的數理。就叫。一脛到底』。我問。『什麼叫。脛加尖哪』。某江湖人說。『如若賣卜的人。先將奇門大全。卜筮正宗。三元總錄。等等的數學書理。研究透了。吃江湖的行話叫。攔尖兒。再學會了。圓年子。使簧兒。等等的江湖法兒。使脛兒攔人。設法多掙錢。給人斷卦。可用數學的真理給人決斷。若能這樣。就叫。『脛加尖』。說到這裡。某江湖人就說『也非仙從前。是個讀書人。將數學的真理研究好了。因受經濟壓迫。在街上要擺卦攤。掙些錢維持生活。不料他是個不憚江湖術的控金。成天價怔着不能掙錢。他就拜了江湖人爲師兄。學會了江湖術。他又明書理。又會使江湖術。可就活穴大轉了。凡是在他那裡問卜的。十有五六。能夠應驗。問過卜的人。對他有了信仰心。就都當去找他問

卜。他師兄是。「腥到底的。占了卦。不靈驗。沙鍋燻蒜。一下子算完。絕不能有回頭主顧。所以買賣。不如也非仙」。我聽他所說的這些事。才知道社會裡的事。最難學的是。世故人情。江湖術中的秘訣。亦是從人情裡研究出來的。練達人情皆學問。誠然不假。我問某江湖人。「江湖術中的秘訣。以那種最好」。某江湖人說。「金皮彭掛。各門皆有秘訣。就以江湖中算卦相面的。使用的秘訣說吧。最好是。方觀成的互關」。我問。「方觀成的互關是怎麼回事」。某江湖人說。「方觀成是個才子。做過清朝的大官。在他不走運的時候。窮極無聊。擺過卦攤。他以人情世故。研究出一部互關。凡是算卦的人。能得着了互關。不論是什麼人來問卜都能當時就靈。那互關是江湖金點中的。無價之寶」。我問。「那互關中的密訣。閣下能知曉嗎」。某江湖人說。「知道些個」。我問「閣下能否告訴我一二」。某江湖人說。「我例舉一事。你聽了就能知道互關的奧妙了」。他說到這裡。就說。「有個問卜的人。到卦攤上問卜。抽了一根卦籤。往攤上一扔。算卦的先生問。「你這卦是給人占哪。是自己占哪」。問卜的人說。「是給我母親占的」。那算卦的先生說。「你母親的歲數多大呢」。問卜的人說。「六十二歲了」。算卦的先生。往卦盤上。看了看。然後說道。「你母親這卦。是天芮星押運。主有災病纏身。問卜之人立刻就說得說。「不錯。我母親正鬧病哪」。我問。「這樣斷法。是。卦裡斷出來的。還是江湖中的互關呢」。某江湖人說。「這是互關中的秘訣。你想六十多歲的老太太。教人給他問卜。除去了有病還能別的專碼」。我說。「是這個意思」。我問。「互關就是這一樣嗎。某江湖人說。「互關秘訣共有八百餘條。要學

亦是不易」。他就將個人所有的互關取出來。教我觀瞧。我看他那頭一篇上寫上是。

方觀成之互關

先師化道。不出「天地範圍」一理貫通。能「使人超悟」。一入門先「猜來意」。未開言「先要拿心」。洞口半開。由此挨身而進。機關一露即宜「就決雌雄」。若緊處何勞幾句。○「急忙中「不可亂言」。只宜「活裡活」。切忌「死中死」。捉鬼擒妖。使他「心悅誠服」。激情發意。探面色。口風「定貴賤」。勿看衣裳斷高低。○「宜觀動靜」。到意溫和。正是「吉祥之兆」。來人急驟。定多「凶險之因」。斜盼連觀。預慮其差頭。尋事人來。察數理。可推及得失。奴僕成羣。亦「有好惡」。同友併隊「豈無刀因」。若問流年行運。必收「放而言」。有問「宜緩答」。無語「少先聲」。我要問他須急快」。他來問「我莫慌忙」。忤時假裝怒。隆時「假倍歡」。他喜「我偏怒」。他怒「我偏歡」。冷處「要生急」。急處「要生冷」。先忤「後隆」。術中妙訣。輕敲響賣。秘內元機。父來問子。「必有險」。子來問親。「親必殃」。幼失雙親。難許「早年享福」。晚來得子。定然「半世奔波」。若年高。○「功名必冷」。心粗胆大。「刑險將來」。妻尅重重。內有「生離惡土」。子孫疊疊。豈無「子孫惹禍」。若染私情。夫妻「定然不睦」。交多朋友。父母豈不「憎嫌」。老婦再嫁。諒必「家貧。子不孝」。少年守寡。要知衣食豐足」。○「觀門戶「能知勤儉」。看茶湯「可決妻能」。老夫奔波「無好子」。家有孝子。豈用「老翁趕集」。兒衣齊潔。「有良妻」。幼酌在宮。多有「凌欺之事」。老娶嬌婦。難逃「欺女之端」。芝蘭「當分荆棘」。瓦礫「要辦金

珠」。清高多一貴人之提拔」。富貴有一嫉妬之異端」。商人「忤與賤」。奸者「慮官非」。湖海客來「談貿易」。縉紳人至「講經論」。闖市人家「須防火燭」。荒村野店。「宜慮強人」。家從親手而興。「胸有智略」。業爲自己而敗。「性愛風流」。逞英才。好風月。「家資蕪索」。愛朋友。結弟兄。「手內空虛」。帮襯假奉承。「語中有刺」。欲要吐。欲不吐。「隨賣隨封」。得鈔時。「休言多寡」。賣響處。「滅跡藏形」。失撇「宜留後意」。受擒作伴。「逆來順受」。不可忤。順中「有逆」。須詳「有假」。是忤「必響」。是隆「必倒」。進退兩難。「宜思拔法」。斷談有勢。須考心傳。一篇通江湖之術。數言開造化之機。平日不研求。「一時豈能決斷」。我老雲看罷了。這互關。仍然不解其中意義。向某江湖人懇求。教他按着江湖的意思。向我一一的解釋。某江人不肯給我解釋。教我自己參悟。我求之再三。他只講那互關中的。「老婦再嫁。諒必家貧子不孝。少年守寡要知衣食豐足。兒衣齊整。家有賢妻。老夫奔波無好子」說給我了。我將他所說的意義。錄之於下。某江湖人說。譬如。有個算卦的先生。往各街巷中。敲打竹板兜攬主顧。有一家出來五十歲裡外的老太太。叫算卦的。那算卦的先生。未從答言。先把簧。把簧的意義。有。先看老太太的穿什麼衣服。什麼長像。面貌上的形容。喜學悲歡。就能不用問他。將老太太的事。預先知道了。如若這老太太描眉打簪。穿的衣服鮮艷。就可以明白。他那大的年紀。土埋半截了。還這樣修飾。一定是。「老婦改嫁」。如若老了。或是在。安分守己過日子。那能那樣打扮。這算卦先生。隨着老太太到屋裡。沒落坐之先。得先看屋中的擺設。好知

道他的窮富。看他屋內的人。共有幾位。亦能預測出來。他的家境。大凡婦人占卦。有兩樣兒。若是屋內人多。三姑六婆。八姨二舅媽。滿屋子是八。將算卦的先生。叫進屋來。先生一看就知道是問喜事。什麼。要生養了。是生男孩呀。是生女孩呀。姑娘有婆家。兒子說媳婦。合個婚。擇個日子。絕離不開這幾樣事。如若婦女們。心中若有了煩惱的事。有了淒涼的事。要想找個算卦的。算算個人的心事。絕不教他親族骨肉。院內街坊知道。悄悄的叫算卦的進來。好問個人的心事。有病的人。心中事不瞞醫生。問卦的婦人。有了事無論多們嚴密。亦不瞞先生。算卦的先生到了屋中。如見沒有人。就能猜透了。老太太。定有傷心事。最難過的事兒。如若屋中有一兩個人。亦是與他不是母女。便是婆媳。算卦的落子坐。問他給誰占卦。如若老太太說。給自己占。算卦的先生。用八風的卦語。如同擺一八卦陣一樣。然後再問他什麼事。如若老太太問。他將來如何。不用問他的身世。就能知道他是老婦再嫁。究竟半路夫妻。不如從小的夫妻。再嫁之後。丈夫的感情多好。算卦的先生。遇見這樣事。看卦上的卦像是假。按着人情中的。感慨話語。向兩斷卦。準能句句說的老太太點頭嘔嘴。心中佩服。如若斷他命苦心善。無好兒女。或是說他命裡孤獨而貧。管保準對的。譬如。算卦的先生。走在一家門前。出來個僕人。叫算卦的。算卦的先生。看他們戶整齊。進了院子。門房有男僕。內宅有女僕。屋內的擺設。不是洋貨。花梨紫檀硬木桌。郎鑿瓶。官鑿罐。主人是個二十幾歲的少婦。長的艷若桃李。冷若冰霜。身穿一身素服。眼前有個三四歲的小男孩。算卦的先生落了坐。問給誰占卦。這位少婦。說給小孩算算命。算卦的先生。問明了

小孩生辰八字。用萬年歷。將八字的四柱。財官印綫。都按好了。用一句。就能要出寶。顧一句冷不防向少婦說。「這位少爺的八字。尅他父親」。嘴裡這樣說。兩支眼睛看着少婦。如若少婦獻出悲慘來。一定是他丈夫死了。穿着是丈夫的孝。被算卦先生。一句冷鋼兒。引起他的傷感來。就要出寶來。知道他是。「青年守寡」按着方觀成的互關。斷他。「見食豐足」。準能對的。擺卦攤的先生。就遇六七十歲人問卜。問做買賣興衰。謀事能否有成。就按着方觀成的互關。「年老奔波無好子」的斷語。準能對的。如若要有三十多歲的男子。帶着幾個小孩。小孩的衣襪鞋帽。整齊潔淨。就按着。方觀成的互關。「兒衣齊整有良妻」的斷語。準能對的。我聽某江湖人說。才知道互關奧妙無窮。再看他那互關的第二章。他不讓看。就是再看第一章。亦不教看了。最後我問他一句。關心處的卦。「是一腥到底呀。還是腥加尖哪」。某江湖人說。「他的本領並不高明。腥的亦不到家。尖的亦有限。只是他有五六個貼靴的。弄的很火熾。江湖人寧願使十三道簧。按着互關推測人的事。都不願用貼靴。即或掙了大錢。江湖人亦譏誚他。仗着敲托的。不算真本領。(管貼靴的調侃叫。敲托的)。

天橋。金點

在民初時。天橋有個相面的先生。叫做。市井拙人。他亦不懂什麼叫。互關。那叫。十三道簧。用過幾年工夫。將麻衣相。柳莊相。三世相。大清相。幾部相書。讀的挺熟。像背三字經似的。每日總有些人圍着他。張三相完了。李四跟着相。接聯不斷。直到收攤為止。沒有歇着的工夫。一般江湖人嘗說。一市井拙人。雖然是個控子。(不懂江湖內幕的人。江

湖人皆指稱。控子。）給人相面的時候。雖不使簧頭兒。亦大受社會人士的歡迎。他另有書本的。簧頭。相關」。據江湖人說。「市井拙人。無論掙多少錢。亦是一日花光。他有個不驚人毛病。常弄老樣。（江湖人管有斷袖癖。分桃之愛者。調侃叫。常弄老樣。）他和面的本領。可稱頭把交椅。在民國十年以前。生痔瘡。倒臥街頭而死。天理昭彰。令人可怕。市井拙人。就是有邪癖的人們。前車之鑒。指南軒命館。主人桂振峯。是星相中的出色人物。說罷醒到家。說尖局的。尖的到家。在清末民初之間。天橋的命館。名聲最大。買賣興旺。爲同業所不及「錢盤」是他的拿手戲。（管相面調侃叫。戲盤。）到了他的晚年。能以。八岔子。（奇門）坐兒不動。等候主道。支持幾年。實是不易。如今北平這個地方。有許多的戲盤的先生。都是桂振峯的門中。金點的門戶。他家的支派。是最盛了。在吉祥舞台。振仙舞台後邊。以及天橋西市巷內。有些個卦攤。不是奇門。就是六爻。每有行人從攤前經過。彼輩必然點手招呼。「你來我送你幾句」。惹的行人無不側目。我對於他們點手喚羅成的先生。亦向江湖人討論過。是怎麼回事。有一位江湖人說。「他們是半控半作的金點」。我問。「什麼叫半控半作的金點」。江湖人說。「不懂江湖事的人。調侃叫半空子。不懂江湖內幕。不會使江湖手段算卦的先生。調侃叫。金點。算卦的人。如若對於江湖訣竅。有一知半解。似通似不通。調侃。半控的金點。算卦的如若竟顧掙錢。不顧羞恥。調侃兒說。真念作。那些個點手喚羅成的先生。對於江湖事。有些事能夠懂得。又要掙。又沒本領。點手喚人。似乎臉厚。又覺不安。江湖人對於他們這些人。叫。激。半控半作的金點」。雖是調侃。亦透

着說。近幾年來。我老雲對他們注意考察。暗中喚羅成的先生。是有增無減。失業的人多寡。亦就可知了。

老榮中之高買

老榮是。偷竊的人。其中分爲。輪子錢。朋友錢。黑錢。白錢。高買。在早年並沒有高買這行人。從前的商號。都不講究。修飾門首。亦沒有玻璃物架。玻璃開兒。有貨好放。有貨好收。都是用老式的貨架子。亦沒去貨之說。只要貨真價實。不怕在深深的小胡同裡。亦有進去買貨。如今的商家。不似從前了。虛僞詭詐。不是。老尺加一。就是。大減價。犧牲血本。門前高搭彩牌樓。減價一個月。並有大贈品。頭彩狐腿皮袍一件。二彩金手鐲一付。三彩。手表一支。四彩。馬蹄鐘一個。五彩。美傘一把。六彩。綢巾一條。七彩。牙粉一包。八彩。洋烟一盒。凡買一元貨物的顧主。有彩券一張。當面抓彩。彩彩不空。就有那冤大腦袋。好聽這一套。花一塊買東西。還抓一回彩。其實平日道八角的貨物。他賣一元。那多賣的二角錢。是他們湊在一處。做彩品之本錢。與傳單。廣告。彩牌樓。等等開銷。就是得了彩。亦不過是。牙粉一包。烟捲一盒。買賣商人不能典房賣地往外賠墊。無論如何亦是。買主吃虧。羊毛出在羊身上。他們不誠實做買賣。尚有些個高買。偷竊他們。這新式的玻璃貨架。玻璃開兒。裝上貨物。亦是給高買們預備的禮物。若按早年的裝貨之法。高買那能得手。除非是。搬運法成了。沖他們一念咒。東西就過去。若沒那樣本事。就偷不了商家的東西。我老雲開過小綽。『怎麼偷商家的小綽。叫做高買呢』。某小綽說。『當初沒有高買。不過

他們帶偷商家，在未偷之先。須多看貨物。堆起貨來。他好下手。其多看貨之法。是看一搭綢子。嫌不好。教夥計再將好點的看看。表示他要買高貨。不怕多花錢。事後商家覺悟了。是那買高貨的客人。將東西偷了去的。就管他們叫「高買」。我老雲頭幾年。在天津住着。對於高買的手段。與竊貨的妙法。總疑惑有什麼高超的竊術。我要瞧瞧高買如何偷法。就先交了幾個商界的朋友。有天津某租界。某商號之經理。與我交為朋友。他那買賣是個綢緞莊。我時常的到他櫃上串門。合先生夥計們聊起大天。沒結沒完。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借着聊天為名。竟等有高買來了。看看他們如何偷竊。有天我正在同管賬先生。說得正熱鬧之際。由外邊進來一位買主。這人長得細條身材。穿着綺霞緞的棉袍。帶着瓜皮式的綺霞緞小帽。金絲眼鏡。兩支皮鞋。人是白白的面皮。黑黑的鬚鬚。看他那人樣。穿的衣服闊綽。好像某機關的職員。在那幾年穿衣服還興。闊袖口兒。高開氣兒。我見了這人就秘覺他不是好人。我亦說不出是怎麼個不好來。這種察言觀貌。看人辨別善惡的心理。是可以意會。不可言傳的。我見他走在一個玻璃閣傍邊。止住了脚步。夥計們趕緊過去張羅買賣。問他。「你買點什麼」。他說。「天要熱了。棉袍穿不住啦。我做個夾馬褂。夾袍兒」。夥計說。「你作吧。瞧了貨。將衣裳的尺寸開個單子。咱們櫃上能做。三天準能做得」。他問了問。做夾馬褂。手工多少錢。做袂袍。手工多少錢。就教夥計取出綢緞來他瞧瞧。學徒的給他掛了一碗茶。他看了不帶花大緞子。嘴裡不住的誇好。可又說。沒花不時興了。又教夥計給他取。綺霞緞問了多少錢一尺。又要買。又嫌成色不大好。教夥計給他取好的。他看了這個。又看那

獨。手裡按着貨。又不住的往四外觀瞧。我老雲到像做賊的一樣。趕緊看別處。不敢睜他。他看完了四外。又看貨的成色。我老雲就明白了。東西取出來的數目。夠他偷的分了。先逃了風。然後下手。我老雲似看似乎不看的。可就招路把合了。只見他坐立在閣的右邊冷不防的。往外一轉身。左手扯四五尺緞子。像變戲法的。抖開了氈子。耍鬧鬼兒一樣。用那緞子。往棉袍大襟上一蓋。問夥計怎麼樣。兩個夥計的眼睛都往那緞子上。合棉袍觀瞧。嘴裡還批評好壞。我老雲就不看那裡了。見他一擰身。抖開緞子的時候。有一捲花絲葛。由玻璃上掉下來。他用左腿。左跨骨。將花絲葛倚住。又見他左手將綺霞緞一擦。折回玻璃閣上。右手往衣裳裡一伸。假做掏錢之狀。說。「我亦不是帶着錢沒有。」摸了摸道。「帶着錢哪」。我可見那捲花絲葛。由他的棉袍左開氣擠進去了。我想他不是掏錢哪。是花絲葛進了他的棉袍了。用右手假做摸錢之狀。暗含着將花絲葛用髮緊帶夾住了。東西夾好了。他說。「帶着錢哪」。右手抽出來。就問夥計。「裁個馬褂子。八尺二寸。夠不夠」。夥計說。「夠了」。他說。「裁八尺二寸吧」。夥計給他用尺量貨。他又看這捲。看那捲。閣上放着的十幾捲。都是豎着。我見他將一捲橫着放着。又將豎的一捲花絲葛打開了五六十尺。冷不防往外一擰身。將花絲葛。他棉袍大襟上一蓋。仍教夥計們瞧。衆夥計的眼睛都往大襟上看。我老雲又見他把橫着的那捲綢子。倚在跨骨。玻璃閣之間。夥計們直誇做花絲葛的夾袍好看。他將五六尺花絲葛。往玻璃閣上一放。右手又伸進棉袍。說。「我帶的錢。亦不是夠不夠」。這捲綢子又從他棉袍左開氣。進了袍內。假做掏錢之狀。暗着又用手。將綢捲兒掖好。可是這回

擄出皮夾來。他教夥計。給他開尺寸單。馬褂領長一尺寸。身長……都寫完了。留下一塊錢定錢。只做了一件馬褂。就走出去了。我合計他竊了兩捲綢子。留下一塊洋。他要將那兩捲綢子。按七折賤賣。亦能得二十幾元。他走後。我見櫃上的先生寫賬。夥計仍然張羅買東西的。竊。毫不知覺。後輩竊術之精巧。較比變洋戲法的魔術。有過之無不及。可憐彼輩人之聰明。未入正道。得了財物。亦不過往烟花柳巷。賭博場內。做嫖賭的揮霍。結果如何。不是染花柳病而死。就是病死牢獄之中。像他們若歸正道。不拘入了那行。亦能高人一籌。何愁衣食不豐。邪途誤人。向無覺悟的。即或有覺悟的。亦是在將死的時候。落個最後覺悟。豈不晚矣。我老雲在某租界。有一次遇見了子黑（吃飛輪的高手）我同他到某旅社閑談。向他探問高買之竊術。據子黑說。高買亦有組織。或三人。或五人。不能一定。有本領的人。去竊取商家財物。其竊術不精。或學而未成者。隨着出去護托。至於心手眼三樣皆笨的人。亦就管巡風而已。我問他們高買。竊取綢緞之法。他說。「高買欲在某商號竊取貴重的物品。在未竊之先。先到該商店。假做買主。以買東西為名。察看他這買賣的櫃上存夥計人數多寡。由何處而進。在何處行竊。由何處而去。將道看好之後。再來了才能竊取。高買最得意時候是在冬令。皮襖馬褂大氅。全都在身。竊取之時。容易下手。亦容易往身上收藏。每逢冬天。他們是天天出去。如烏藏食防於大風雪之日。不能出去尋食。專食收藏之物。接濟不得食之日一樣。每至夏季。天氣暑熱。衣服單薄。竊取財物。不易收藏。並且容易敗露。本領稍弱的。十有八九。全都歇夏。春秋兩季。夾衣服上身。雖不如冬天得手。亦能

偷竊。亦能收藏了。高買之竊術。亦分粗細活兒。竊術小庸的。只能往綢緞莊。竊取笨重物品。對於珍珠鑽石金表等細小之物。心雖想竊。却不敢着手。聞香不到口也。高買竊術靈敏的。都講究竊取細貨。若竊鑽石一個。可值千百之數。勝似竊取綢緞十回。一樣竊取。何不取貴重之貨。而取笨重價小的東西呀。凡竊細貨的高買。都是本領高超。一人足矣。越是本領不濟的。一人不能竊取。十有八九。都有護托的跟隨。至商店竊取不得手。護托的。或給他遮蔽。死用手亂指。將店夥之眼神引走。目視別處。竊物才能得手。任意竊取。護托的亦不容易。主竊的。竊物時有一定竊取方法。護托得是補助主竊人之不足。變戲法的在台上。變十三太保。大海碗一大堆。由身上往下落活。全仗着他那護托的。爲之遮蔽。護托的以嚴而不漏。緩速適宜爲美。高買的助手亦如變戲法護托的一樣。其護托之法。固定者少。臨時生智。隨機應變時多。亦極不易也。巡風的。尾隨高買身後。高買進某商店時。他就在那商店門前站立。或假做行路之狀。如門前等候一樣。不過心理不同而已。如有「老柴」經過。（管官人調侃叫。老柴。）巡風的得能看出老柴的行動。是否從商店門前經過。是否「掛樁」。（管官人在門前等候竊賊。調侃叫。掛樁。）如看出是從前經過。假做不曾看見。由他過去。如若看出是掛樁。巡風的立即走入商店。向高買微視其意。使其心領神過。縱能得手。亦不竊也。空手出來。老柴抓獲時。以無贓物在身。可以先入法籠而不破案。嘗言。捉姦要雙。捉賊要贓。若無贓物在身。真假難分。老柴亦無可如何了。老柴中高超的人物。每遇高買入窰。（即進商店）即在門前掛樁。候高買贓物在身他從商店走出時再捕之。十有九獲。

。高買亦無詞可措也。有些老柴。眼裡有活。雖然某人是高買。在門前掛棒而候。若高買知覺。未竊財物。由商店走出時。看出他身上無贓。亦不捕之。仍尾隨其後。必待其竊物在身時而捕。免落違法捕人之罪也。我問于某。「有些老柴。見了高買。不論高買有無贓物。亦捕之而歸。其何原故」。于某說。「那是臭盤兒」。我問。「什麼叫臭盤兒」。于某說。大凡是高買。在何處栽過。(竊賊管被捕犯案。調侃叫。栽了。遭過官司。被過捕。即是。栽了。何處老柴。就能認識。如若罪滿出獄。即離某地。如不離開。仍在該處做案。被老柴們看見。就能復入法網。老柴們認識他是高買。若遭過官司。被官人拿住過的。是官人都能認識他了。雖不偷竊。官人看見。亦一樣逮捕。如若不承認他是高買。官家將他前次犯案的底卷取出來。教他看了。亦得承認自己實是高買。所以高買們。就怕臭了盤兒。如若臭了盤兒。簡直的吃不開了。若不改行。亦得另往他地方去竊取。熟地方是不能存身的」。我問于某。「高買們。竊取。金鑲。鑽石戒指。人參等貴重物品。是怎麼竊取。其竊取之手術。能否說明」。于某說。「我住在×××旅館。五號房內。明日早九點。你去找我。我在該處。試演一回。就能知道了」。我聽了高興已極。彼此分別。次日早晨九點鐘。老雲就到×××旅館。果然于某在五號房中候我。相見之下。彼此大笑。他說。「你看我穿的衣服好與不好」。我看他穿的是。灰色棉袍。青禮服呢鞋。內裡襯衣。只有個白汗衫而已。我看他穿的衣服。與普通人所穿的一樣。不過尺寸略微肥些。我說。「你穿這衣服略微肥點。亦不覺慙。他教我將手表取下來。放於桌上。我就依了。他將手表取下來放於桌上。他又教我將錢夾取

出來。亦放於桌上。我又依了他將錢夾取出。亦放於桌上。那錢夾與手表。同在桌上。兩件東西。相離不過五六寸遠。于某用右手拿起錢夾子。顛了顛道。「你這皮靴頁內。沒有多少錢」。說完了又將錢夾放下。我再看那掉上的金表。已然沒了。不覺的驚訝起來。他問我。「老雲。你的表哪」。我說。「不知那裡去了」。他說。「你用手往我身上摸摸。我的左胳膊那裡去了」。我用手一摸。他那左的胳膊沒有。袖筒裡是空的。我忙問他。「你右邊的胳膊那裡去了」。他冲我一笑。將右胳膊抬起來。說。「你看這是什麼」。我往他右胳膊的底下一看。那馬褂的袖子。胳膊肘兒的地方。多出一支手來。那支手攥着一支金表。我至此始悟。他是將那左胳膊退入衣內。又伸在右邊的袖內去了。最奇的是他這支左手。能在右胳膊兒肘底下伸出來。原來他那馬褂。故意的在袖筒的胳膊肘底下。做的有道縫兒。爲的是好在這縫內往外伸手。使人不知不覺的竊取財物。他教我看明白了。又說。「你將我的馬褂。替我脫下來。你再看看」。於是乎我老雲說將他的馬褂脫下來。他說。「老雲。你再看看我的棉袍」。我再往他的棉袍上一看。原他那棉袍的。胳膊窩底下。亦有一道縫兒。他那左胳膊。就是由右胳膊窩的縫伸出來的。他又說。「老雲。你再把大棉袍。給我脫下來。你再看看」。於是乎我又將他的大棉袍。脫了下來。再看他那汗衫。亦是合那棉袍一樣。兩個胳膊窩底下。亦都有道縫兒。他那支左胳膊。就是由那右胳膊窩的縫兒。伸出來的。他教我看明白了。左胳膊才退了回去。他說。「我教你看看。那支表留於何處」。說着他自己就將汗衫的紐扣兒。全鬆解開。脫下汗衫來。我往他身上再看。只見他貼身有個皮兜兒。其形式。與變戲

法的。身上帶的皮兜子一樣。那支金表就收在兜內了。我將他全身的衣服。竊取他人財的門子。（即是鬧鬼兒。使人不知之處）全看明白了。才知道高買們。竊取東西之法。于某問我。「老雲。你明白了沒有」。我說。「明白了」。他說。「這個情形如何」。我說。「這不過是你們鬧的鬼兒。沒人知道。亦算不得怎麼神妙。如若變戲法的藝人。改了行。就能按着你那方法。去當高買的。于某說。「你別看變戲法的藝人。在台上變的那們巧妙。如若教竊取人家的財物。是不靈的。他變戲法成了。偷人家東西。他們是不成。別的不說。他們的膽兒。就沒有我們大。若是偷了人家的東西。贓物在身。心裡駭怕。臉上變色。露了破綻。一定教人抓住打官司。他們變戲法的人。有身上藏着所變的東西。坦然自在。似有如無。教人看不出破綻的長處。我們有將人家的東西。偷過來。藏在身上。教人看不出破綻的長處。他們沉的住氣。不露破綻。還是不如我們」。我問。「怎麼不如你們哪」。他說。「是看戲法的人們都知道變戲法的人。身上有毛病。藏着東西哪。不過沒人給嚷就是了。即或變露了。亦不要緊。至大有人喊個倒好兒。完事。我們若是教人看出破綻抓住了喊來巡警。真贓實犯。打了官司。至少亦罰幾月的苦力。蹲幾個月的監獄。同是鬧鬼兒。沉的住氣。究竟還是變戲法的人。膽子小。高買的人們。膽子大。我敢說變戲法的人。當不了高買。隔行如隔山。不論是那一行亦是一樣。行家能成。外行人幹不了的」。我聽他說。深服其論。不過我心裡。總覺着他們的膽量。知識。見解。談吐。都是比普通的人們。好的多。就是一樣。有知識何不去奔正道。同是穿衣吃飯。何必做犯法的事。我老雲又問他。你這衣服。那裡來的。于某說。「這是

XX的東西。我們兩個人。住在這一間屋內。今天是他有錢。有出去做活。穿著沒有門子的衣服。逛小班去了。我是乘他不在店內。教你看看這高買的門道。你可別告訴外人。我當時應允。又說。你們這當高買的。只有衣服不同。能偷東西。並沒有什麼特長。他說。「我教你看看特長」。他又打開衣包。取出幾件極瘦的衣服來。穿在了身上。我看看又瘦又長。他說。「這們瘦的衣服。我亦能將胳膊。由袖口兒。退了進去」。說着他將這件衣服一抖羅。我再用手去摸他左袖筒。已然空了。他這支左胳膊。已然退進去了。最奇怪的是。沒人給他揪着袖口兒。他自己亦沒揪着袖口。只憑他略微一抖羅。那支胳膊就能退進去。他們有這種驚人的本領。我亦不佩服。只是他們不入正道。任他有多好能爲。我亦是輕視他們。我問他。「高買的本領。有神偷之能。爲什麼還有被捕獲的人哪」。他說。「當高買的遭官司。都是他。成天往娛樂場所。任意揮霍。花的金錢太多了。教官人注了意。訪查實了。才遭官司。在他們往商家竊取財物的時候。不容易破案」。我問。那末他們偷竊的時候。就沒被人看破。當場被人抱住的事嗎」。他說。「我們老榮。一即是小緒。一若將人財物。竊到手中。又轉別人手內。那叫二仙傳道。即或去東西的覺悟了。將我們攔住。亦是不怕。那東西早就沒了。身上沒贓。是脫身計。惟一不二的法門。高買出去做活。亦合我們一樣。不是一個人出去。少者三人。多者五個。如若將東西偷到身上。商家覺悟了。伸手揪人。亦是白揪。照樣兒使二仙傳道的方法。將東西由甲的身上。又傳到乙的身上。甚致於還有由乙的身上。又傳到丙的身上。高買們遭官司。人贓兩獲的事。百不一見。我問。「高買有偷東西。

沒偷成。賠了本錢的事沒有呢」。他說。「亦有」。我問。「怎麼高買會賠本兒哪」。他說。「有那嘗去東西的商店。丟的怕了。櫃上的夥計。多有雇用聰明伶俐的。高買們進門。他們亦能看出一二。到了高買看貨的時候。那手不離貨。貨不離手。看的嚴密。無法下手。不惟不偷了。還得多花錢。買他們的東西」。我問。「偷不得手。幹麻還買他們的東西哪」。他說。「高買們遇見了這種情形。是教人看着形跡可疑，爲了教他們放心。不當賊看。花些錢買東西。是穩猾點的店夥之心。不只於這一次。三兩天一擱。得花錢買他幾趟。教他知道是好主顧啦。然後乘他們不防的時候。大大的偷上一水。將幾次損失的銀錢。一下子全都弄回去。還得有數餘。剩下些錢才能心平氣和」。我聽他所說。高買如此狡猾。我問。「那末高買怕老柴（老柴是債緝人們）不怕呢」。他說。「高買們怕老柴是不假。卽或被捕了。反到不怕。他們覺着遭了官司。就豁出受幾月的罪去。期限滿了。出了監獄。還是照樣去當高買。絕不改行」。我說。「怎麼罰了幾號月的苦力。還不改行呢」。他說。「爲人不會竊盜便罷。只要學會了偷盜。無論如何。亦改不了行。都說。老榮這行兒。是支賊船。只要上去。就休想下來」。我問。「高買們有偷不了的商店沒有呢」。他說。「這些年來。有些家大商店。因爲被偷的東西太多了。損失血本。他們駭了怕。有人給他們出主意。教他們花錢雇用高買。給他們保鏢。他們雇個人每月花個幾十塊錢。可以不丟東西。都很願意。自從有商店雇用高買保鏢以來。高買們就有些家高無法去偷的」。我問。「他們高買。爲什麼不做偷竊的生活。給人家保鏢呢」。他說。「高買這行人。都是打走馬穴的。今天在天津。明天注

大連。可以不遭官司。不能被案。有些個高買。因爲某處有了判贛果。（管有搭姓頭的婦女。調侃兒叫。判贛果。）將他吸住了。見在某地偷竊。永遠不走。有了這種事情。日久了老柴們。就能知道他是高買。仙屢次偷竊。屢次破案。鬧來鬧去。鬧的他臭了盤啦。偷竊。不成了。往外省去。又捨不得判贛果。因此他與某地認識的人亦多了。就有人將他荐入某商店。充做保鏢的。凡是給商店充做保鏢的高買。都是臭了盤兒的」。我說。「商店有了保鏢的。還丟東西不丟呢」。他說。「亦是不斷的丟東西。不過比沒保鏢的。丟得少些」。我問。「怎麼有保鏢的。還丟東西呢」。他說。「有些高買。不認識保鏢的。有保鏢破壞。或示意不教他偷。就偷不成了。倘若有那認識保鏢的高買。彼此一碰盤。人有見面之情。保鏢的寧可得罪商店。亦不肯得罪同行。不惟不攔。反到幫着高買。給他護托。教他偷點就走。但是不能老偷。不能空手。點到而已。倘若保鏢開罪了熱盤的高買。不是找高手大偷特偷。就是遭了官司的時候。咬上保鏢。將他拉入案內。亦得受他們大害。賊咬一口。入骨三分。亦是得防備呀」。我聽他說的話。感覺着世上的人。學好事。入正道。是難極了。學壞事。入邪途。容易的。他們已入邪途的人。說。「邪途叫。賊船。上去就下不來。這邪途夠多們可怕。我老雲是願入於邪途的人千萬別上賊船。寧可難走些還是入正道吧」

評書界之人藝哈輔元。與永慶昇平

哈輔元是蒙古旗人。乳名叫。雙兒。在少年被象用鼻子捲起過一回。那象并没擇他。有些人說。「雙兒命大」。他長的品貌端正。口齒伶俐。長於言談。喜愛養巴狗兒。善於修

飾。北平人都說他是個漂亮人物。有姜山東者。在北平做商有年。後因營業虧累。賦閒無事。嘗往各市場廟會遊逛。說相鑿的小八段。張廣太回家。五龍捧聖。康熙私訪。馬成龍救駕。幾日聽會了。窮極無聊。就在路傍講演這幾段玩藝。他雖山東人。說北平話最好。不知者。難料其爲山東人也。他學馬成龍說山東話。較比各種藝人靈通。(山東人說山東話。豈不能成。)很有人歡迎。姜山東以說小八段兒掙錢護口。生活無憂。惟恐有藝人阻攔。乃投入評書界。拜師認門戶。藝名姜振明。哈輔元見姜鬻藝糊口。頗爲羨慕。每日必聽此短段評書。歸家時。茶餘酒後。就以說評書消遣。他的親友。見他頗有心得。勸他拜師鬻藝。遂拜姜振明爲師。按本門支派。賜名爲。哈輔元。哈輔元自從登台獻藝。就大受社會人士歡迎。都說他是挑帘紅。我老雲在讀書時。曾因逃學。去聽姜振明的高足弟子哈輔元。受責數次。哈之藝業。頗有幾種特長爲同道人所不及。永慶昇平這部書。康熙私訪。月明樓。捉拿四霸天。五龍捧聖。大鬧興順鏢店。據評書界人說。在滿清時代。北平居民。以滿蒙漢的旗人爲多。旗人亦。每月關旗餉。按春夏秋冬四季關老米。衣食無愁。提籠架鳥。茶館聊天。按廟期遊逛。所謂閑散階級人。清時最多。評書是閑散階級人。消磨歲月。受聽的藝術。永慶昇平這部書。是以。北平舊社會倉庫兩面。跳實案要。人的混混。爲主體。旗人是最歡迎的。是愛聽的。哈輔元對於虛字譜。光棍論。混混派兒。大有研究。每逢登台獻藝。說到這種事時。摹倣的最好。使聽書的人們。聽着真如身臨其境。處處逼真。是其藝人之處。並且他「變口」討俏。(管北平人。學說山東的話兒。學說南方人口音。學說山西人的口音。評書界的

侃兒。叫。變口。哈之台風最好。評書界的人。嘗說。我們說評書的藝人。不出一怪。得出一率。才能响萬兒。火穴大轉。雙厚坪。以說評書。夾雜當場抓眼。臨時的相聲。頗受社會人歡迎。稱爲。評書大王。叫座的魔力。爲同道不及。即是藝人中。之怪者也。說評書的藝人。相貌端正。身上衣服乾淨。口齒伶俐。語言流暢。是爲一率。哈輔元就以比成名。他的叫座魔力。亦爲同道人所不及。有這種特長。焉能不享大名。不座頭把交椅。從前沒有。永慶昇平這部書。只有擗明地的藝人。評講康熙私訪。五龍捧聖。張廣太回家等等的八段兒。姜振明哈輔元師徒。將天地會八卦教。穿入書中。編出。二馬下蘇州。大雁虎邱山。鬧福州會館。馬成龍衛輝府搬兵。等等節目。是書由五龍捧聖起。直到破了天地會爲止。穿插緊湊。情節逼真。枝葉搭的嚴密。他師徒完成此書。評書始增一部道活。然亦煞費苦心也。在清室的時候。永慶昇平這書運最佳。說的好了。便大紅大紫。說的不好。亦能掙錢。不過少掙而已。在那時說永慶昇平的藝人。估評書界全部人十分之四。並且評書場兒。都在西單牌樓南北。西四牌樓一帶。阜成門裡外。東單北。東四一帶。交道兒等處。還是書場相聯。不遠就一場。如若四五場兒評書。有一個場說永慶昇平。最附近的場子都受影響。書運好同業人亦都懼怕。至今時代變遷。社會的風氣。亦與從前不同。永慶昇平這部書。又不合時代。凡是說他的藝人。無論好壞。全不叫座。無人歡迎。永慶昇平是落了伍啦。迴思往年。不勝今昔之感。哈輔元住家西城宮門口。夫妻二人。並無子女。惟有愛犬。有如愛子。每至冬令。每睡熱炕。不料某年臘月三十日。度除夕。天至四更方才安歇。被角落於炕下。被火引着。一片

紅光。火光大作。烈焰飛騰。小火引起大火。哈輔元夫妻。與其愛犬。同被火焚而死。時故都人士。對於此事。茶館酒肆。街談巷議。對於哈輔元。毀譽皆有。其死之慘。令人鼻酸。其故後。一般老聽評書之人。每念哈輔元。猶不勝懷憶也。

江湖中之鬪嘴的：騙財法

我老雲有個朋友。是天津東大莊人。有一次我去看望他。恰巧他未在家中。往某處有事未回。家中只有他老母。與他媳婦。這婆媳將我讓到屋中。燒水沏茶。教我等候。我正喝茶之際。由外邊進來一人。約十四五歲。穿着藍布大褂光頭。未帶帽。兩鞋上有挺厚的塵土。面帶驚惶之色。他到了院中。就嚷。「大娘在家沒有」。老太太跑出來。「看這孩子。不認識於他。忙問。「你找誰呀」。他說。「我不找誰」。說着話就冲老太太跪倒下了。二目落淚。說。「老大娘。你快救我吧」。老太太看他這種神氣。驚問道。「你……這樣是爲了何事呢」。小孩哭着。「我是塘沽的人。我父親死了。家中只有我媽。我媽在我姥姥家住着。我叔將我送在天津×仁堂藥舖學徒。我學了有半年多。因爲竟受氣。挨打受罵。我不願學了。要往我姥姥家。去找我媽。我由櫃上偷出些個值錢貴重藥品。跑出來。有櫃上的夥計。追下我來了。要教他追回我去。我叔厲害極了。非得將我打死不可。你老人家。若是行好積德。到門外瞧瞧。如能有人打聽我。你老人家就撒謊。說我出了村。往東去了。他往東找。我好往南跑。只要到了我姥姥家。這條小命。就算保住了。說罷痛哭不止。婦女的心最軟無比。看見他這樣可憐。就動了惻隱之心。老太太教兒媳婦。給他些水喝。自己往外就走。到了

門前。往各處瞭望。只見由西邊來了一個人。約有三十多歲。穿章打扮。像個店夥似的。兩眼發直。他見了老太太說。「借光。老太太。將才有個穿藍布大褂的小孩。你看見沒有」。老太太說。「你問他作什麼」。這人說。「我是×仁堂的夥計。我們櫃上跑了個徒弟。他偷了千數多塊錢的貨物。我追趕他進這村。亦不是怎麼沒有了」。老太太故意的說道。「不錯。將才有個小孩。慌張張的從我們前過去。他出了村往東去了。你快往東追吧」。這人說聲。「勞駕」。匆匆的往東而去。老太太回到院中。向那小孩子安慰道。「你放心吧。追你的那人。教我給支走啦」。這孩子立刻爬在地上給老太太叩頭。他說。「老大娘你索性行點好。給我蓋飯吃。借給我幾塊錢。當漱盤費」。老太太說。嗚。瞧這孩子。咱們素不相識。給你頓飯吃。那到算不了什麼。借給你幾塊錢。那可不成」。小孩說。「你老人家要不借給我錢。我有點東西。求你給賣賣。弄幾塊錢路費。好往我姥娘家去」。老太太問道。「你有什麼貨呢」。小孩說。「我由藥舖裡偷出來。有麝香。熊胆。牛黃。冰片。眼藥。丸藥」。他說着由衣裳裡。取出個包兒。往地上一放。將包打開。只見裡邊。有幾個小小的四方玻璃盒。上有小紅紙籤。寫着四個字。「真正麝香」。有寫着「真正熊胆」。「牛黃」的。還有二十多瓶眼藥。十幾匣牛黃清心丸。盒上。匣上。瓶上。都粘着。天津估衣街×仁堂的字樣。他向老太太道。「你老留那樣兒呀」。老太太不認識字。亦不懂行。就向我老雲說。「雲先生。你來看看都是什麼藥吧」。我說。有。「麝香。牛黃。熊胆。眼藥。牛黃丸。這些東西都是值錢的貴重藥品」。老太太說。「他二姨的公公。頭幾個月。得了一回半身不遂。就吃牛

黃清心丸好了的。我將牛黃丸。都給留下吧。」小孩說。「這牛黃清心丸。是二十二丸一盒。我們櫃上賣八毛錢一九。每盒賣八塊大洋。要整盒買。較比零買。便宜兩九子。」老太太聽他所說。「將嘴一撇道。「呦。你們貴誰買你的。我們還到舖子裡去買哪。像你這東西得便宜。我才能哪。」小孩說。「便宜是一定的。我亦不能賣八塊一盒。你要都留下。我可不能賣。你要留個一兩盒好辦。你老隨便給錢還不成嗎。」老太太說。「我就留一盒。給你一塊錢。」小孩說。「那可不成。一塊錢太少了。」我老雲給他們圓全買賣。算是兩塊洋一盒。於是老太太就拿了一盒藥。給他兩塊洋。他兒媳婦說。「問問隔壁王大嬖要不要。」於是老太太又出去給張羅買賣。工夫不大。又來了幾位街坊。男的。女的。都搶着買。有拿起麝香就給三塊洋。不賣不行。有怔給五角錢拿幾瓶眼藥的。眨眼之間。他就賣了十幾元錢。他直用手捂着。大嘆。「這們賤。我不賣了。」將包兒一提。往外就走。他走後大家又談談論論。說。「買了便宜東西。」我看他們都喜氣揚揚的。各自散去。等了一會兒。老太太的兒子亦沒回來。我就告辭而歸。過了兩個多月。我又到他家。恰巧他兒子。又沒在家。我忽然想起。老太太前者買的便宜貨。我就問。「伯母。你上次買的那便宜貨好不好呢。」老太太聽我這一問。立刻就氣昂昂的說道。「老雲。你還提那事呢。我們都讓人家給騙了十幾塊錢。買的都是假藥。那個挨千刀的孩子。又哭又說。這我們冤苦了。他不是個好東西。他……」我聽了這通閑言閑語。才知道那小孩是個騙子手。我回到了天津。就向一些社會通的朋友。老於世故人情的朋友。提說此事。但是都說。「這是騙子手。騙財的。」可是誰也不知

道。其內幕如何。在前年我雲到濟南府。在商埠遇見了個朋友。此人姓袁。從前他是個賣藥的江湖人。崑崙串鈴。下鄉去賣藥。如今他當了官差。我二人在茶館。聊大天。聊到小孩騙財的這樁事。老袁說。「那是種生意」。我說。「那是什麼生意呢」。他說。「這種生意。說江湖的行話。叫做。鬪肯的」。我說。「這鬪肯的生意。爲什麼都用小孩呢」。他說。「這種生意。是崑崙騙婦女。要在大街裡。市場內。是沒有聽他們那套的做這種生意。是一個掌買賣。一個敲着「。我問。「什麼叫。掌買賣呢」。老袁說。「那掌買賣的是那小孩。在未做這鬪肯的生意以前。先得物色個小孩。可是找個相當的最難。十八九歲的。像個大人一樣。怔往人家的院子闖。不惟騙不了財。趕巧了還許教人給打了。若是用個十一二歲的。知識太幼稚。膽量亦小。任你如何教練亦不成功。最好是找個十四五歲的小孩。以身量矮小爲佳。尤以聰明伶俐。有膽量。見人敢言。口齒靈俐爲上選。得着這種小孩時。每天以上等吃食誘惑他。將騙財方法傳給他。等到他練的能夠不駭怕了。掉眼淚。算是成。他們江湖人。管教給小孩。往往人家怔闖。去騙財。說行話。叫。夾磨。玲嚙。去掌買賣。等到教成了。就自己做些假藥。但是摹仿誰家藥。仿單。藥品。裝修。亦得合那真貨一樣。所以教人看不出破綻爲標準。到了鬪肯的時候。是徒弟帶着貨。在前邊走。師父在後邊跟着。如若小孩闖入人家。見了婦女撒謊騙人。將人冤的信以爲真了。或是生了惻隱之心啦。才能有本家的人出來。站在門口兒。給小孩巡風。他師父見由門裡出來人了。就奔過來。假裝追徒弟的樣子。向人問他徒弟。巡風之人。都是將他師父。認做追捕逃徒。用話支走。或東或西。他師父也

得有羞急的面孔。人家說東。他就得匆匆的往東。以假做真。是他敲家子的。發托賣像。那小孩的師父便是敲家子」。我將這事聽明白了。向老袁問道。「那小孩。天天去合他師父去騙人。能騙多少年哪」。老袁說。「亦就三二年」。我說。「過了三二年又怎麼哪」。老袁說。「將他扔了不要。再另找一個」。我說。「他能隨便扔了嗎」。老袁說。「他們做鬪嘴的生意的人。要找個徒弟。並不是有人荐的。都是那不聽說。不聽道。在家裡逃學。學買賣受不了規矩。背着舖子。背着家長。偷着跑出來的。凡是這種偷着跑出來的。孩子。都是又饒又懶。尙會撒謊。十四五歲十三四歲的居多。他們鬪嘴的生意人。尙在各處尋找這種小孩。找着了之後。先以美食華麗衣服誘惑。然後才夾磨他騙人的方法。(江湖人。管教給徒弟什麼本領。調侃兒叫。夾磨。)等到能夠天天出去騙財了。那小孩的膽量亦大了。差不多就受師父管束。他師父教他抽大烟。染成了嗜好。不惟他天天能去騙財。因有嗜好在身。騙人錢財的時候。亦能多騙。亦不發懶。傾心願意的受師父驅使。及至他的嗜好日深。歲數亦大了。所騙來的金錢。只夠他自己用的。師父得不着好處了。就假做開穴(即是另往他方。)就將徒弟拋了。(江湖人。管拋了什麼東西不要啦。調侃兒叫。拋了。)他那徒弟。嗜好染成了。他師父將他拋了。沒人給。敲着。縱然他有膽量去鬪嘴。騙來的銀錢亦是少的。他一開知識就學會了撞騙。離開了師父。什麼事不好。他去幹什麼。這一輩子亦好不了。除死方休。那鬪嘴的老合手段。有多們毒辣。社會裡有這種盜賊。騙人。害人。地方上的官吏。對於他們。都是極力除治的。社會裡的裡面情形。黑幕重重。非我老袁所能盡知。僅將我個人所

知道的。公諸社會。使未受騙的人。多加小心。便是我老雲。忠於社會。愛護人羣了。

江湖中的光子生意

拉洋片的。玩西湖景的。江湖人調侃兒。管他們叫。光子。拉洋片的傢伙。種數太多。像一個洋片箱。上邊安塊大玻璃。裡邊有七八張片子。底下有四個玻璃鏡的。說行話管這種傢伙叫。四開門。四開門是光子行的普通的傢伙。拉洋片的藝人。對於說唱引人。使用四開門。是人人能成的。至於掙錢多寡。亦由其本領而定也。天橋兒大金牙小金牙。使用的洋片箱子。底下有八個玻璃鏡。要兜攪生意。能每回讓八個坐兒。掙八個人的錢。說行話管他這八個鏡的洋片箱子。叫做。八開門。他們這八開門的箱子。非是光子行。頭路角。才能使用。本錢雖大。受的累雖大。掙項亦比四開門大幾倍呀。有一種洋片箱子。上邊有幾個洋鐵片製造的小人。箱子上邊有個水漏子。箱子底下。有個洋煤油桶。桶內盛着涼水。如若做生意的時候。得用水罐子。由煤油桶內。往水漏子裡灌水。那水順着一根繩。流入管內。憑他水的力量。就能催動了那洋鐵片製造的人。在上邊亂轉兒。光子行的人。管這種傢伙。叫做。水箱子。裡邊裝的不是片子。亦是一套套的小人。有人看時。全憑他扯起走線繩。教小人來回亂動。他們用那水催人動的玩藝。叫水漫金山寺。仗他圓年。他們唱的曲兒是死套子。都唱那一套。我老雲亦錄他們一段兒。「衆位看那上邊。漂漂悠悠來了兩隻船。船上頭站着是許仙。許仙遊湖來望景。偏上天。降大雨。青蛇白蛇。船上頭站。許仙搭船來借傘。那張天師撒開了張手雷。」他隨唱隨說。兩支手還不住閉的扯那繩兒。叫箱內的小人。隨他唱的

戲兒動轉。唱到下雨的時候往箱內澆水。看的主兒。亦見箱內澆水。如同下雨一樣。俺唱到張天師撒開了張手雷的時候。用手猛一扯那粗繩兒。箱內有個鼓。亦敲打一通。轆轤轆真響。跟着又唱。什麼。蛤蜊精。鮫魚精。鯉魚精。蛤蟆精。他隨唱隨鬧鬼。教人瞧着他那個怪可樂。才能引人掙錢哪。拉洋片的亦有夥計掌櫃的。掌櫃的花幾百元。製幾付洋片。賃給夥計使用。其賃價無一定。由夥計每日掙錢多寡。三七分賬。洋片行的掌櫃的。亦如一小資本家也。惟有使水箱子的藝人。不能竟仗傢伙掙錢。引人圓年。全仗他那滑稽曲兒。週身亂動。擠鼻弄眼。使人發笑的發托賣像。凡是這種人。有了技能。多不願給人當夥計。個人弄份水箱子。足能糊口。故光子行。使水箱子的藝人。多是獨力支持的。光子行掌櫃的。所製洋片。多是。片車子。其形式係一長方箱子。上中下。分爲三層。每層可置。入張洋片。上中兩層。明現在外。最下層用箱罩着。使玻璃鏡入個。箱前放四條小凳。每條可坐二人。做一種片車子生意。至少得兩個人。一左一右。在左邊的人。手持一張洋片。唱兩句。將片推進去。右邊的人。拿着一片。唱兩句。將片推進去。所唱的都死套子。什麼。『嚶。這一張照的是。小馬五兒紡棉花。多們好嘍。隔着那顯微鏡一照啊。亞賽真人呀。一個樣般。』他們的洋片箱子。小凳兒。雖是山東德縣製造的。那二十四張片子。可都是照像館的像片。其尺寸大小。大約着是一尺片子。我老雲問過他們。爲什麼拉洋片的。這行兒。說行話叫。光子。據他們所說。江湖人管。玻璃鏡調亂叫。光子。洋片箱。上邊是。大塊玻璃。下邊是。大塊玻璃鏡。我們這行。離開了玻璃不成。才叫。光子。言其是玻璃能透光是也。我老雲呢

。照像館離開玻璃亦是不成。片車子的片子。是照像的材料。可以說是。光子裡的光子。在清末民初之時。小馬五能唱紡棉花。社會裡就轟動了。片車子的箱子。都有一張小馬五兒紡棉花。亦很興旺了一陣。到了民十年前後。紡棉花漸漸落伍。片車子亦漸漸的落伍。前些年。天橋。東西兩廟。都有這種洋片。如今小馬五沒了。北平各市場廟會。亦見不着這種洋片了。據我老雲向光子行人打聽。他說。這種片子。在平津一帶不能掙錢了。如今都帶着傢伙。往鄉下去頂神湊子去啦。（趕鄉間的廟會。調侃叫。頂神湊子去了。）做光子行。片車子的藝人。不知道隨時改革。不知隨着社會的風氣演進。直到了落伍啦。才背着傢伙到鄉間去。實行去吃「科郎點」。（江湖人管農民叫。科郎點。）十數年的光景。片車子就落了伍。社會的演變。有多們快。夠多們可怕。倘若老雲有朝一日落了伍啊。吃科郎亦怕不成的。有幾種洋片箱子。做的形式。好象火車頭。好像火輪船。他們光子行人。管那東西。就叫。火車頭。火輪船。可是做這幾樣生意的藝人。必須長怯頭怯腦。唱起曲。得有身段。得有發托賣像。連唱帶抓眼。招惹的觀衆。像看怪物一樣。才能掙錢。不怪那江湖人嘗說。藝人要掙錢不佔一率。得佔一怪。拉洋片的亦怪能佔了上風。滑稽玩藝不分優劣。都有人歡迎的。在我老雲在學校裡讀書的時候。常見有些拉洋片的。使四開門的箱子。帶彩兒。閱者若問什麼是彩張兒。就是他們那幾張洋片裡。夾着一張殺子報。每逢有人看洋片。看到這張的時候。拉洋片的就拿起他那鈴鐺板。板是木質。約有一尺大小。上有八個小銅鈴鐺。洋片箱子上有一方孔。大小亦合板兒一樣。他要變彩片時。將板往方孔上一蓋。立刻就變樣。在沒變之先

看那片上畫的是。王徐氏身穿重孝。在靈前哭祭其夫。及至他蓋板兒立刻就變了。王徐氏將一縷頭髮含在口中。手執鐮刀一把。手起刀落。將他兒子的人頭砍下。紅光崩現血水直流。他未蓋板時候。還有一套詞兒。我還記得那詞是。「這一張是殺子報。親媽害親兒子。我這鈴鐺板。不叫鈴鐺板。叫做陰歸板。只要將陰陽板一蓋。立刻就紅光崩現血水直流。王官保的人頭落地」。在早年憑他這張彩片兒。就能有人看。到了如今電影兒都改了有聲片子。灤州影落了伍。誰還看他那洋片的彩張兒。在早年拉洋片的人們。使用四開門的箱子。在七張片子裡。還夾一張春頁子。有些人看他那春頁。都覺着很奇怪。一傳十。十傳百。還有沒品行的人。專愛看那判簧兒的事。(江湖人管那春宮。調侃叫。春頁子。管那男女的私事。調侃兒叫。判簧。又叫。判托。)大人看他那壞片子還不要緊。惟有一般才開知識的小學生。看那春頁判托的片子。實是有傷風化。引誘青年子弟學壞。後來鬧的官家知道了。將那片子給卵啦。(江湖人。管官家取締。調侃兒叫。卵啦。管驅逐出境。調管兒叫。淤啦。)才見不着那宗東西。光子行的玩藝。到如今簡接的落了伍啦。就以天橋說吧。除非大金牙的徒弟。小金牙以半春半柳的藝術。(江湖人。管隨唱隨抓抓逗笑兒。調侃兒叫。半春半柳。)使用八開門的洋片箱子。還能夠掙錢。其餘的幹這行兒。連嘴都保不住了。(江湖人。管不能糊口。調侃兒叫。保不住嘴了。)我說。藝人掙錢的本領。還是仗着藝術。若仗着傢伙。是靠不住的。江湖的老合如不相信。你看看大金牙。小金牙。就知道着了。

說評書的藝人。所說的書。是分爲。大槍桿兒。變打兩路兒。使大槍桿的。所說的書。是。東西漢。三國志。水滸傳。隋唐傳。精忠傳。盜馬金槍傳。明英烈。使短打的。所說的書是。濟公傳。彭公案。善惡圖。于公案。施公案。包公案。小五義等等。說聊齋的是。另一派。亦不算短打。亦不算大桿兒。在早年還沒學聊齋。有說聊齋的亦是舖紅氈子。（評書界人。管說子弟書。不要錢。調侃兒稱爲。舖紅氈子。）東城有位說子弟書的劉逢元。管說聊齋。頗有些人歡迎。他雖是個票友。與捧錢的評書藝人。較比起來。是有過之無不及。張芻蘭老先生下了海之後。說聊齋的才大與其道。曹卓如是西城人。他從前是在某衙門當差。家道小康。傳聞強記。嗜好評書。崑愛聊齋。拜任俊山爲師。（任俊山係某教教友。崑說忠義西巡亭名。）藝名曹聚銳。自從登台獻藝。總未得志。後來他說書。報子上不寫曹聚銳。寫曹卓如。他是念單招。（江湖人管一隻眼的人。調侃叫。念單招。）一條券。（江湖人。管一種噱子。似啞不啞。不能變喉音說話。調侃叫。一條券。）沒有發托賣像。（即是沒有生旦淨末丑。喜樂悲歡的形容。）坐在凳兒上不動地方。坐談今古。憑嘴一說。要享大名。實在不易。他前邊有個說聊齋的名角陳士和。如同一面影壁似的。擋着他。愈發的不易成名。幸而他有百折不回之志。說了七八年漸漸有名。很有些個主兒。愛聽他那聊齋。費了好幾年的光景。才成爲二路角。可是他前書。是四九城兒都能叫坐。西安市場。春華軒。增柱軒。長順軒。後門外義溜胡同廣慶軒。天匯大院開明軒。東四牌樓宴新茶社。五條胡同華友軒。齊化門外義和軒。西直門外慶平軒。宣武門內森瑞軒。花市三友軒。天橋福海居。菜市口如雲

軒。彰儀門內文雅軒。報國寺前得勝軒。全都說過。那個館子都能叫多半堂坐兒。凡是好聽評書的人。那知道有個曹卓如。他的師兄魏聚寬。師弟德聚明。都未享名。聚字的評書藝人。就屬着他曹卓如了。他又收了兩個徒弟。大的叫魏英信。二的叫趙英。魏是近視眼。趙亦有眼疾。他們師徒弟招兒。都有念點。魏說水滸。未到成名。即死在石家庄了。趙英承其師之衣鉢。崑說聊齋。現在市面不景氣。趙英頗赶上這個時候。成名亦怕難了。曹卓如在評書界。是個老結說書的。對於捧踏術。學不會。論其收入。頗可糊口。不料在這二年來。各書館不見有他的報子。我老雲向該界人打聽。據說他因老來喪子。得了癱瘓病了。我老雲日前在菜市口如雲軒去聽評書。遇老友蘇敬齋先生。談及曹卓如之事。楊老先生素敬卓如。雖然年近古稀。爲了探望他。不辭勞苦。由西南園寓所。往西直門中秀才胡同五號。去看曹卓如。楊敬齋先生歸時訪我老雲。說。曹卓如對他訴苦。因過有重病纏綿。不能說評書。無法掙錢。只有十幾畝地。靠人去種。每年分些糧米。勉強支持。實可歎也。並且說。合我老雲已有二年多沒見了。想念異常。敵人每日埋頭書案。度筆桿的生涯。如筆債纏身。竟不能往看曹卓如。亦覺鬱悶。曹先生的口債已然還清。我老雲之筆債。尙無了期。都說。人情如紙薄。曹卓如病了二年多無人探望。今有書友楊敬齋。去慰問一次。亦可稱爲知音者也。

黑紅寶。花頁子

在民國四五年。天津的三不管。北開最熱鬧無比。每一出太陽。要到了三不管北開。就能聽見鐵桶子亂響的聲音。那裏鐵子的攤兒。是每支一個。上邊擺着兩三盒紙烟。幾堆銅錢

幾步就是一個。北開是個小地方。那露天市場裡。亦有三四十個攤子。三不管的露天市場。亦有七八十個攤子。凡是耍錢子的人。都是些個地方的無賴。他們這些個窮光蛋。成天價幌悠鐵筒子。竟騙些鄉下人。與手藝買賣舖學徒的。合他們賭錢。是沒有贏。還有一樣不好。動不動就打架。那天亦有頭破血出的。甚至於有幾十個人羣毆。演出大流血事兒。亦有打出人命時候。他們一種流動性的賭博。如若官家來拿。四面八方都有巡風。較比電報電話還快。官人沒到。他們暗令子已到。眨眼之間。如鳥獸一般。四散分逃。官人來了。亦拿不着一個。他們的暗令子。是兩個。有時候一齊喊嚷：……有時候喊嚷。扯……：還有一種特別的技能。如有地方軍警。從他們攔前經過。他們一回手。將鐵筒子。往屁股底下一夾。似有如無。走起路來。如同沒夾着東西一樣。我對於他們的爽勁。是真佩服。我向江湖中的老人問過。怎麼三不管北開。有那些擺地賭。江湖中的老人告述我。不論那裡如若有他們這些賭徒。說行話那裡就算雜八地。他們的行爲。如同路劫一樣。可惡已極。但是在從前清季那時代。在三不管北開兩處。該管的地方。不嚴加取締。每月暗中享受彼輩之供奉。縱容雜八地。有無賴。地痞。流氓。聚衆害人。那時的黑幕。是不問可知了。每日三不管北開都有抽錢的。到了年節。臨時又添上。骰子寶兒黑紅寶。六門寶。四門寶。那個賭徒攤兒。亦鬧個風雨不透。可憐一些個商家的徒弟。年節放假。掌櫃的給個塊八角錢。不知買些正經東西。都被雜八地的賭兒段住。將錢輸光了爲止。以我老雲目觀雜八地的情形。那些賭徒。只能欺騙知識幼稚的。青年人。鄉下老耆。王家的徒弟。稍有一點知識的人。一看就能醒攢。絕不能受騙。

的。他們雜八地的賭具。都有腥兒。鐵筒子。有鐵子上灌鉛子的。有雙層底的。有用線拴着的。那黑紅寶的腥兒。是分爲三樣。有一樣是。小竹筒的。底下沒有口兒。上邊是個斜形口兒。筒內放個小竹管兒。那管的一頭。有塊紅的。叫。紅寶。有塊黑的。叫。黑寶。如若耍的時候。賭徒左手攥一個筒兒。右手拿着兩個小竹管兒。一黑一紅。來回亂幌。有人圍着看時。他故意的教人看他將那紅的竹管兒。插入筒內。格外還用根竹籤子。往竹管上一插。然後用手指着他那盤上的黑紅準點。他說。「押黑的一個贏一個。押紅的一個贏三」有他們的敲托的。(即是貼靴。)假裝不認識。掏出錢來就押。押黑亦贏。押紅亦贏。教那些看熱鬧的人。瞧着眼饞。伸手就賭。可是不會打麻將的人。要打麻將不成。要賭亦得下功夫。學些日子。才能學會。惟有這黑紅寶。是個人就能看會。除了瞎眼之人外。是誰都會賭。還有一樣便宜。教人看着他往筒裡裝竹管兒。裝的是黑的。裝的是紅的。容易學會。還覺着容易贏錢。可是有人一押就輸。明看着是裝了紅的。取出來就黑了。只許賭錢。他那筒子管兒別人要看看不成。總在他們手裡攥着。你要非看不可。他們就和你打架。他們人多。打完了一散。簡直的沒處訴冤去。還有一種黑紅寶。亦是小竹管做成黑紅色。往竹筒裡插。竹筒兒。兩頭有口。從兩頭可倒出竹管來。其騙人的方法。是與我上說的一樣。不過賭具的形式不同而已。還有不使竹筒兒。使用兩塊竹板。長有七八寸。寬有二寸。薄有一分多點。板的正面塗成黑紅色。(其塗色之處。在板的中下部。例如八寸長。塗五六寸的地方。)他用手拿着兩塊竹板。來回亂翻。使人忽看正面。忽看反面。冷不防的。撤去一個。攥着一個。在他臨攥着

的時候。故意教人看出是黑。是紅。如若有人押黑。反過來看就紅了。如若有人押紅。反過來看。就黑了。這種黑紅寶。樣兒不多。就是這三樣。騙的人可沒數了。有一次某官署捕獲雜八地的賭徒。獲有賭具。我老雲托人介紹。得入官署。看其賭具。及至看完了。才知道黑紅寶的腥兒。是怎麼回事。我將這黑紅寶的毛病說出來。閱者便了了。那三樣的黑紅寶。我就說一樣。其餘的那兩樣。亦是大同小異的。勿用說閱者亦能了了。那兩塊竹板做黑紅寶。是用竹子做的。那竹子修成七八寸長。二寸來寬。用顏色染了黑紅點兒。其黑紅色染成一寸多見方。那板按八寸計算。其色染亦五六寸之間。教人看着黑的改不了紅的。紅的改不了黑的。其他那板兒是黑的。亦能改紅的。紅的亦能改黑的。別看板兒雖薄。還是空的。那顏色亦沒染這空板上。裡邊另有個心兒。那心比空板還薄。長有六寸。寬有一寸七八。每一個心板。染成兩樣顏色。染在其板之三四寸。一樣顏色、五六寸。一樣顏色。總要一黑一紅就成。將心板裝在空板之內。不知者以為那顏色染在空板之上。絕猜不透板內有極薄的心板。譬如。有人看見一個竹板。是露着黑色。要壓他的黑寶。他用手一倒。那心板移動了。就變為紅色了。其板中心的地方都是方空用刀刻成方孔。中間刻空了。名為。空板。其板心。為紅黑。如將心兒裝在空板之中。即成。紅黑雙面。黑寶如欲紅寶時。將板豎起。心兒下垂。黑色隱而不見。露其紅色了。其竹筒的黑紅寶。筒兒與空板相同。竹管的心兒。與薄片的心兒相同。使用的方法一樣。賭具的形式不同而已。有一天我老雲走在×××地方。見有某甲。身穿短衣。蹲在地上。面前放一塊粗厚的蓆袋皮兒。上放有三張撲克牌。一張是八。一張是十。

一張是小人的。他蹲着用兩支手。來回亂倒換。嘴不住的說。「押着小人一個贏三。押一毛。贏三毛。押一元。贏三元。押……」喊嘍不止。那個地方是三岔路口兒。每一路口。站着。一人。給他們巡風。端瞧有官人來沒有。還有三四個人。長的都是兇眉惡眼。亦往地上湊合。或蹲。或立。指手畫腳。引得過往行人。無不注意。我老雲就知道這幾個人。是他們的敲托的。（貼靴的。）我見他們像蜘蛛似的。組好網啦。竟等着蒼蠅飛來了。撞入網中。我老雲亦沒事兒。要看個究竟。工夫不大。由西邊路口。來了個人。看他年歲還不到二十的樣子。手裡提着一個錢袋。好像商號的徒弟。出來討賬的。他走在那三岔路口兒。有他們個敲托的。迎着這徒弟。用手指那三張牌。大聲說。「我要押一塊可贏三塊」。那學徒的兩支眼睛隨他指處一望。站住了不走。就見那蹲着的人用兩支手。亂倒那三張。或仰。或扣。叫人看那小人牌放在了中間。他說。「押着帶小人的。一個贏三」。那押的人。就蹲在前面掏出兩元錢。說「我押當中這張」。翻過來一看。果然是小人。當時就掏六塊。連三併四的。眨眼碎贏十幾元。那學徒的瞧着眼饒。亦蹲下去了。被他敲托的。哄了幾句。就由口袋裡。掏出來洋錢來賭。連輸了五回。三十多元就輸了。一回亦沒押着。輸的他順腦袋往下流汗。正在此時。那巡風的故意喊喚。「警察來了」。他們八九個人。就亂竄亂跑。一轟而散。那學徒的。提着空錢口袋。兩支眼發直。急的要哭。我老雲過去問他。「你在那裡做事呀」。他哭喪着臉說。「我在崇文門外花市×條××號學徒」。我說。「你出來幹什麼呢」。他說。「我出來給櫃上要帳」。我說。「你輸了多少錢呀」。他說。「三十七元」。我說。「你是個

買賣家學徒。知識淺薄。沒有閱歷。那教做。「花頁子的。給騙了。你趕緊找親友借錢。把櫃上的賬補上。你不用找了。他們都沒了影啦。那些個亡命徒找着。你亦打不過他們。從今以後。走在街上。是便宜別貪。亦就不被害了」他被勒的無法。用兩支手揉着眼睛哭哭啼啼去了。那就是滾地賭。做。花頁子的騙人錢財的情形。望社會裡的人士。有子弟出來辦事。先囑咐好了。走在路上。瞧見了便宜。別貪才好。商家的經理人。對於櫃上徒弟。何妨將這做花頁子騙人的事兒說說。亦能遇見了這事不受騙。我對於社會有益的事褒之。有害的事。設法揭穿他們的黑幕。以免社會人士被騙。

江湖中之戳黑的

吾老雲。雲遊各省。嘗見各省的市場。有一種買賣。用一張小桌。上擺藥瓶數個。玻璃鏡一個。人牙數百個。壁上懸掛布幌子。布幌子上畫兩個大腦袋。一男一女。面上有些黑點。按着相畫的部位。都有標幟。那黑點底下。或是。女妨男。男尅女。有產危。有火災。有水危。有土災。有疾病。在這兩個人腦袋的左邊。右邊。上邊。下邊。還畫有十二個小圖。第一圖是。一個乘船覆沒。上寫。犯水危。第二圖是。一家失火。將人燒在火場之內。上寫。犯火災。第三圖是。一個人走在墻底下。被壁倒塌塌塌的腰斷腿折。上寫。犯七劫。第四圖是。一家子有死人。院中停着一口棺材。有個小媳婦身穿重孝。跪在靈前啼哭。上寫。女妨夫。第五圖是。有個女子站在門前。向行路之人。眉目調情。上寫。月下偷情。第六圖是。一人賜酒吃醉。持刀行兇。上寫。酒後行兇。第七圖是。一個人手持單刀一口。截住行人。上寫。

劫盜。第八圖是。一個女子。懸樑自縊。上寫主自縊。第九圖是。一個人生得方面大耳。上寫。福相。第十圖是。一個老人。上寫壽相。第十一圖是。一個人。又瘦又沒精神。上寫。天相。第十二圖是。一個坐官的人。上寫。貴相。上邊還寫。四號大字。去痣求順。做這種生意的。亦有坐在傍邊。一聲不發。等主道候客的。亦有向行人。指手畫脚。說說道道的。他們是給人用藥去痣。外帶拔牙。我雲遊了好幾十年。很見過幾個有本領的。雖然是。點痣爲生。能夠穿着一身綢緞之服。日掙十數元的。在濟南府我見過一個叫。安華林。在黑龍江見過一個叫。賈寶善的。在天津見過一個叫。尙登雲。這三個人是點痣頭路角色。凡是那不張嘴兒。等主候客的。都面帶愁容。透出來是不掙錢。沒生意。勉強支持的樣子。亦甚可憐。有一次我在開封相國寺裡。見着一個點痣的。長的矮小身材。靠着東牆。掛着布幌子。擺着一張桌。他能在桌前奉送手相。招惹的一廟之人。圍着他等候送相。圍的風雨不透。他說。「看相不著手。必是沒傳授」他拉着一個人的手說。「看手相。是。掌爲虎。指爲龍。能教龍吞虎。莫教虎吞龍。指長掌短龍吞虎。掌長指短虎吞龍。大指爲君。小指爲臣。二指爲賓。次指爲主。你這人是。虎吞龍。臣欺君。賓欺主。勞碌早。六親不靠。自創自立。能受累。」那人直點頭說。「先生相的很對。」他又說。「你這人的財是存不住。多來去廣。多來多花。少來少花。總不存財。」這人說。「先生相的很對。我幾時才能存財哪」。他說。「你這人左耳前邊。有個痣。主於不存財。」說着遞過一個玻璃鏡。那人用鏡子照他的面上。果然左耳前邊有痣。怎麼會不存財呢。」他說。「你這人是紅臉臉兒。五行屬火。你那

痣是黑的。麝水。水尅火。你受着尅哪。」說到這裡。就向這人說。「有病早治。養病如養虎。虎大傷人。病大傷身。你這痣。用藥點去吧。」這人問道。「點這痣多少錢哪。」他說。「我們這裡點痣是一大枚。這人說。「準能點去嗎」。他說。「點不掉原錢退回」。這人說。「你給我點去吧」。他用個骨頭針。往藥瓶裡沾了點膏。點在這人的左耳前邊痣上。又說。「你這人無論是對待親友多好。亦是恩人無義。反來成仇」。這人說。「不錯。這些日子直犯口舌」。他用手拉這人的臉上一指說。「你的嘴犄角上有個痣。犯口舌。把他點了去吧」。說着用骨頭針。又往藥瓶沾了些藥膏。說。「點痣用不了多少錢。一大枚就成」。他嘴裡這樣說。那人還以為爲點多少個痣。亦是一大枚。就點吧。他說幾句點個痣。說幾句點兩個痣。不到一刻鐘的功夫。這人的臉上都點滿了。然後這個人。給他掏錢。掏出一大枚來。他說「一大枚不成。點一個痣。是一大枚。點兩個痣是兩大枚。你的臉上共有三十七個痣。應當給我三十七大枚。這人說。「我沒帶那些錢。我只有二十大枚」。他說。「你還差十七大枚。明天給我帶來吧」。這人就給了他二十大枚。轉身走去。我看他這樣。先不說明。往臉上足點藥。滿臉都點成花鵝蛋似的。然後多訛錢。帶着小敲詐的訛人。點了一個人。又點一個人。接連不斷。點了十數人。合計起來。亦掙兩元多錢。次日我去逛相國寺。走在他那裡。正見昨日點痣的那人。合他搗麻煩。說。「我花了二十大枚點痣。一個亦沒點了去。這是怎麼回事」。他說。「我們這藥是管保準掉。如若不掉。原錢退回。可是花錢一次。點藥兩回。昨天點了一回。今天還得再點。昨天給了錢。今天不耍了。說着又給那人點了一遍。點完

了葯說。「你可別用手指甲抓這藥。可別沾水。等着這藥。自己掉了。再沾水亦就成。你如若用手抓了。沾了水。葯勁使不上。點不下去。我可不管」。那人點頭而去。我連着又去了幾天。亦不見那人來找他。至於痣點去了沒有。亦不得而知。我向江湖人探討了幾天。才知道其中的事兒。原來這點痣的行當。說行話叫。戮黑的。他使用的布畫幌子。叫做。擺子。有帶拔牙的。調侃叫。戮黑帶搬柴。（江湖人管牙。叫。柴。管拿牙叫。搬柴。）據江湖人說。他們金點。（算卦相面的。統稱。金點。）要收徒弟。且見伶俐的。立刻夾磨他錢盤。（管叫徒弟相面。調侃叫。錢盤。）如若拙笨。教他相面。不能成。笨人由笨處來。先教給他錢盤的條子。練習去戮黑。什麼叫。錢盤的條子呢。說起他們的條子來。亦是多的很。大約着有百數多樣。如同唱小嘯兒似的。一段算是個條子。要教徒弟時候。必須將這條子。用筆寫在習字本上。一段段的教徒弟去讀。讀熟了。能夠背誦下來。就能使用。他們的條子。是分爲。士農工商。有錢冷子條兒。（做官的人。調侃叫。冷子。給冷子相面用的辭兒。調侃兒就叫。錢冷子用的條子。）有錢科郎的條子。（管種地的人。調侃叫。科郎點。給鄉下人相面用的辭兒就叫。錢科郎的條子。）有錢貿易點子。（管做買賣的商人賣侃叫。貿易點。給貿易點相面用的辭兒。調侃就叫。錢貿易點的條子。）總而言之。是給那界相面。用那路辭兒。那路辭兒。即是那路條子。譬如。他們戮黑的在市場內。將擺子掛上。擺子擺好。說說道道圍上年子。見人圍的夠用了。瞧見某甲。有二十多歲。像個勞動份子。自稱吃穿的朋友。他就向某甲說。「你這人二眉豎目。是君臣不配之像。主於少年不立。難靠祖業。要說

。你這人顧上的根基頗正。吃虧就是你沒趕上好時候。到了你這輩。咬王瓜的尾巴苦點了。你好似老爺廟的旗桿。風來了。自己搖。雨來了。自己淋。六親不靠。連個遮風擋雨的人都沒有。自創自立。自己跌倒自己爬。你那親戚朋友。亦是苦害你。錢你沒少掙。不知不覺。亦沒落下。只見魚喝水。沒見兩腮流。這套辭兒。準能說的某甲點頭砸嘴。心裡佩服。如若見人羣裡某乙。穿章扮打。面貌的神氣好像個光棍字號朋友。黧黑的就能使用光棍條子。用手指着她說。這位老兄五官端正。顴骨高聳。相書上說。男人顴骨高。必定是英豪。女子顴骨高。殺夫不用刀。你這位老兄就顴骨高。主於三大。那三大呢。就是。義氣大。胆量大。志氣大。義氣大怎麼說。就是你拿錢不當錢。遇見朋友真交。不怕家裡沒錢亦要辦有錢事兒。胆量大怎麼說。別人有點事。記在心裡。能夠發愁的睡不着覺。你不怕有天的爲難事。亦不往心裡放。該吃的時候。真吃。該喝的時候。真喝。志氣大怎麼講。你這人看富的不巴結。遇衣窮的不小看人家。銀錢如糞土。臉面值千金。遇見事。寧可錢吃虧。不叫人吃虧。這套話說出來。那光棍字號的朋某。一定能夠佩服。他的相法高明。他如問。「先生你看我目下怎麼樣。黧黑的說。「你這人吃虧被累。就在你的脾氣上。如若遇見投緣對勁的朋友要命都給。如若遇見不投機。不對勁的人。任他有多大勢力。你亦不怕。真是。千金可讓真朋友。話不投機寸草爭。見文王恭而有禮。遇桀紂干戈齊揚。目下運氣不佳。事事不湊巧。求財不到手。心裡發急燥」。這光棍朋友。真是點頭佩服。他們的錢盤條子。編的亦是體貼人情。很有意思。就見了什麼人說什麼話。還有冊子條兒。相眉毛用的。相眼睛用的。相

鼻子用的。相耳朵用的。相嘴用的。相山根用的。譬如。有人問。「先生你看我鼻子好不好」。他說「鼻爲審辨官。乃五官之祖。一面之表率。相書上說。鼻樑高。準頭正。爲人正直。鼻子小。準頭尖。爲人伶巧。處世圓滑。場鼻樑。一生奔波。準頭不正。心地不良。像你老兄的鼻子主於……」。譬如。有人問。「先生你看我耳朵如何」。他又說。「耳朵厚。要有輪。有輪有廓是貴人。耳要厚福氣厚。耳要薄福氣薄。耳要大。又要圓。又圓又大是英賢。兩耳削薄。一世奔勞。兩耳貼腦。富貴到老。對面不見耳。乃大富貴之相。你閣下的耳朵。是……」。譬如。有人問。「先生你瞧我的嘴好不好」。他必說。「口要正。又要方。口如四字福如江。唇口端正紅如朱。富貴榮華在前途。唇削薄不露齒。一生勞碌亦無福。你閣下的出納官是……」。他們的條子。如若用上立時就見響兒。(江湖人。管相面相對了。教人佩服了。調侃兒。叫。響兒。)只要見響兒。立刻就叩瓜。(管吓嚇人。教人駭怕。調侃兒。叫。叩瓜。)如若頂了瓜。立刻就掙錢。(江湖人。管他們恫嚇人。人要相信。駭了怕。調侃兒。頂了瓜。)是掙錢之法。亦教人點痣去順。如若黧黑的。半用相面之法。一半點痣。能夠有拿手準掙錢。就算是成了。如若材能有限。心智不靈。亦就黧一輩子黑。江湖人對於黧黑的。要沒有退步。做一輩子黧黑的。都很輕視。據他們江湖人說。黧黑的。是相面的徒弟們。坐科的生意。要有靈機。幹了一年半年的。就能脫離黧黑。改爲相面的。那才有人恭敬。說是夾磨成了。他們所相的那點痣之藥。計有兩種。一種是用。硫黃火硝。白礬口域熟鍊而成。其色紅。必放收於瓷瓶之中。爲性純烈。木質鐵質。皆不能收存。那

藥點在人面之上。疼痛難忍。三日生效。準能去痣。兼治惡瘡。皆有奇效。但製此藥「黃頭兒大海」。(西湖人。管本錢太多。調侃了叫。黃頭兒大海。)一般老合們。都不願花錢費神。不熬此藥。那藥方兒。亦怕要失傳了。如今黧黑的使用的「漢兒」。(江湖人管藥品。調侃兒。叫。漢兒)。都是裡腥嘴。(江湖人管假東西。調侃叫。裡腥嘴。)我老雲察過他們點痣使的藥。是。白灰口域。用燒酒浸化。加以樟丹攪和的。點在臉上。只覺着微疼微癢。但是效力。不能去痣的。現在北平各處。雖然都有黧黑的。那個亦沒受過真傳授。全是。「半控不撮」的。(江湖人管。點痣的人。雖知道江湖的內幕。沒受過江湖傳授。對於掙錢多少。是沒有拿手。沒把握。將就湊和混飯吃。調侃兒。說他們半控不撮。)現代的人們。都打破了迷信。對於面上有痣。主吉主貴。有無凶險毫不介意。點痣的生意。亦因時代落伍了。想不落伍。亦行。得往農村裡。騙那鄉下人吧。

江湖中挑粘漢的

在各市場廟會裡。嘗見有一種擺攤子。做買賣的。他那攤上擺的。有一個洋瓷盆。裡邊燒着一盆硬炭。其中放着幾匣藥棍。長有三四寸。粗細比較比洋火柴棍了。還粗些。有紅的。有黃那。有白的。有綠的。有紫的。有黑的。有藍的。還有些破爛瓷器。他攤上有個招牌。寫着。××記。粘盜器藥。粘粘粗細鑿器。當面試驗。管保來回。不致退錢。他們幹這行的。都帶着三分手藝。沒人買他的東西。他用炭燙碎瓷器。燙的熟了。將那藥棍往破口上一抹。兩塊對着一粘。立時就能粘住。他隨粘隨說。那位要有碎了的茶壺。茶碗。盤子。碟子。

。瓷瓶。茶罐。帽筒。只要是瓷器就能粘。如若有了這些東西。你就買幾根瓷器藥。拿回家去。往抽屜裡一放。攔不毀。放不爛。用着了。拿出使用。要找鋸碗的。還得等從門前過哪。每根三大枚。又賤又便宜。認准了招牌。記住了字號。使用不靈。有發票爲憑。管保退錢。他們這樣說。又當面試驗。眼是觀寶珠。嘴是試金石。誰看這種粘瓷器藥。又方便。又賤。誰不買呀。在民初的那幾年是賣粘瓷器藥的最多。我還覺着鋸碗的那行兒要遭劫。教他們給頂了呢。不料這些年鋸碗的。還是照舊掙錢。賣瓷器藥的。可就不掙錢了。我向某江湖人問過幾次。怎麼賣瓷器藥的亦少啦。亦不掙錢了。某江湖人說。「他們這行兒。說行話叫。挑粘漢的。他們那藥是。半腥半尖。」（江湖人。管半真半假調侃兒叫半腥半尖。）我問那藥怎麼算半尖哪。「某江湖人說「他們那粘瓷器藥。要粘瓷器。真能粘住。要粘了茶罐。擰瓶。大菓盤。就算粘住了。亦不緩托。（江湖人。管粘住了的瓷器。又開了。調侃叫。緩托。）如若粘了茶壺。茶碗。飯碗。當時粘的挺結實。只要不使用。算是件東西。如若一見熟氣。由那兒粘的。還由那兒張開。照樣兒緩托。他不緩托。就是真正好東西。不冤人的。如能緩了托。就不是好東西。他們冤了人啦。故此這東西算是半腥半尖」。他說到這裡。又向我解釋道。「他們粘挑漢的生意不大淨錢。有兩種原因。一是。他們那藥怕見熱氣。誰家的東西。亦買來使用。不見熱氣的東西。那有多少。除了茶罐。擰瓶。帽筒。大菓盤之外。件件瓷器。都得見熱水。若是緩了托的。買主便覺着上當。嘴上宣傳。買主就少了。因爲緩托沒人買。是一種原因。因爲有人嚷上當。都不敢買了。故此這行日見衰落」。我問某江湖人

。他們這粘瓷器藥是什麼東西做的。某江湖人說。「那藥是用洋乾漆摻顏色做的。見了熱氣兒。才愛緩托。」望社會的人士。要。「肘粘漢」。(管買粘瓷器藥。調侃兒。叫。肘粘漢。那個肘字。在江湖春點裡。是個買字哩。)。竟粘茶葉罐。大擲瓶。帽筒。大菓盤。千萬別粘帶熱處的東西。我老雲還告述一聲。不帶熱氣的東西粘好了。亦怕六月暑伏。最好粘過了的東西。每逢暑伏的時候。從新另粘一回。免得粘漢緩托。搯了你們的大擲瓶啊。

懂春曉柴的藝人。王德寶

王德寶是個江湖藝人。他有兩個名兒。又叫。王致久。有人說他是窮不怕的徒弟。那實在是瞎聊。按。窮不怕藝名叫。朱少文。他的徒弟。叫徐永福。焦德海就是徐永福的徒弟。窮不怕是焦德海的師爺。凡是德字爲名的說相聲之藝人。都算是窮不怕的徒弟。即或不是他的嫡系。就是傍岔兒。亦得按着藝人傳流的支派。論輩數。不應當妄給他們胡論輩兒。王德寶是。說相聲德字輩的藝人。按着。少。永。德。三個字推論。絕不是窮不怕的徒弟了。他說相聲。端以。「慣口活」等錢。使慣口活。必須聲音圓潤。口齒伶俐。百八十句的詞兒。由頭到底一氣數說完了。句兒分明。中間不滯斷節。沒有氣力。亦是不成。王德寶的慣口活。有。薛薛陣。百鳥名。百虫名。滑稽子。菜單子。(江湖人。管說相聲。竟是地名兒的段子。調侃兒叫。滑稽子。管他們說的竟是菜名兒的段子。調侃兒叫。菜單子。)頗受故都舊社會的人士歡迎。他又拜關德志爲師。學習評書。(關係評書界名人花瑞生弟子。大宋八義。即花瑞生所編纂道活。他師徒。以說大宋八義成名。)按着評書界支派。他們那門是。廷

瑞德致傑闊增。關賜他藝名。王致久。故此王德寶是春口的生意他亦做。評書的玩藝兒他亦說。算是個又曠春。(說相聲)又曠柴(說評書)兩樣都幹的藝人。他在北平未能得志。離京赴津獻藝。在津埠說評書未久。卽享大名。凡是北平的藝人。無論是說相聲。說評書。只要到了天津。全都扶助。荐館賃場子。竭力維持。江湖人因他義氣最重。無不尊敬。他在津門。收了幾個徒弟。我所知道的有。吳杰森。許杰泉。常杰森。吳說大八義。未能得志。許杰泉說小五義。久走東三省。每逢夏季。有蒼蠅從他面前飛時。他伸手就能捉住。捉起蒼蠅來。東三省聽評書的人們。全都知道的。許杰泉亦怪人也。常杰森自己攬弄的一部道活兒。雍正劍俠圖。是書雖在雍正年間。事由兒可是清末年間的。該書之膽。童林董海川。卽八卦門的名人董太監董海川也。王之弟子。以常杰森名望最大。今已故去數年。英致長王致久在津埠爲了另立支派。所收的徒弟。不用傑字。另用杰字。如喬雲章。喬雲齋。常杰森等。與北平說評書的藝人。常傑魁。袁傑英。李傑恩。雖是本門的師弟。支派大同小異。尙有雲傑杰的區別。有人說王德寶是花瑞生的徒弟。那又不對了。按他們的支派。是。廷瑞德致。他叫。王致久。論輩數。亦是花瑞生的徒孫了。說錯了的先生。你再打聽打聽。王德寶是不是窮不怕的徒弟。是不是花瑞生的徒弟。就知道我改正的如何了。錯給老合安萬兒。我老雲亦咧。飄兒。掉了海柴呀。

江湖藝人大本玉子與連寶立連寶志

在北平這個地方。說評書的藝人。都說清初時代。還有說評書的。絃子書最受歡迎。因

爲每遇清室帝王宴駕時。停止百日娛樂。不能說唱。無法維持生活。臨時改說評書。以維百日收入。有些個唱大鼓的。說絃子書的。因受國孝的影響。改了評書。評書是大鼓書。絃子書所改。亦不虛也。在西四牌樓。西單牌樓。久唱絃子書的藝人。能在一個場子說幾年書亦不挪地方。萬字最長的。就屬着玉廣崑了。他所說唱的幾部書。亦不是大鼓道的道活。亦不是評書的道活。是由書舖買部書來。從頭至尾。看了一遍。上場就說。他的靈機好。記性好。改的詞好。大受人士歡迎。書舖裏有的是書。說完了那部。再買那部。日久天長。教聽書的人都知道了。都不叫他玉廣崑。改稱。大本玉子。他所說唱的。實是大本的書。大本玉子名符其實也。有一次我問說評書的藝人連闊如。玉廣崑是不是他的親師。據連說他是李傑恩的弟子。李係李致清之徒。其祖師李致清係北平人。久居三里河河泊廠。初學廚行。後入評書界。嘗其初次說書時。未認師弟。彼時江湖藝人。若無門戶。就有人阻攔。不能以藝掙錢。如若以藝掙錢。必有同行人。携他們的傢俱。李曾受某藝人所携。爲了此事。投在玉廣崑門下。賜名李寶志。初次獻藝。就在西單一帶。有些人歡迎。算是出門紅。所說的書是。神册子。(評書界的人。管說封神榜的。調兒侃叫。神册子。)原有個老前輩叫王文和。是個六品領催。久說封神榜。頗有叫坐的魔力。李寶志說了神册子。王文和大受影響。好聽封神榜的人們。都不聽王文和。改聽李寶志。玉廣崑見徒弟掙了錢。百般勒索。擠的李寶志無法做藝。惹不起這位師父。就跳了門。另拜評書界名人程德印爲師。改名李致清。與英致當。王致廉等。爲師兄弟。又學會了說。串花。(管說濟公傳調侃兒叫。串花。)學濟公時。多聽

傲真。聽書的人們。都叫。濟公李。直到李致清大紅大紫之後。有東城的連某。喜愛評書。投在玉廣崑門下爲徒。藝名叫。連寶志。崑說東漢。隋唐。五代殘唐。飛龍傳。但未大紅。僅能糊口而已。其弟亦拜玉廣崑爲徒。藝名叫。連寶立。亦說那幾部書。連寶志說了幾年評書。藝術漸有進步。不料靈錐尙未脫穎。鼓了夸兒。(江湖人。管噪子壞了。調侃叫。鼓了夸啦。)不能再說。回家養病。未愈而死。連寶立久在朝陽門外。花市。草市。講演評書。其兄故後。幾年的光景。他亦去了世。玉廣崑這支兒。至到如今算斷了門戶了。

雁班子之江湖術

清末光緒年間。有河南巡撫某。因某案攪皇上之怒。將罪之。尙未降旨。某巡撫正欲運動。他聞有數十人。住於城外某寺中。皆是北京口音。但深居不出。疑是朝中遣使來調查其事。合城官吏無不恐慌。祥符縣知事。遣幹役往寺前偷探。來者是何人。究有何事。縣役在門前。守候兩日。不見有人出廟。一日清晨。忽寺門忽開。有一太監手提漿壺而出。縣役尾隨其後。至北關酒肆中。見太監買酒畢。提壺出店。縣役上前作揖施禮。說。「老爺來取酒麼」。太監怒視不語。匆匆歸廟。縣役次日又見該太監提壺而出。縣役奔至面前。說。「老爺將壺交給給我。往酒店買酒。我可代勞。何必老爺前往」。太監起初不肯。經縣役說之再三。太監才將壺交與縣役。代爲取酒。從此縣役日日往代取酒。一日該太監自出。來携漿壺。縣役隨之。至酒店。見其自飲。縣役亦進店就飲。隨飲隨談。漸覺熱些。縣役悄悄問道。「老爺至此。伺候何人」。太監說。「吾主乃端王之子。今上之大阿哥也」。縣役又問道。「大

阿哥乃國之儲君。何至此。」太監說。「因你們本省巡撫。於某案得賄枉法。派吾主密來訪察。如果是實。吾主歸京。巡撫之罪。不容誅也。」縣役大驚。太監說。「汝一人知之。不可洩漏於人。倘若洩漏。吾命難保。千萬謹記。」縣役容其歸廟。疾行回衙。向縣知事稟明。縣官亦恐懼不安。未至兩日。凡巡撫以下官員。盡知此事。衆無計。惟有重賄。可免牽連之罪。皆具衣冠。往該寺拜謁大阿哥。車馬輜輳。囂喧寺外。叩不應。只聽裡面。拍……有鞭扑聲。呼號聲。久之。不見動靜。門忽開放。有二護軍校。抬一荆筐而出。筐內死屍一具。血肉模糊。縣役追視。死者卽與語之太監也。縣役奔至知縣前。將打斃太監之事。又都稟明。衆文武大懼。乘廟門未閉。進了山門。膝行而前。見一侍衛大臣。頭帶秋帽。珊瑚頂。孔雀翎。黃馬褂。方頤廣額。精神百倍。美鬚鬚。約四五十歲。他見衆人來至。忙用手指台上坐着的少年說。「爺在此。可行禮。」衆官拜見。但見少年。微欠身。小語數句。衆文武聽不清所說的話語。侍衛大臣。向衆文武說。「爺明日回京去。」衆文武唯唯。至暮巡撫遣心腹人至。獻黃金萬兩。納賄求免。次日天明。衆官送行。大阿哥臨行時。忽擲一紙於某巡撫。令回署再看。及至回衙。見巨幅大書。領謝二字。始知受騙。遣人追趕。不及而還。此乃清末實事。清朝野史。有插天飛騙財。卽是飾侍衛大臣之人。我老妻曾向江湖人探討。插天飛等數十人。組織的騙人團體。是否江湖伎倆。某江湖人說。那叫雁班子。又叫。雁班子（應讀以聲。）係江湖上。風馬雁雀四大生意之一。他們亦有掌穴的。當展點的。敲托的。其內幕情形。最爲複雜。非局外人可知也。插天飛卽是掌穴的。某省人。某江湖總督同族者也。雁

班子耳目靈通。端騙各省大吏。所騙之金銀。數目之巨。亦駭人聽聞。今年春季。平津有某人。詐稱某軍界之代表。向各方騙財。即風馬雁雀之江湖人騙子。後竟被捕入獄中。江湖人說他是。獨角雁尾也。

江湖中之挑盃盃的

我老雲因事赴濟。在某市場。見有一羣人。約有三四十個。江湖人稱爲。小年子。擠進去瞧瞧。見有年三十許男子。擺設地攤。攤上有鐵匣一個。水壺一把。小酒壺八個。另外有黑色酒杯數十個。紅色酒杯數十個。攤上有些個角票銅元。老雲看着不懂。他這生意是賣什麼的。擠在人羣裡不走。看他是賣什麼的。那擺攤的男子說。「衆位你看我這東西」。說着用手指那紅色酒杯。是出在雲南硃砂井。名子就叫。硃砂盃。這裡頭亦沒有麝香牛黃狗寶。就有幾十味藥材炮製的。有什麼藥材哪。有沉香。有木瓜。有豆蔻。有丁香。有杜仲。有檳榔。有陳皮。有肉桂。有……：偏方能治人病。草藥氣死名醫。這個酒盃。又是個小玩藝。喝酒可是當漱小酒盃。只要將酒倒在盃內。酒浸盃內。葯性化開。合喝藥酒一樣。能治偏正頭疼。風火牙疼。筋骨麻木。腰酸腿疼。心裡澎悶。肚疼脹飽。打飽隔。吐酸水。跑肚拉稀。紅白痢疾。買我那個酒盃。倒酒喝。管保好病。這個酒盃。虫子不吃。臭虫不咬。攔不壞。放不爛。多時都能使用。花錢不多。治病不少。買到家去。行個方便。結個人緣。那位說你這個酒硃砂盃賣多少錢一個哪。賣一毛錢一個。今天我初次來到貴寶地。爲傳名。少要錢。多傳名。這就是小不去。大不來。名不去。利不來。我賣一毛錢兩盃。有個小病吃了酒就

好病。亦不用扎針。拔罐子。貼膏藥。連請先生。代開方。全都有了。那位要。那位說話。他說着。伸手提起鐵壺。往紅黑酒盃裡一倒。真奇怪。那硃砂盃的酒。能變成黑顏色。那黑酒盃的酒。反成了紅顏色。他說。「衆位看見了沒有。酒是白的。斟在紅盃是黑顏色。斟在黑盃裡是紅顏色。那是酒浸藥性發了。碰着硃砂。就是紅的。我這黑盃。要沒有硃砂。怎麼能紅啊。這就是硃砂的力量。他成紅的。硃砂能定心神。避邪氣。那紅盃怎麼能斟上酒變成爲黑色。那是丁香。豆蔻的力量。丁香豆蔻。能止嘔吐。開胃口。說到這裡。他就讓大家嘗嘗。還說。「眼。觀寶珠。嘴是試金石。真金不怕火煨。好貨不怕試驗。斟到嘴內。嘗嘗滋味」。於是乎。這個也喝。那個也喝。先嘗後買知道好歹。就有些人。買那硃砂盃。我還覺着便宜。用一毛錢。買了兩個。一紅一黑。帶回家來。放一個多月。果然那東西沒壞。我買了四兩燒酒。斟在盃內喝點。不料我斟在盃內的酒。亦不黑。亦不紅。還是白白的酒色。泡了一個多鐘頭。仍然是不變色。喝到口內。一點葯味都沒有。還是燒酒味。我堵氣子。將盃摔碎。摔盃爲計。使舌頭舐了舐。還是沒味兒。我雖不知道他那「底哨」是什麼。（江湖人。管做東西的原料。調侃叫。底哨。譬如。膏藥是油熬的。那油便是底哨。）就知道受了腥啦。（江湖人的調侃兒。管上了當。叫。受了腥啦。）我知道那賣藥酒盃的是賤人的生意了。便向江湖人探討那是怎麼回事。有個江湖人。告訴我。那種生意。叫。「挑盃盃的」。他那酒盃斟上酒。黑盃酒色能紅。紅盃酒色能黑。不是盃的藥色。是他們的。「樣色」。（江湖人。管使個手彩。調侃叫。使道樣色。）做那種生意。亦得投師。先學說話。圓年子。圍土

人。是圓年子。屢年啃條子。(說病原。說病。調侃叫。屢年啃條子。)將那前棚鋼口學會了。再學催嘴的鋼口。(管推銷貨物。往外多賣東西。調侃叫。催嘴。)其啃錢多寡。由他的翻鋼盤杆的本領而定。能多掙錢了。都說。「他後棚的生意硬」。不能掙錢。都說。「他後棚的生意軟」。能圓年子屢條子。與。錢無關要緊。在早年社會的風景不開。人物樸實。做這挑歪歪的生意。都能賺的住人。掙的了大錢。到了現在呀。人都精明了。信他們這一套的。很是少。幹這種生意。僅僅的能糊口。不能火穴大轉。亦因時代落伍。受了淘汰了。我問過江湖人。挑歪歪的。斟酒變顏色的樣色。如何使法。江湖人說。合變戲法一樣。以能叫人看不透爲妙。如若教人看破。調侃兒說。「泡了托」。亦算惹蠢哪。

江湖中之老合

社會裡的人士。朦騙人的方法。叫。生意。又叫。賣當的。凡是生意人。都是老合。有些半開眼的人。對於。坤書館。雜耍館子。男女藝人。叫做。老合。其實老合不止於是他們。說起老合範圍。是極其廣大。其系統派別。最爲複雜。在我老雲所說的。金皮彩挂等門。與風馬雁雀四門。窮家門。驅術門。等等的門戶中的人。都算老合。老合們是跑腿的。天下各國。我國各省。都能去到。愈去的地方多。閱歷愈深。知識愈大。到處受人歡迎。儼已故的幻術大王韓乘謙。他到過外洋各國。中國各省市。各商埠碼頭。走闖江湖的朋友。聊大天的。談起他來。都稱。「韓乘謙才是個腿」。哪。這樣的稱呼。在江湖中爲。至尊至榮。故此江湖自稱。「我們是跑跑腿」的。我向江湖人。探討過多少次。他們江湖人的。羣名詞的侃兒

。是否叫。老合。江湖中的老人說。他們生意人。不論足。金。皮。彩。掛。風。馬。雁。雀。窮家門。只要是江湖人。都叫。「吃摺念的」。摺念兩字。是江湖人羣名詞的侃兒。與那。國家。團體。學校。社會。的義名詞兒。是一樣。吃摺念的某甲。與吃摺念的某乙。原不相識。兩個人在一處遇見。談走話來。只要彼此說。「咱們都是老合。以後得多親近。」甲乙二人。從此就能親近。老合兩個字。是摺念行裡。公名詞的侃兒。我向老江湖人問過。老合這句侃兒。是怎麼個意義。老江湖人說。這句侃兒。是很深奧。凡是江湖人。若能按着這句話去做事。事事都成。按着這話去圖練。什麼地方都走得通。他說了個極小的故事。教我悟解。我老雲就由他。說這小故事。開了竅啦。成爲半個老合。（還沒夠整個的哪。）他說。有樞茶館。買賣不好。無人照顧。了樞個懂的江湖專的夥計。這個夥計姓王。他自稱。傻王。可不傻。亦不裝傻。他就在茶館裡。運用老合的方法。譬如。有個茶坐由外邊走進茶館來。手裡着個鼻烟壺。夥計給他沏壺茶。瞧見他將鼻烟壺兒。放在了棹上。傻王一看這烟壺的成色。亦就值個幾毛錢。他張嘴就問。「你這烟壺幾塊大洋買的」。這人說。「才六毛錢買的」。傻王就能失聲說。「真便宜。你真會買東西。李四爺前天花兩塊錢買了個烟壺。還不如你這個哪」。這個人。見夥計這樣恭維他。心裡覺着痛快。亦很喜愛傻王。天天不往別的茶館去了。就常在傻王這裡喝茶。其實他因茶。給水錢。擦臉給手巾把錢。這裡亦不便宜。只因傻王會使老合。方法見物增價。捧人家。捧對了。將主顧拉住了。買賣就能日日見好。死店活人開。這句話。誠然不假。我聽他說。傻王能夠見物增價。感覺着心地能豁開

。他不止於學會見拿鼻烟壺的人使老合的手段。見了什麼人。說什麼話。迎合他人的心理。說話行事。碰着人的心眼。樣樣事。辦出來。教人喜歡。句句話說出來。教人可心。可與拍馬屁的意思不同。千人所喜。準保發財。某江湖人還說個小故事。他說。有個茶館兒。買賣很爲發達。天天茶坐擁擠。走了一撥。又來一撥。掌櫃的與夥計。鬧了意見。將夥計辭退。另換了個夥計。這個夥計。不會說話。有個茶坐兒。掉上放個鼻烟壺。他瞧着亦就值個幾毛錢。他問人家。「你這個鼻烟壺。是多少錢買的」。人家說。「一塊大洋」。他把嘴一撇道。「一塊錢不值。你買貴了。簡直的上丁當啦。你不會買東西」。這個茶坐就瞪了他一眼。有個茶坐兒。說。「夥計你給拿個乾淨的茶壺」。他說。「都乾淨。不乾淨誰使呀」。人家問他。「水開嗎」。他說。「你不放心自己上茶爐看去」。有人說。「夥計你很是忙啊」。他說。「不忙吃什麼」。他句句話說出來。教人不痛快。大家給起個外號。叫。癩勞」。一樣花錢。那個茶館不能喝茶。誰跟他嘔氣。日子多了。是喝茶的都不來了。這個茶館掌櫃的覺悟。將他辭退。他還說。「此處不養爺。還有養爺處」。他說了這段小故事。我受了感覺。覺着那裡的人。都喜老合的順嘴說好話。又覺着話是開心的鑰匙。說話行事。要研究不好啊。一生的事業。絕不能發展。如若將這話的本領學了去。投人所好的行事。一生的事業。何愁不發展。老合的一舉一動。不論遇見了什麼樣的人。亦能說的到一處。絕不能處處碰釘子。老合的義意。有多們偉大。非我一人所能道盡。我只知有。官場中的老合。商家的老合。行伍中的老合。工匠中的老合。種莊稼的老合。讀書中的老合。社會裡處處都有老合。不

過八仙過海各獻其能。並且淨末丑。所扮的角兒不同。就是了。老合的手段。很多很多的。只是一樣。要學可不易。因為他們手段是。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的。有心領神會的聰明。管保樣樣能夠學到。就是我老雲。五十多歲了。明白些個江湖事兒。亦有些人。管我叫。江湖老合記者呢。

江湖中之金賣兩門

做變絕生意之內幕

在江湖中的金點。應以。算卦相面。看風水。批八字。做生意。不應當代着賣藥。挑將漢的先心們。應以。治病賣藥。做生意。不應當代着算卦。否則金賣相混。同道人必出頭干涉。責以。江湖亂道之罪。令其改悔。在清末的時候。治病大夫。不論是否夠格。隨便掛牌行醫。隨便售藥。患病之人。稍有不慎。不是被庸醫所害。就是被售藥所誤。有些個卦館。門前都寫着八個大字。「圓光尋物。端打鬼胎」。不知內幕的。都以為他們會圓光。丟了東西。圓光圓的出來。是何人偷去。端打鬼胎。是誰家有邪魔外祟。他們會捉妖。（到不是青石山。混元盒。）誰亦不注意。這些事兒。社會裡的事。真是奇怪。不拘什麼買賣。只要有人做。立刻就有人照顧。當初我老雲在學房讀書。有某學友。他父親就在××街開設命館。門前立着那。圓光尋物。端打鬼胎的招牌。我時常找某學友。一同上學。他的父親將我看成小孩子。不懂事兒。有什麼事亦不避諱。有一次他的秘密之事。被我無意之中。看個完完全全的。那天我還記得。正下大雨。我找我學友上學。他父親說。「今天下雨。不用上學了。你

們在一處玩吧」。我們兩個小孩。就在裡間屋內玩耍。工夫不大。從外邊進來了一個人。約有二十多歲。穿草打扮。像個僕人。長的相貌俊美已極。他進門就問。「先生怎打鬼胎呀」。先生說。「凡是姑娘受了邪魔外祟。不夫而孕。就叫。鬼胎。（我老雲到是沒有）婦人的丈夫不在家。受了邪魔外祟。未與他丈夫交合。受了孕。亦是鬼胎。這鬼胎要是不治。長成了形。生養下來。不定準是什麼東西。不惟可怕。傳說出去。亦真惑蠢」。那僕人說。「鬼胎怎麼打法哪」。先生說。「我有兩個方法。一個極快當的法子。是用針扎。我到你家去扎亦可」。那僕人直皺眉說。「我們這是姑娘。他不能出來。亦不能到我家去扎針。先生你還有別的法子沒有哪」。先生說。還有一種治法。是用吃葯往下打」。那僕人說。「吃葯往下打。到是很好。是湯藥啊。還是丸藥哪」。先生說。「丸藥」。那僕人說。「丸藥便利極了。費多少錢一付哪」。先生說。「一百五十兩銀子一付」。我聽着他說。以為是窮瘋了呢。那僕人說。「這藥怎麼這們貴哪」。先生說。「這藥裡有上等的硃砂。一兩二錢銀子一錢。這裡頭有好麝香。叫當門子麝。每分賣二兩四錢銀子。就這兩種藥就貴極了。別的藥還有貴的哪。可是這藥雖貴。有幾樣好處。吃下去人不受傷。一天的功夫。準能把鬼胎打掉」。那僕人聽了。亦覺着很喜歡。說。「吃下這藥去。要是不靈驗哪」。先生說。「不管事。原錢退回」。那僕人就從腰中掏出一張銀票。說。「先生你給配這藥吧。我留下五十兩銀票。當做定錢。明天我一定來收。那一百銀子。我明天給你帶來」。先生接過了銀票。問他道。「你貴姓啊」。那僕人說。「我姓蔣」。說罷轉身走去。他走了不大的功夫。先生就將

他兒子叫出來。說。「你快追那個買藥的。在他後跟着。瞧他進那條胡同。進那個門。然後你打聽那門是誰住着。你再回來」。他兒子就追出去了。暗中鑿着那個僕人而去。先生的媳婦才四十多歲。端愛說話。爺問先生。「那買藥的人來了。你爲什麼說曾扎針哪」。先生說。「他來買藥。一進門兒。我就看出他是個僕人。我說會扎針。往他家去扎。是要到他家。看看窮富。如若真闊。得多掙他的銀子。他說不能往他家去扎。亦不能到我這裡扎。我就猜着了。一定是他當僕人的。與他主人的姑娘小姐。通姦有染。他們的小姐。是大家之女。與僕人有私。焉敢教我進門呀。亦不能來呀。我猜着是僕人與小姐。通姦有孕。就要他一百五十兩」。他媳婦說。「這個僕人。那能花的起一百五十兩銀子啊」。先生說。「你不懂。我用話探討明白。是要他的。水火簞」。他媳婦問。「什麼叫。水火簞」。先生說。「他要窮。就是水。我少要錢。他要闊。就是火。我就多要錢。我瞧這僕人。長的那們漂亮。穿的那們整齊。他主人家定是個闊家。我合他要一百五十兩。他僕人那有這些錢。這錢是他們小姐花的。我合他要一百五十兩。他都沒駁回。大約着花個幾百銀子。亦花得起。我還要價要嫩了呢」。他媳婦說。「要嫩了怎麼辦哪」。先生說。「我有翻鋼蓋杆的法子。還能同他多要錢。這個點兒。至少亦掙他幾百兩」。少時他兒子回來。說他跟着他僕人。走在東西一條胡同。進了又宅了。先生聽了向他媳婦說。「又宅是個富戶。這號買賣做下來。準夠我們二年的花消」。他一家子。有了這號買賣。歡喜的了不得。先生就提筆在手。開了兩個藥方。給他兒子五兩銀子。教往藥舖裡配製此藥。他兒子就拿了。我一同前往。到了藥舖。櫃夥抓藥。他貪

玩耍。各處瞧着。我知道他那藥方寶貴。我用鉛筆抄寫下來。是。三稜。養虎。水蛭。芒虫。烏頭。附子。天雄。牛膝。意苳。蜈蚣。紅花。大黃。芒硝。桃仁。杏仁。黃花。沉香。硃砂。各等分。密製成丸。黃酒送下。其二是。皂角。細辛。肉桂。丁香。各等分。共爲細末。用葱搗泥如丸。綢子包裹。如核桃大小。納陰坐之。其網上拴三股小線。鑿銅錢三個。藥舖夥計。將藥包好。他兒子拿回家去。配製去了。我自幼就喜愛。談奇說怪。見了他的事兒。我留心訪查。果至天黑了。那僕人往他卦館取藥。先生說。「先將坐藥用上。覺着有了動靜。再吃丸藥」。那僕人就給一百兩的銀票。持藥而去。他拿走這藥。有沒有效力。其不得而知。我有工夫。就往他家裡去。恰巧第四天。我正在他家。合他兒子寫字。溫習功課。那僕人來了。進門就作揖。說。「先生你這藥。真有效力。我來道謝」。說着又給他五十兩一張的銀票。先生問他。「打下了鬼胎之後。人覺着怎麼樣哪」。那僕人說。「吃下藥去肚腹疼痛難忍。還好昨夜內胎就下來了。這兩天病人。週身軟弱。不思飲食。心亂神昏。先生說。「不好。還得配付產後的藥吃。安神養血。若不吃藥。恐有性命之憂。那僕人駭了怕。又問。「配這產後藥。得多少錢」。先生說。「這藥到不貴。才幾兩。最貴不過那避孕藥。吃下去管保。男女交合。永不受孕」。那僕人聽了。面上有了喜容。忙問。「那避孕的藥。要配一付。得用多少錢」。先生說。「一百多兩」。那僕人說。「怎麼這們貴哪」。先生說。「這種藥裡。有避孕砂。出在兩洋。貴重無比。二百多兩。還是藥的本錢。我還沒賺呢。如若再賺你的。幾千兩。幾萬兩還不止哪」。那僕人聽完。由身上取出一玉對鐲兩個戒指。說

「先生你看這些東西。能值幾百兩。你將他變賣了。連那產後的藥。一併配成。我後天來取。將來我還給你傳名。重謝於你」。先生將東西收下。以後的情形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直到如今。我曉社會的黑幕。江湖騙術。才知道那卦館。江湖人調侃叫。金點坐子。占卦相面批八字。是他的本等。帶着賣藥。調侃叫。槍裡加鞭。端打鬼胎的生意。是。做。變絕點兒。（江湖人。要管給人打胎。叫。變絕點。這句侃兒。是指着胎孩而言。十月臨盆小命一條。能夠活的。他給治死了。由活氣變絕了）。走闖江湖的人們。對於騙取人的銀錢。都不在乎。惟有做這變絕生意。都不贊成。他們調侃兒。說。做那生意太「傷攢子」。（江湖人管做缺德的事兒。調侃叫。傷攢子。做虧心事亦叫。傷攢子。）亦真是。傷天害理太缺德。他們做這種生意。亦是瞧人下傢伙。該賣一百絕不要五十。第一箇鈔錢。叫。頭道杆。第二回錢。叫。二道杆。還有三道杆。四道杆。最末一次的絕後杆。有時扎胎。打胎。沒弄好。弄出毛病來。遭了官司。騙財。害人。二罪歸一。飽嘗鐵窗之苦。做絕點的生意掙錢雖多。頭頂着殺人的罪刑。亦不把牢。如今時代改變。有衛生當局。管理醫生。藥商。對於無執照售藥的。無憑書行醫的。取締的很嚴。無論藥舖卦館。都沒有那打鬼胎的招牌了。可是凡是做這種變絕生意的。又花樣翻新。另想招攬。這種生意的辦法。他們在包藥的發票上。印着幾個大字。此藥孕婦忌服。如若有人問他。這藥孕婦吃下去怎樣。他們就能明白此人。欲買打胎的藥物。施展他們的鑽口。售以墜胎的藥品。這孕婦忌服。就是做絕點生意的變像招牌。上年有段新聞。（二十四年四月八日）西直門北關門牌×××號××堂××膏藥舖。鋪

長×××。需做絕點。收手術費。七八十元。至一二百元。或爲扎針。或爲用藥。收入極佳。所打下來的嬰胎。轉售××院。每個得洋數十元。斷送了無數小命。不料事機不密被人告發了。被官署查抄。搜出針藥等物。並已培乾嬰胎三具。那就是做絕點的報應到了時候。捉到官裡去。飽嘗鐵窗風味。我說做這種生意。真傷攢子。不知社會人士。作何感想。能否同情。從前的婦女有了私生子。無處消滅。如今可容易極了。往病院裡一住。費上幾十洋元。可保平安無事。世風日下。西維不張。可發一嘆。

請看時言

宗旨正大 消息翔實 言論公開 無偏無倚 內容新穎 材料豐富 印刷精良 一日報

國事要聞 各地瑣聞 社會新聞 社評論壇

專載國內 一切於翔 實之紀事 各埠均有 特派記者 消息迅速 特派專員 實地探訪 以求真確 特聘名家 擔任撰述 言論公正

閱 報

小 說

進 刊

文 藝

莊諧雜陳 雅俗共賞 宣傳智育 提倡藝術 取材實事 趣味濃厚 古今軼事 歷代史記

社址北平宣武門外鐵老廟六號電話三五七三號

請看時言小報說叢書現已出版

溫四小姐

解放自由是女性一個戕身毒劑虛榮尤足誤人欲明利害及究竟請看此書便知

共三集每冊售四角

虎狼世界

這是一部社會需要的引路明燈

社會鬼域人情的當頭棒喝

全書四集

每集二角四角

名演義

古代英雄壯麗史蹟全書

一冊全書

餘飯後茶餘特讀之物

每冊二角

大洋二角

江湖叢談

社會騙局

人羣黑幕

洋洋大觀

搜羅無遺

首集出版

銷路告罄

再版無多

購請從速

每集二角

兒女債

社會倫理

為家長者不可不看

青年針筏人不可不看

全書三集每冊二角

實錄

胖太太

滑稽突梯

勝似笑話大王

提倡民眾藝術

一至五集均已出版

彩色精印美觀

每冊售大洋八分

百厭

【社報言時廟觀老鐵外宣：址社】

時言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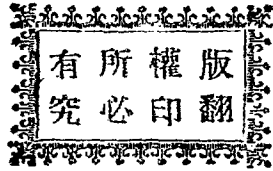
(告廣部刷印)



本報自製新出號銅模（即三十六行）約五號銅模（即九磅），以及老出號，頭，二三，四，五，各種銅模鉛字俱全，字體美觀筆畫清晰，茲為便利各界需用起見，隨時零售大批訂購價目尤為低廉，並備各種花邊水線印刷材料等價錢克己，定期不悞，如蒙惠顧請駕臨時言報營業部接洽，外埠購者，即請函商可也。【社址】北平宣武門外鐵老鸛廟六號電話南局二七五三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一日初版

(江湖叢談第二集定價大洋四角)



著述者 雲 遊 客

校閱者 周 劍 痴

出版者 官武門外鐵老鶴廟
北平時言報社

電話南局三七五三

印刷者 時言報印刷部

發行者 北平時言報社及各
省各縣時言報分社

3

9.2